

丑乙

今按、洪武十七年當日本南朝元中元年、北朝後小松天皇至德元年、辛禍十一年○大春正月海道副元帥前開城尹曹彥擊倭于汝走島、獲船一艘、擒三人、禍賜白金五十兩、○二月遼東都司遣百戶程興來問金得卿擊殺官軍之故、乃執得卿歸京師、禍與林堅味李成林得程與極厚、潛使張子温賂與金五十兩、僱從三人、銀各五十兩、得卿行至鐵州、中夜盜殺之、以遇倭聞于帝、得卿將行、都堂誘之曰、北青州之事汝當其責、勿以累國、得卿曰、吾但奉行都堂牒耳、上國若有問、豈敢終諱、堅味憂懼無以為計、密直提學河崙密謂堅味曰、事貴從權、當今西北倭賊充斥、豈無遇賊死者乎、堅味大喜、遂從其計、使盜殺之、

今按、洪武十八年當日本南朝元中二年、北朝至德二年、當時高麗托倭寇為奸、如楊水尺、伊金、林堅味是也、以此觀之、則他稱倭賊不悉為倭人乎、果未可知也、

夏四月倭寇交州道、以趙仁璧為四道都指揮使、○秋七月左司議李至等上疏、諫遊畋、禍使知申事廉廷秀釋其文義、遽大怒曰、時方危亂、此輩不欲吾習馬、不忠孰甚、當痛懲之以絕言者、後又悉書諫官名、以藏曰、此輩可使防倭、由是諫官多謝病、

今按、及高麗之將滅、辛禍出矣、荒淫暴虐、無不至也、諫爭為不忠、赴其人于死地、嗚呼斯時日本亂甚、高麗亦知此痛哉、

○倭寇端州、東北面上元帥沈德符與戰敗績、○倭寇瓮津麒麟島、海道萬戶鄭龍追擊之、○倭寇平海府、江陵道都體察使陸子安擊却之、斬五級、○八月全羅海道元帥陳元瑞捕倭二十餘級、○九月倭賊百五十艘寇咸州、洪原北青哈蘭北等處、殺虜人民殆盡、元帥沈德符洪徵安桂黃

卯丁

希碩鄭承可等與戰于洪原之大門嶺北、諸將皆敗先遁、唯德符突陣獨入、中槊而墮、賊欲復刺、麾下劉訶郎哈馳人射之、遂連斃三人、奪賊馬以授德符、轉戰出陣、於是德符軍亦大敗、賊勢益熾、太祖請往擊之、至咸州、部署諸將、營中有松在、七十步許、太祖召軍士謂曰、我射第幾枝、第幾箇松子、汝等觀之、即以柳葉箭射之、七發七中、皆如所命、軍中皆蹈舞歡呼、明日直指賊所屯免兒洞、伏兵於洞之左右、賊衆先據洞內、東西山遙、聞螺聲、大驚曰、此李太祖諱碑礮螺也、太祖率李豆蘭高呂趙英珪安宗儉韓那海金天崔景等百餘騎、按轡徐行過其間、賊見兵少行緩、不測所為、不敢擊、東賊就西賊為一屯、太祖登東賊所屯處、據胡床、令軍士解鞍息馬、久之將上馬、百步許有枯槎、太祖連射三矢、皆正中、之、賊相顧驚服、太祖令解倭語者呼謂曰、今主將即李萬戶也、汝其速降、否則悔無及矣、賊會對曰、唯命是從、方與其下、議降未定、太祖曰、當因其怠而擊之、遂上馬、使豆蘭呂英珪誘賊、賊先鋒數百追之、太祖陽北自為殿、退入伏中、遂回兵、親射賊二十餘人、皆應弦而斃、與豆蘭宗儉等馳擊之、伏兵又起、於是太祖身先士卒、單騎出入賊陣者數四、所向披靡、手斃賊無算、所射洞徹重甲、或有一矢而人馬俱徹者、賊奔崩、官軍乘之、呼聲動天地、僵尸蔽野、無一人得脫、是戰也、女真軍乘勝縱殺、太祖令曰、賊窮可哀、勿殺生擒之餘、賊入千佛山、亦盡擒之、禍賜太祖白金五十兩、五表裏鞍馬、又加賜定遠十字功臣號、○以前知門下李乙珍為江陵道元帥、以捕倭賊、○冬十月忠州兵馬使崔雲海斬倭六級、

辛禍十三年○大二月判密直司事尹可觀卒、初倭賊皆由丑山島入寇、可觀出鎮合浦、建白置船卒、明洪武二十年

自後倭患稍息，性清儉秋毫不取，不近聲妓，銷兵器弊棄者為農器，開屯田以贍軍食，及還鞍勒破缺，以麻繩補之。○秋八月鄭地上書，自請東征，曰：倭非舉國為盜，其國叛民分，據對馬一岐兩島，隣於合浦，入寇無時，若聲罪大舉覆其巢穴，則邊患永除矣。且今水軍非辛巳東征蒙漢兵不習舟楫之比也，順風而往，則一島一舉可滅。○十二月倭寇井邑縣，典醫正景德宜妻安氏携二子及三婢，匿後園土宇，賊尋得欲亂之，安罵且拒，賊摔首，拔劍脅之，安極口罵曰：寧死不從汝，賊怒殺之，虜一子一婢而去，又執中郎將李得仁妻李氏，欲汚之，李以死拒，賊遂殺之。

今按：洪武二十年當日本南朝元中四年，北朝後小松天皇嘉慶元年。

卷之五十二

高麗紀 辛禱四

辛禱十四年○大夏四月乙巳朔，禱次鳳州，初禱獨與崔瑩決籌攻遼，未敢顯言，是日召瑩及我太祖，曰：欲攻遼陽，卿等宜盡力，太祖曰：今者出師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發兵，二不可，舉國遠征，倭乘其虛，三不可，時方暑雨，弓弩膠解，大軍疾疫，四不可，禱頗然之，云云○丁巳禱命奉天船都元帥同知密直李光甫還屯開京西江以備倭，倭入椒島，時京城丁壯皆從軍，唯餘老弱而已，每夜烽火屢舉，京城單虛，人情危懼，莫保朝夕，○五月倭船八十餘艘來泊鎮浦，寇旁近州郡，禱遣上護軍陳汝宜于全羅楊廣道，凡托疾不赴北征，使子弟奴隸代行者，悉令禦倭，避者斷以軍法，籍其產，○楊廣道按廉田理報倭寇道內四十餘郡，留兵單弱，如蹈無人

辰戌

之境，乃遣元帥都興金湊趙浚郭璇金宗衍等禦之，令諸妃之在漢陽者悉還開京，○六月癸卯朔，諸來屯近郊為書授金完曰：盛夏動衆三韓失農，倭奴乘虛深入為寇，殺我人民，燔我府庫，云云○秋七月倭陷光州，命楊廣全羅慶尙道都體察使皇甫琳，楊廣道副元帥都興，全羅道副元帥金宗衍，慶尙道副元帥具成老等救之，時判典校寺事康好文妻文氏有二兒，負幼攜長將走匿，忽被虜，欲自絕不肯行，賊繫其頸逼令前行，又逼棄所負兒，文氏知不免，褰幼兒置樹陰，謂長兒曰：汝且在此，將有收護者，兒強從之，行至夢佛山，極樂菴畔有石崖，高可千尺餘，上有路如線，文氏謂同被虜隣女曰：汚賊求生，不如潔身就死，奮身而墜，賊不及止之，罵極口殺其兒而去，崖下有蘿蔓蒲草，又密得不死，折右臂久而復蘇，適里中人先在崖竇，見而哀之，饋粥以養，居三日，聞賊退乃還鄉里，莫不驚嘆，○大司憲趙浚等上書曰：云云民之出私田之租也，稱貸於人而不能充也，其所貸者賣妻鬻子而不能償也，父母飢寒而不能養也，冤呼之聲上徹于天，感傷和氣，召致水旱，戶口由是而一空，倭奴以之而深入千里，暴屍莫有禦者，貪饕之聲聞于上國，社稷宗廟危於累卵，○八月以鄭地為楊廣全羅慶尙道都指揮使，時倭寇擾亂三道，所至將帥守令莫有禦者，以地威名足以攝伏倭寇，命與金伯興金用鈞等往擊之，又遣慈專尹曹彥密直副使崔七夕張思吉和寧尹鄭曜禦之，○大司憲趙浚陳時務曰：云云全羅慶尙楊廣三道之貢賦之所出，國家之腹心，今也倭奴橫行，攻陷我州郡，踐踏我禾稼，殺戮我老弱，奴婢我丁壯，而擁旌節者嬰城竄伏，莫有鬪志，賊勢日熾，願令大舉及時掃清，云云水尺才人不事耕種，坐食民租，無恒產而無恒心，相聚山谷，詐稱倭賊，其勢可畏，

不可不早圖之。○慶尙道都巡問使朴歲安東元帥崔鄆擊倭于尙州中牟縣破之各賜弓馬。○楊廣全羅慶尙道都指揮使鄭地等擊倭兵於南原大敗之。時倭寇三道自夏及秋屠燒州郡。晉州牧使李贊戰死。倭又自咸陽踰雲峰入羅峴。至南原地督都巡問使崔雲海副元帥金宗衍助戰元帥金伯興陳元瑞金州牧使金用鈞廣楊道元帥都興副元帥李承源等奮擊大破之。斬五十八級。獲馬六十餘匹。賊夜遁。地以諸軍無食不能追。賊乃登船。人謂非此戰則三道民幾盡矣。昌賜地等官醢段絹。○九月朴歲擊倭于高靈縣。斬三十五級。○西海道觀察使趙云。乞將行上書曰。我本朝水近倭島陸連胡地固不可不以不虞也。云云。○十二月先是典法及郎舍上疏曰。崔瑩事我玄陵云云。逮奉。上王却倭寇於昇天。以存社稷。

今按。洪武二十一年當日本南朝元中五年。北朝嘉慶二年。

卷之五十四

高麗紀 恭讓王一

元年大明洪武二十二年二月慶尙道元帥朴歲以兵船一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廬舍殆盡。元帥金宗衍崔七夕朴子安等繼至。搜被虜民百餘以還。昌賜歲衣服鞍馬銀錠。獎諭之。人以爲歲但燒廬舍舟楫實無俘獲。○六月慶尙道都節制使朴歲捕倭船一艘。斬三十二級。京畿節制使朴子安與倭戰。斬三十級。○秋七月倭船二十艘來泊海州。遣節制使柳曼殊我恭靖王禦之。賜弓矢。○冬十月倭寇楊廣道都屯串。都體察使王安德與戰大敗。○十二月大司憲趙浚等上疏。略曰。云云。軍十與倭奴戰。而所得馬匹器械。凡民殺賊所得之物。所在官悉輸。京都以希重賞。罔上

巳己

毒民。軍士解體。願自今諸道將師。破賊者獻馘而已。軍民所得倭物。勿使推鞠。卷之五十五

高麗紀 恭讓王二

二年大明洪武二十三年六月倭寇楊廣道。至陰竹陰城安城竹州槐州。遣我恭靖王及知密直司事尹師德捕之。遇賊于寧州道高山下。斬賊百餘級。取所虜男女以歸。

今按。洪武二十三年當日本南朝元中七年。北朝明德元年。

卷之五十六

高麗紀 恭讓王三

三年大明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中郎將房士良上時務十一年。云云。自庚寅倭寇以來。州郡蕩然失所。邑無子遺。

今按。庚寅元至正十年。至今洪武二十四年。該四十二年。庚寅倭寇之興。見東國通鑑第四十五卷。具前。

四年大明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倭寇慶尙道仇羅島。萬戶李興仁擊破之。獲戰艦以獻。賜米二十碩。○三月慶尙道水軍萬戶車俊獲倭船一艘。以獻。王賜帛。

今按。洪武二十五年當日本後小松天皇明德三年。右東國通鑑五十六卷記三韓始終。其間往往有日本事。表章如上文。惟恨志近代小事煩雜。於上世大事多闕如也。昔我素盞烏尊帥其子五十猛神。降。到於新羅國。居曾戶茂梨之處。乃

午庚

未辛

申壬

興言曰：此地吾不欲居，高麗曲有蘇志磨利，與曾戶茂或曰：廻庭樂，蓋素蓋鳥尊所作樂也，遺音載在仁智要錄，三韓人不知之，又百濟王仁來大闢，儒風仁其先漢人也，崔豹古今注，所謂千乘王仁者耶，和泉國百舌鳥野北陵，反正天皇陵也陵東池上，池名，稱號凡人中家，泉姓出，姓氏錄其地有王仁祠，應神天皇皇子，菟道稚郎子，嘗師仁學，其後受禪讓於兄大鷦鷯尊，兄弟有夷齊之行，皇子薨，尊悲哀不已，仁乃獻和歌方勸即位，於是尊即位，此我朝之美談也，必仁之教導所使乎，亦可觀百濟有人矣，然三韓人寥寥無聞，豈惟惡己國惡，不書而已哉，雖美事不知此類也。

異稱日本傳卷下之三

三國史記卷第一

輸忠征難靖國贊化同德功德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師大保僕射尚書兼禮部事集賢殿大學士
監修國史上柱國致仕臣金富弼奉 宣撰

新羅本紀第一

始祖三十四年，前漢陽朔元年 脫解尼師今立，一云吐解，時年六十二，姓昔，妃阿孝夫人，脫解本多婆那國所生也，其國在倭國東北一千里，初其國王娶女國土女為妻，有娠，七年乃生大卵，王曰：人而生卵不祥也，宜弃之，其女不忍，以帛裹卵并寶物，置於積中，浮於海，任其所往，初至金官國海邊，金官人怪之不取，又至辰韓阿珍浦口，是始祖赫居世在位三十九年也，時海邊

老母以繩引繫海岸，開積見之，有一小兒在焉，其母取養之，及壯身長九尺，風神秀朗，智識過人，或曰：此兒不知姓氏，初積來時有一鵲飛鳴而隨之，宜省鵲字，以昔為氏，又解韞積而出，宜名脫解，脫解始以漁釣為業，供養其母，未嘗有懈色，母謂曰：汝非常人，骨相殊異，宜從學以立功名，於是專精學問，兼知地理，望楊山下鄒公宅以為吉地，設詭計以取而居之，其地後為月城，至南解王五年，聞其賢，以其女妻之，至七年登庸為大輔，委以政事，儒理將死，曰：先王顧命曰：吾死後無論子婿，以年長且賢者繼位，是以寡人先立，今也宜傳其位焉，
今按：新羅始祖元年，當日本垂仁天皇六年，多婆那國在倭國東北一千里，東國通鑑亦有之，本出于此，謂倭國東北，則葦蝦夷之地也，三國史記五十卷記新羅高麗百濟三國事，與東國通鑑有異同，今竝存之。

三年夏五月，與倭國結好交聘。

今按：脫解尼師三年當日本垂仁天皇八十八年。

十一年，倭人侵木出島，王遣角干羽鳥禦之，不克，羽鳥死之。

今按：十一年當垂仁天皇九十六年，東國通鑑以羽鳥事為脫解十七年事，角干新羅位名，三國史記職官志曰：大角干或云大舒發翰太宗王七年滅百濟，論功授大將軍金度信大角干，於前十七位之上，加之，非常位也，太大角干或云大舒發翰文武王八年滅高句麗，授留守金度信，以太大角干賞其元謀也，於前十七位及大角干之上，加此位，以示殊尤之禮。

祇摩尼師今立或云祇味十年後漢建武九年四月倭人侵東邊，十一年夏四月，大風東來，折木飛瓦，至

夕而止，都人訛言，倭兵大來爭遁山谷，王命伊殪翌宗等諭止之。

今按，祇摩尼師今，祇摩王也，尼師今麻立干等語者國諺王號也，後朝鮮人惡國諺鄙野稱王，非舊也，三韓有國字，有諺音，崔世珍抄編四聲通解上下卷言之，十年十一年當垂仁天皇六十五年。

十二年春三月，與倭國講和。

今按，十二年當垂仁天皇六十五年，講和事我國史不見。

又卷第二新羅本紀第二

阿達羅尼師今立，五年（後漢元嘉元年）春三月，倭人來聘。

今按，五年當日本成務天皇二十一年，謂倭人來聘者無稽之言也。

二十年夏五月，倭女王畢彌乎遣使來聘。

今按，二十年當成務天皇四十年，畢彌呼，異邦訛稱神功皇后也，見前，此年神功皇后降誕，安得有生而遣使來聘乎，甚謬。

伐休一作發暉尼師今立，十年（後漢初平四年）六月，倭人大饑，來求食者千餘人。

今按，十年當日本仲哀天皇二年，此時日本新羅未通，豈有倭人求食于新羅哉。

助賈尼師今立，一云諸貴二年（魏大和六年）夏四月，倭人猝至圍金城，王親出戰，賊潰走，遣輕騎追擊之，殺獲一千餘級。

今按，三年當日本神功皇后三十二年。

四年五月，倭兵寇東邊。

秋七月，伊飡于老與倭人戰沙道，乘風縱火焚舟，賊赴水死盡。

今按，通鑑為五月事。

沾解尼師今立，三年（魏嘉平元年）夏四月，倭人殺舒弗耶于老。

今按，三年當神功皇后四十九年。

儒禮尼師今立，四年（西晉大康八年）夏四月，倭人襲一禮部，縱火燒之，虜人一千而去。

今按，四年當日本應神天皇十八年。

六年夏五月，聞倭兵至，理舟楫繕甲兵。

今按，六年當應神天皇二十年。

九年夏六月，倭兵攻陷沙道城，命一吉飡大谷領兵救完之。

今按，九年當應神天皇二十三年。

十一年夏，倭兵來攻長峰城，不克。

今按，十一年當應神天皇二十五年。

十二年春，王謂臣下曰，倭人屢犯我城邑，百姓不得安居，吾欲與百濟謀，一時浮海入擊其國，如何，舒弗耶弘權對曰，吾人不習水戰，昌險遠征，恐有不測之危，况百濟多詐，常有吞噬我國之心，亦恐難與同謀，王曰善。

今按，十二年當應神天皇二十六年。

基臨基丘尼師今立三年西晉永康元年春正月與倭國交聘

今按三年當應神天皇三十三年

訖解尼師今立二年西晉永嘉六年春三月倭國遣使為子求婚以阿瀆急利女送之

今按三年當應神天皇四十三年與通鑑同

三十五年春二月倭國遣使請婚辭以女既出嫁

今按三十五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三十二年與通鑑異

三十六年二月倭王移書絕交

今按三十六年當仁德天皇三十三年與通鑑同

三十七年倭兵猝至風島抄掠邊戶又進圍金城急攻王欲出兵相戰伊伐滄康世曰賊遠至其鋒不可當不若緩之待其師老王然之閉門不出賊食盡將退命康世率勁騎追擊走之

今按三十七年當仁德天皇三十四年與通鑑同

又卷第二新羅本紀第三

奈勿那密一云

尼師今立九年東晉興寧二年夏四月倭兵大至王聞之恐不可敵造草偶人數千衣衣持兵列立吐舍山下伏勇士一千於斧峴東原倭人恃衆直進伏發擊其不意倭人大敗走追擊殺之幾盡

今按九年當仁德天皇五十二年與通鑑同

三十八年夏五月倭人來圍金城五日不解將士皆請出戰王曰今賊弄舟深入在於死地鋒

不可當乃閉城門賊無功而退王先遣勇騎二百遮其歸路又遣步兵一千追於獨山夾擊大敗之殺獲甚衆

今按三十八年當仁德天皇八十一年通鑑為三十七年事

實聖尼師今立元年東晉元興元年二月與倭國通好以奈勿王子末斯欣為質

今按元年當日本履中天皇二年與通鑑同

四年夏四月倭兵來攻明活城不克而歸王率騎兵要之獨山之南再戰破之殺獲三百餘級

今按四年當履中天皇六年

六年春三月倭人侵東邊夏六月又侵南邊奪掠一百人

今按六年當日本反正天皇二年

七年春二月王聞倭人於對馬島置營貯以兵革資糧以謀襲我我欲先其未發揀精兵擊破兵儲舒弗耶末斯品曰吾聞兵凶器戰危事况涉巨浸以伐人萬一失利則悔不可追不若來依險設關來則禦之使不得侵猾便則出而禽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策之上也王從之

今按七年當反正天皇二年與通鑑同

十四年八月與倭人戰於風島古之

今按十四年當日本允恭天皇二年

訖祇麻立于立二年東晉恭帝德文元年春正月王弟卜好自高勾麗與堤上奈麻還來秋王弟末斯

欣自倭國逃還、

今按、二年、當允恭天皇八年、

十五年夏四月、倭兵來侵東邊、圍明活城、無功而退、

今按、十五年、當日本允恭天皇二十二年、

二十四年倭人侵南邊、掠取生口而去、夏六月又侵東邊、

今按、二十四年、當允恭天皇三十二年、

二十八年夏四月、倭兵圍金城、十日糧盡乃歸、王欲出兵進之、左右曰、兵家之說曰、窮寇勿追、王其舍之、不聽、率數千餘騎、追及於獨山之東、合戰、為賊所敗、將士死者過半、王蒼黃奔馬上、賊圍之數重、忽昏霧不辨咫尺、賊謂有陰助、收兵退歸、

今按、二十八年、當允恭天皇三十三年、與通鑑同、

慈悲麻立干立、二年宋大明二年夏四月、倭人以兵船百餘艘襲東邊、進圍月城、四面矢石如雨、

王城守、賊將退、出兵擊敗之、追北至海口、賊溺死者過半、

今按、二年、當日本雄略天皇二年、與通鑑同、

五年夏五月、倭人襲破活開城、虜人一千而去、

今按、五年、當雄略天皇五年、

六年春二月、倭人侵欲良城、不克而去、王命成智德智頌兵、伏候於路、要擊大敗之、王以倭人屢侵疆場緣邊築二城、

今按、六年、當雄略天皇六年、

十九年夏六月、倭人侵東邊、王命將軍德智擊破之、殺虜二百餘人、

今按、十九年、當雄略天皇十九年、

二十年夏五月、倭人舉兵、五道來侵、竟無功而還、

今按、二十年、當雄略天皇二十年、

炤知一云毗處麻立、八年南齊永明四年夏四月、倭人犯邊、

今按、八年、當日本顯宗天皇二年、

十五年秋七月、置臨海長嶺二鎮、以備倭賊、

今按、十五年、當日本武烈天皇二年、

十九年夏四月、倭人犯邊、

今按、十九年、當武烈天皇六年、

二十二年春三月、倭人攻陷長峯鎮、

今按、二十二年、當日本繼體天皇元年、

又卷第六新羅本紀第六文武王上

立、十年周天授元年十二月倭國更號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為名、

今按、十年、當日本持統天皇四年、

又卷第七新羅本紀第七文武王下

十一年秋七月，至龍朔三年，總管孫仁師領兵來救府城，新羅兵馬亦發，同征行至周留城下，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為漢前烽先破岸陣，周留失膽，遂即降下，南方已定回軍，云云

今按，十一年當持統天皇五年。

又卷第八新羅本紀第八

孝昭王七年（周聖曆元年）三月，日本國使至，王引見於崇禮殿。

今按，七年當日本文武天皇二年。

聖德王二十一年（唐開元十年）冬十月，築毛伐郡城，以遮日本賊路。

今按，二十一年當日本元正天皇養老六年。

又第九新羅本紀第九

景德王元年（唐天寶元年）冬十月，日本國使至，不納。

今按，元年當日本聖武天皇天平十四年。

十二年，秋八月，日本國使至，慢而無禮，王不見，乃廻。

今按，十二年當日本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五年。

又卷第十新羅本紀第十

哀莊王二年（唐貞元八年）冬十二月，授均貞大阿飡，為假王子，欲以質倭國，均貞辭之。

今按，三年當日本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一年。

四年秋七月，與日本國交聘結好。

今按，四年當延曆二十二年。

七年春三月，日本國使至，引見朝元殿。

今按，當日本平城天皇大同元年。

九年春二月，日本國使至，王厚禮待之。

今按，當大同三年。

又卷第十一新羅本紀第十一

憲康王二年（唐乾符三年）八月，日本國使至，王引見於朝元殿。

今按，當日本清和天皇貞觀十八年。

八年夏四月，日本國王遣使進黃金三百兩明珠一十箇。

今按，當日本陽成天皇元慶六年，此年我無遣使于新羅事，三代實錄曰，十二月廿七日乙未，加賀國馳驛言，今月十四日，渤海國入觀使裴邇等一百五人著岸，渤海國高麗別種也，及高麗衰，其地多入渤海，三國史記自第十三至第二十二，高麗本紀也，一言無我國事，粗略之甚也。

又卷第二十五百濟本紀第三

辰斯王六年（西晉大元十五年）夏五月，王與倭國結好，以太子腆支為質。

今按，當仁德天皇七十八年。

十一年五月，遣使倭國求大珠。

今按、當仁德天皇八十三年、
十二年春二月、倭國使者至、王迎勞之、特厚、

今按、當仁德天皇八十四年、

腆支王、或云直支、梁書、名映、阿莘之元子、阿莘在位、第三年立為太子、六年、出質於倭國、十四年、王薨、王仲弟訓解攝政、以待太子還國、季弟磔禮殺訓解、自立為王、腆支在倭聞訃、哭泣請歸、倭王以兵士百人衛送、既至國界、漢城人解忠來告曰、大王弃世、王弟磔禮殺兄自王、願太子無輕入、腆支留、倭人自衛、依海島以待之、國人殺磔禮、迎腆支即位、妃八須夫人生子久爾辛、

今按、直支百濟第二十世王也、日本書紀曰、應神天皇八年春三月、百濟人來朝、百濟記曰、阿花王立朝、以倫先王之好也、十六年春二月、百濟阿花王薨、天皇召直支王、謂之曰、汝返於國以嗣位、仍且賜東韓之地、見林按、直支在日本凡九年、二十五年百濟直支王薨、即子久爾辛立為王、王年幼、大倭木滿致執國政、與王母相媾、多行無禮、天皇聞而召之、十四年夏遣使倭國、送白綿十匹、

今按、當允恭天皇七年、

毗有王二年宋元嘉五年春二月、倭國使至、從者五十人、

今按、當允恭天皇十七年、

又卷第二十七百濟本紀第五

武王九年隋大業四年春三月、隋文林郎裴清奉使倭國、經我國南路、

今按、當日本推古天皇十六年、

又卷第二十八百濟本紀第六

義慈王十三年秋八月王與倭國通好、

今按、當日本孝德天皇白雉四年、

二十年春二月遣使高句麗倭國、乞師以拒唐、

今按、當日本齋明天皇六年、

又卷第三十八

雜志第七 職官上

領客府本名倭典、真平王四十二年改為領客典、後又別置倭典、景德王又改為司賓府、惠恭王復故、令二人、真德王五年置位、自大阿飡至角子、為之卿二人云、

又卷第四十一列傳第一金庚信上

金庚信王京人也、十二世祖、首露不知何許人也、以後漢建武十八年壬寅登龜峯、望駕洛九村、遂至其地、開國、號曰加耶、後改為金官國、其子孫相承至九世孫仇死、或云仇次休於庚信、為會祖、羅人自謂少昊金天氏之後、故姓金、

又卷第四十二列傳第三庚信下

開元二十一年大唐遣使、教翰曰、靺鞨渤海外稱蕃幹、內懷狡猾、今欲出兵問罪、卿亦發兵相

為倚角、聞舊將金唐信孫允中在、預差此人為將、仍賜允中金帛若干、於是大王聖德大王也命允中弟允文等四將軍、率兵會唐兵伐渤海、允中庶孫巖、性聰敏好習方術、少壯為伊飡、入唐宿衛、間就師學陰陽家法、聞一隅則反之以三隅、自述遁甲立成之法、呈於其師、師撫然曰、不圖吾子之明達至於此也、從是而後不敢以弟子待之、大曆中還國、為司天大博士、歷良康漢三州大守、復為執事侍郎、俱江鎮頭上、所至盡心撫字、三務之餘、教之以六陣兵法、人皆便之、嘗有蝗、蝗自西入沮江之界、蠢然蔽野、百姓憂懼、巖登山頂焚香祈天、忽風雨大作、蝗蟲盡死、大曆十四年己未、受命聘日本國、其國王知其賢、欲勤留之、會大唐使臣高鶴林來相見甚懽、倭人認巖為大國所知、故不敢留、乃還、

今按、金巖事比通鑑詳、故載之、

又卷第四十五列傳第五

昔于老奈解尼師今之子、或云、角千水老子也助賁王二年七月以伊飡為大將軍、出封甘文國、破之、以其地為郡縣、四年七月、倭人來侵、于老逆戰於沙道、乘風縱火、焚賊戰艦、賊溺死且盡、十五年正月進為舒弗耶兼知兵馬事、十六年高句麗侵北邊、出擊之、不克、退保馬頭柵、至夜士卒寒苦、于老躬行勞問、手燒薪蘇暖之、羣心感喜如夾纊、沽解王在位、沙梁代國舊屬我、忽背而歸、百濟、于老將兵往討滅之、七年癸酉、倭國使臣葛那古在館、于老主之、與客戲言、早晚以汝王為鹽奴、王妃為嬰婦、倭王聞之怒、遣將軍千道朱君討我、大王出居于柚村、于老曰、今茲之患、由吾言之不慎、我其當之、遂抵倭軍、謂曰、前日之言戲之耳、豈意與師至於此耶、倭人不答

執之、積柴置其上、燒殺之、乃去、于老子幼弱不能步、人抱以騎而歸、後為訖解尼師今、未鄒王時、倭國大臣來聘、于老妻請於國王、私饗倭使臣、及其泥醉、使壯士曳下庭焚之、以報前怨、倭人忿來攻金城、不克引歸、

論曰、于老為當時大臣、掌軍國事、戰必克、雖不克亦不敗、則其謀策必有過人者、然以一言之悖、以自取死、又令兩國交兵、其妻能報怨、亦變而非正也、若不爾者、其功業亦可錄也、

今按、昔于老事始終詳、故亦載之、

朴堤上或云、毛求始祖赫居世之後、婆娑尼師今五世孫、祖阿道葛文王、父勿品波珍、治堤上、仕為歌良州于、先是實聖王元年壬寅、與倭國講和、倭王請以奈勿王之子未斯欣為質、王嘗恨奈勿王使已質於高句麗、思有以釋憾於其子、故不拒而遣之、又十一年壬子、高句麗亦欲得未斯欣之兄卜好為質、大王又遣之、及訥祇王即位、思得辯士往迎之、聞水酒村于伐寶鞋一利、村于仇里迺利伊村于波老二人有賢智、召問曰、吾弟二人質於倭麗二國、多年不還、兄弟之故、思念不能自止、願使生還、若之何而可、三人同對曰、臣等聞、歌良州于堤上剛勇而有謀、可得、以解殿下之憂、於是徵堤上、使前告三臣之言、而請行、堤上對曰、臣雖愚不肖、敢不唯命祇承、遂以聘禮入高句麗、語王曰、臣聞交鄰國之道、誠信而已、若交質子、則不及五霸、誠末世之事也、今寡君之愛弟在此、殆將十年、寡君以鶴鴿在原之意、永懷不已、若大王惠然歸之、則若九牛之落一毛、無所損也、而寡君之德、大王也、不可量也、王其念之、王曰、諾、許與同歸、及歸、國大王喜慰曰、我念二弟、如左右臂、今只得一臂、奈何、堤上報曰、臣雖奴才、既以身許

國終不辱命，然高句麗大國，王亦賢君，是故臣得以一言悟之，若倭人不可以口舌諭，當以詭謀，可使王子歸來，臣適彼則請以背國論，使彼聞之，乃以死自誓，不見妻子，抵粟浦，汎舟向倭，其妻聞之，奔至浦口，望舟，大哭曰：好歸來，堤上回顧曰：我將命入敵國，爾莫作再見期，遂徑入倭國，若叛來者，倭王疑之，百濟人前入倭，讒言新羅與高句麗謀侵王國，倭遂遣兵邏成新羅境外，會高句麗來侵，并擒殺倭邏人，倭王乃以百濟人言為實，又聞羅王囚未斯欣堤上之家人，謂堤上實叛者，於是出師，將襲新羅，兼差堤上與未斯欣為將，兼使之鄉導，行至海中山島，倭諸將密議滅新羅，後執堤上未斯欣妻孥，以還，堤上知之，與未斯欣乘舟遊，若捉魚鴨者，倭人見之以謂無心喜焉，於是堤上勸未斯欣潛歸本國，未斯欣曰：僕奉緇軍如父，豈可獨歸，堤上曰：若二人俱發，則恐謀不成，未斯欣抱堤上項，泣辭而歸，堤上獨眠室內，晏起，欲使未斯欣遠行，諸人間將軍，何起之晚，荅曰：前月行舟勞困，不得夙興，及出知未斯欣之逃，遂縛堤上，行舡追之，適煙霧晦冥，望不及焉，歸堤上於王所，則流於木島，未幾使人以薪火燒爛夫體，然後斬之，大王聞之哀慟，追贈大阿食，厚賜其家，使未斯欣娶其堤上之第二女為妻，以報之，初未斯欣之來也，命六部遠迎之，及見握手相泣，會兄弟置酒極娛，王自作歌舞，以宣其意，今鄉樂憂息曲樂是也。

今按：未斯欣事見前，憂息樂事三國史記卷第二十二，樂志曰：憂息樂祇王時作也。

三韓詩龜鑑卷之下

密直郭預

拙翁崔 瀆 批點 石澗趙 玄乞精選

感渡海

扶桑之海遠不極，萬里蒼蒼接天色，有夷生寄海中央，木道纔通變難測，聖明本自置度外，邊將貪功謀欲得，受命東征自往年，東南師期在六月，千艘駕浪會一岐，日本島名十丈風帆橫欲折，相望涉夏不交鋒，辛苦何須為君說，炎氛瘴霧熏著人，滿海浮屍冤氣結，淫舒虧盈潮落生，九月已當三十日，是時八極顛風來，擊碎蒙衝何太疾，蒼皇誰借千金蛋，枉教壯士探蛟室，哀哉十萬江南人，攀依絕嶼赤身立，如今恨骨與山高，永夜羈魂向天泣，當時將帥若生還，念此能無增鬱悒，壯哉萬古烏江上，恥復東歸棄功業。

今按：密直官名，郭預高麗人，此詩題至元辛巳蒙古犯日本，高麗與之會，壹岐盡沒海也。

慕齋詩集卷之一

書日本人犬吠圖

朝鮮 金安國

大明初出赫當空，炤遍光輝四海同，堪笑蜀中羣狗吠，只緣風土喜陰蒙，百越窮冬暖若春，黃茅瘴氣每蒸薰，千年一下霏霏雪，無恠狂奔吠犬羣。

今按：此詩見日本人所畫蜀犬越犬圖為作之也。

送別日本僧彌中等 五首

縹緲雲帆向日東，海天無際起悲風，千年曲裏無鍾子，三笑溪邊憶遠公，酒為排愁偏取醉，詩因恨別覺難工，他時最是相思處，月白中秋夜枕空，曾與師賞 中秋月海外知音更幾人，客中懷抱淚沾巾，明年八月天河上，須泛仙槎再問津。

愛君標格出塵埃，幾度相傾月下杯。一夜西風動歸興，天涯離思杳難裁。
鴈叫長空水國秋，天涯離別迥添愁。憑君莫唱陽關曲，淚染青衫不_可收。
聚散悠悠夢不真，幾回揮淚海天濱。扁舟萬里一歸去，便作今生永別人。
今按彌中道德禪師，東海碩昕禪師上足，乃中峰普應國師十世法孫也。
又卷之二

答日東使宗國貞吉簡

蕭蕭白髮慕齊翁，衰病年來百慮空。萬里情知皆健否，每窮昏眼海天東。
渺渺滄溟鴈過疎，今朝忽把故人書。只得相聞難得見，箇中懷抱果何如。
中秋皓月重陽菊，爛熳尊前幾醉顛。追想舊遊真壹夢，一看華札一潸然。

題扇寄日東客

十年懷渺渺，萬里海茫茫。為借清風陣，憑傳使嶺香。自是懷中物，寧忘篋裏藏。
憑渠寄離思，好去到扶桑。

次日東使易窓上人韻

碌碌悠悠一秃翁，壯年懷抱轉頭空。齋庭尚混吹竽列，謾遣虛名落海東。
自愧匡時術已疎，腐儒無用五車書。飛騰本是夔龍輩，目斷雲霄敢望如。
滄海桑田幾變遷，坐看烏兔遞相顛。故人兜率天中去，十載陳蹤意黯然。
遠公高韻邈難參，忽誦新詩意不堪。安得虎溪逢壹笑，傳燈豈待發三三。

次寄日本僧月江韻二首

萬里扶桑使，曾同兩歲歡。襟期有支許，酬唱傲黃韓。悵別海空濶，相思春欲殘。
天涯長有夢，渺渺赴槐安。

次日本彌中上人韻

年來多病懶杯觴，筆路緣衰又廢荒。敢向長鯨誇魍鼠，不堪彪虎敵_咩羊。
吾方欲斂風騷語，師莫頻攜般若湯。萬里知音寧易得，歡娛今日正逢場。
開抱談論借酒觴，十年茅塞盡鋤荒。初疑角逐楚漢鹿，轉覺俱忘臧穀羊。
法界神清風作_取，塵機念絕雪消湯。稽首吾師頌指教，如何始脫死生場。
莫辭賓館醉_壺觴，故國遙遙望眼荒。席上流金張火傘，竈邊生浪舞商羊。
行裝設拂魚腸劍，旅况難憑蟹眼湯。正賴忘憂猶此物，淵明一句擅詩場。
得與吾師共一觴，佛言因果定非荒。今生疑是前身永，過去安知舊姓羊。
物外高談方擊玉，人間熱惱任探湯。相期汗漫無何有，聊付殘生戲劇場。

與彌中上人飲且彈琴

虛館生涼暑氣收，抱柯蟬響報新秋。百杯興倒朱絃裏，千里思遙碧海頭。
聚散關天寧屑屑，悲歡閱世劇悠悠。峩洋曲曲知言在，一笑相看萬事休。

次 彌中上人聽琴韻

古意仍將寄古徽，頰傾俗耳尚依稀。湖中流水淙淙響，天際閑雲自在飛。
冰作琴形玉作徽，峩洋一曲想依稀。莫教彈起離鸞怨，庭葉先秋意欲飛。
與彌中話及睡夢中，指庭中槐樹曰：睡鄉風味盡在此中。我輩聚散寧非一夢乎。因感而贈之。

世界一槐安，悲歡一夢中。倏然聚喜意，散後還忡忡。智者悟其妄，笑彼愚者蒙。寧知至人者，真妄併為空。吾師了茲意，我亦飲其風。乾坤納芥粒，掉臂超鴻濛。汗漫凌倒景，下視螻蟻封。師能從我否，曠志將無同。萬古復萬古，來者亦無窮。壹笑更何言，醉面聊發紅。

與日本釋彌中月江玉成祖芳賞仲秋月夜分乃散明朝各贈壹首

月到中秋幾度圓，清光昨夜最堪憐。乾坤萬里雲如掃，風露三更酒有權。泛渚新詩聊可詠，登樓豪興欲成顛。明年此日空相憶，南北迢迢路八千。

壹年壹度中秋月，爭得年年此夜明。湖海論交無萬里，酒杯撩興到三更。露溥風冷寒光轉，雲歛天高霧氣呈。造物似知吾輩意，十分圓了十分清。

銀河傾側夜將闌，露洗長空桂影寒。盡倒碧尊期共醉，正逢青眼肯辭歡。淒涼笛咽三更弄，宛轉琴鳴壹指彈。更續茲遊那可得，年年秋月兄相看。

去歲中秋夜，待月月不明。君南我在北，萬里阻海程。半面不相識，寧知相愛情。今年中秋夜，明月正盈盈。纖氛淨如洗，宇宙涵水晶。君乘海上槎，飄然來玉京。相逢即一笑，便尋方外盟。導我

躡雲梯，引我遊化城。坐我廣寒府，聽我釣天聲。沆瀣徹肺腑，洒然神骨醒。冷風翼兩腋，俯視渺寰瀛。芬華擲微履，垢濁蛻塵纓。大海釀為酒，大壑為瓶罌。泥以北斗杓，侑以天籟笙。一醉三千齡，殤視喬與彭。嗟哉一瞬歡，轉頭如夢驚。明年此夜月，明暗不要評。依然各南北，兩地懷不平。對月共相憶，壹杯聊自傾。明年復明年，此月年年清。我與君相別，幾時相喜迎。古來樂難恃，此會寧再成。

走筆謝却彌中惠藥

煩惱人間苦，兼因熱惱侵。常移腰上帶，久廢枕邊琴。調攝何關術，功夫只在心。安閑方合劑，清淨待深鍼。欲鍊真丹汞，須投舊笏簪。願隨飛去錫，永散鬱漚襟。塵土非吾戀，仙區仗子尋。殷勤謝禪客，藥力詎能任。

和 日本僧康樂等韻以別

塵世悠悠只強顏，十年魂夢繞雲開。何方可逐凌空錫，去踏蓬瀛海上山。
渺渺扶桑天一涯，海山何處訪仙家。此生此別應長別，淚眼休驚見黑花。
一歡那意遽成非，白首詩盟轉失依。萬里幸逢天際鴈，百年音信莫教稀。
欲挽歸舟未有緣，數行清淚落尊前。他年夜夜長相憶，人在東西月在天。
孤懷牢落倚高樓，殘日沈吟賦遠遊。客與年光拋我去，不堪傷別復悲秋。
相看一笑意無餘，肝膽都輸識面初。今日忿忿生別恨，小詩和淚為君書。
又卷之三

贈日本國使安心東堂余舊為宜慰使接日本使僧彌中安心自說彌中法孫接彌中時曾共賞中秋月多有唱和彌中師示寂已久
多生應結日本緣祖逝孫來偈又傳四大本知都是妄存亡唯記月懸天
賜宴席次安心東堂韻

隣邦交懿篤前聞講禮賓筵荷兩君雲裏笙簫方度曲日邊談笑更憑文層波萬里貽長憶轟飲
千觴費暫欣欲絳飛鳥終爛興南宮朽老柰無筋

次安心東堂韻

恩筵杯酒幾相逢今日離懷正不窮仙棹一歸滄海渺百年唯信夢魂通
此生無處更相逢桑海茫茫意不窮白髮尙書何取望靈槎唯冀信頻通

觀射次安心東堂韻

羣才寧試白猿公妙競穿楊百發中四海一家無用此兩階干羽是神功
蚤嶺遊觀次日本使僧安心韻

次安心韻

峻嶺侵江入清流抱作灣帆歸遲疾異鳴泛往來閑醉極綠心癖吟多覺髮班丁寧照君月好
伴返鄉山

慕齋文集卷之二

荅對馬島主書

蒙惠書憑審體履裕和開慰開慰日本隣我東疆交好之義雖無間於遠邇以貴島最近於我
爰自先朝特加撫綏貴島亦自先世代輸誠款罔或有替至于足下益虔無二國家常用嘉
之邇者我國邊氓漂到深遠之島足下聞之旋即遣人探問欲將重價贖以送我其用意勤
至足見効忠之誠終為彼取阻不遂素志在足下縱有慷慨之意以我國視之唯嘉足下
之誠豈關事之成否乎况濟人危急効已忠款善莫大焉善不獨專而樂與人共尤善之善
者也君子之心公平矜恕強於為善不以必出於己為利亦不以或出於他為慍也今足下
以彼人押解漂民不受貴島文引違例徑由他路為非書中辭意反復不一而足至求羨衍恭
等私相寫示之迹祇送於我豈以護送漂民不出於己為忌而欲問之乎誠以深遠之人來
由貴島例出文引以達我國亘古定約固不可違况得漂民即宜通議貴島同力護送與貴
島分功共善於義合矣今乃不然徑率漂民擅由在舊不通之路彼之取為未可知也意欲
獨專其功而然歟或別有他由歟若謂有隱隱之謀則似非其情也然足下為我國計慮無
所不至欲我國預為防閑周圖而善處之俾無後患益見足下効節納忠之惻本曹即以
轉啓殿下深用嘉悅特命賜白苧布四匹黑麻布四匹以示褒獎之意惟領納至若海民之事既
因足下之示知其由又得南邊守將所報云有日本國船漂海到泊說稱五島守官使送押
領貴國漂流人十九名泛海指向貴國而來忽被風顛海暗迷失舊路漂到于此亦已轉啓行
當來京但不知果因風漂而至此歟抑故違約列不由貴島不受文引別向新路而來歟未
及究詰得其本情然違約之罪雖取當責問開溟海護活漂民而至其義甚嘉彼以其誠我

不得不以誠報之，以爲有罪功亦足以掩之，義不可拒而不納，固宜優禮遣還，然不受文引，擅由新路，深犯嚴約，法所難恕，終當重責而送諭，以爲後更犯約當論以賊倭不饒，丁寧勅遣，則彼豈不悔悞自沮乎？早觀姜衍恭寫而之圖，皆妄謬非實，何關利害，然當按法究治，以正譴張啓豐之罪，足下其勿深憂，且濟州本古耽羅巨國，土地甚廣，人民甚衆，地險兵強，四面鐵壁如削，只有一路，僅泊舟舡，往者百年前，海寇充斥，不得一犯，彼五島之人，縱懷不善之意，非所憂也，足下其亦勿以爲慮，而況五島邈在遐遠之境，貴島爲我國藩障，而當其前，彼雖欲爲犯竊之計，前畏我兵之威壓，後忌貴島之遮截，進無所泊，退無所止，茫茫大洋孤懸無依，豈不怕死而肆然爲猖獗之謀乎？惟足下量之，餘冀順序，千萬自重，不宣。

今按：此言朝鮮邊民漂流五島，不受對馬文引，護送之，對馬以其違例，疑有異志，朝鮮以未及究詰爲辭也。

對馬島通諭書契

書來就認，迪吉良慰良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土宜某布幾匹，并給賜虎皮一張，付回使，惟領留書中所示歲賜米豆等事，約條久定，轉啓爲難，惟足下祇順朝命，益勉忠績，則豈無恩獎之時乎？五島倭人雖無文引，救恤漂民而至，義不可拒，不得已姑待之，後若無文引而來，則嚴絕不納之，意前已詳，復囚倭之，事亦復之，而來書再及，豈足下猶未釋然於中耶？何言之重復而不置耶？雖然，今聞來使之言，囚倭之事，邊將則固無干涉矣，意或村里之間，潛相來往，容有被害之虞，冒禁潛行，雖其自取，然人命所關，將欲窮極緝問，苟得其跡，自當究治，但觀足

下書辭多慢，乏婉順之意，有乖敬上之體，無乃足下有異意，欲得豐端，假此數事而爲辭乎？堂堂大朝武威非不足也，唯以禮義德化爲重，恤隣撫小，務盡誠厚，然倘有犯分梗化之事，則自有公法，天討不得不舉也，忠順則獲福，悖慢則禍至，雖愚人皆知，以足下之智，而豈不及此乎？且夫足下忠績之實，於何驗之，唯在夫恪承朝命，一意遵奉，懲戢奸竊，清帖海徼，刷護漂氓，活命復業，檢勅使价，無敢違禁而已，凡此數事，皆足下之常所盡心者，然奉足下之命而來使者，不體足下忠順之意，不念國家綏撫之恩，館待餽饋之厚，又不念往日奸恣致禍之由，包荒寬大之德，而類不檢下，無賴奸頑之徒，多充格倭而來，其還也皆潛留不隨，積以歲月，有若素居，前後無慮二十餘輩，相與結黨，朋惡厭其拘閉，不與客館，諸倭共處，尋常隱伏林谷，有如鬼蜮，晝乘輕舸，托稱漁釣，橫行浦島，逢人則劫，或殺或掠，夜越垣籬，出入里落，密約奸商，潛相貨買，奸淫鬪鬪，無所不至，我國之人，苟或禁之，則抽劍欲刺，逞其暴兇，此等情跡，有難枚狀，凡諸禁約大法，無不冒犯，以累足下畏天，致忠之節，其中最恣橫無忌，縱惡不已者，迎時羅等十三人也，誠慮不早禁治，益至茲蔓，則兩間之禍，自此作矣，邊臣守將，不勝憤疾，交章請誅，我主上至仁天覆，且以足下効節之故，不忍遽從，特命先諭足下，使之嚴究實罪，足下猶不能禁，則國家自有以處之，而不容貸也，惟足下務承朝命，劃即出令，一一推鞠，自今若此奸縱之類，勿復出送，嚴示法禁，一以杜後來奸亂之釁，一以効足下忠恪之績，則國家豈無嘉獎之命乎？足下其審處之，但計奸頑之人，侮法無忌，好亂樂禍，乃其素性，足下雖嚴治之，又禁出送，彼將百計伺隙，潛圖復來，足下亦將不能一一致察矣，若迎時羅等輩，久住浦所，其名與形

貌本處將卒無不詳知，貴島使船凡至浦所者，同舟之人，當先點檢，苟有將前項奸類一名偕來者，則同乘諸倭並不許接事，約令已定矣。足下亦悉此意，通諭管下，嚴加檢覈，幸甚。且貴島之於我邊，雖曰溟海之隔，烟火可望，朝發夕至，近來使船之至，考其文引日月，則或隔七八月之久，豈無所以慮，或有奸欺之事，亦望足下致察而謹處之，唯務誠實，以無虧事上之度，幸甚。餘冀順序，珍重不宣。

今按此言，自今以後，五島無對馬文引而來，則不納之，并迎時羅等輩縱惡，當禁治之。迎時羅對馬管下者也。

與對馬島主書

炎涼之交，不審動履何如。前者第一船主回還，賚去書已達矣。濟浦留倭橫恣之狀，與夫處置之意，備載書中，皆稟自上命，想足下悚然敬承，商出措處之令矣。治惡於未稔，遏亂於未作，使彼此兩和而無釁，疆圉平安而無虞，固王政之大慮，其先事而為之圖，以處置此輩特朝廷一號令之餘，邊將一震威之間耳，所以必付足下治之者，蓋欲使檢覈之威全出於足下，俾管下之衆，畏懾足下之嚴令，而不敢復有所犯也。國家所以恩護足下，令不虧忠順之績之意至矣。但不審足下得書之後，果何以處之乎，而留館究頑不逞之徒，非不聞知通書貴島之故，而猶不悔戢，反益肆橫，邇聞兩度之犯，俱係兇殺寇亂，疊發於旬月之中，尤為駭愕，耳不忍聞。一則數十成群，乘夜踰越牆限，刺殺官兵三人，一則潛乘昏暗成群，騎使中船，掩襲邊官，因事往來之船，於濟浦相近之處，害死人命，數至三十，殺人者死，寇亂必誅，古今天下大法，法之所犯無

間國之彼此，化之內外，理不容貸，苟或容奸不致於辟，則死者含冤於冥冥之中，天地鬼神必加殃禍於弛法之人矣。邊將具由馳啓，請加殲殄，國家以謂此非盡舉館之倭所為，蓋出於其中最犢惡之徒，今若不辨而並誅，則非王者至仁之政，特遣近臣馳往浦所，欲究正犯之徒，而抵罪，留館船主十餘人等，非不知犯人之為誰，而竟隱諱不告，其容奸黨惡之罪，亦所當治。豈宜淫刑縱誅，以致玉石俱焚之濫乎。乃命廷臣議之，皆謂不論罪之輕重，一切誅討，固非仁政。然殺人寇亂之臣，不可不究極而致辟，在館之倭既不摘告，無從鞠辨，彼既黨惡不首罪，亦重矣。兩犯之時，凡在館者不給留，浦過海之糧，不復接待，盡令人送本土，通諭島主，島主苟能嚴鞠，作變之時，同館之倭，捕護兩度，正犯之徒，倭使押送，顯戮於境上，以正天誅，則宜加奉命討罪之忠績，優而獎典，撫綏如舊矣。島主自先代世輸忠款，管下之人，苟有寇犯之罪，則常承我國之命，盡心誅禁，曩者雖有庚午之變，厥後感國家棄罪還待如天之恩，悔驚自新，效順益虔，在今島主納忠彌篤，今聞茲變，且承國家嚴諭，豈不惕然興懼，罄誠推鞠，期得罪人以獻乎。即今來京倭，使不干浦所之犯，請命禮曹為書付送，令諭島，試觀處置之如何，果能捕告犯人，則依向議施行，如或依違不即捕告，則非徒貴島之船，雖深處信使之舫，請一切永不接待，非我絕之，彼自絕之也。尚誰咎乎。廷議如是，主上不得不從，然不許邊將誅討之請，苦命開諭，足下審而處之，其委曲加恩，涵洪施仁至矣。貴島之中，豈無通利害，度義理，老成智計之人乎。足下其共商議而行，毋貽後悔，以不失寵綏之福，餘冀以時千萬自重。

今按此言齊浦所留倭人為寇亂對馬島主處治之也所以必付足下治之者蓋欲使檢
戰之威全出於足下俾管下之衆畏懼足下之嚴令而不敢復有所犯也此語敬島主檢朝
鮮八道地圖齊浦在慶尙道熊川南五里

復日本國大內殿書

承書憑審雅履裕勝欣慰殊深所獻禮物足見誠款轉啓收了前送五經暨寺額因蒙遠索聊申
綏好之禮何用煩謝念此諸經皆具傳註苟能講究足以闡道義出治化無以復加矣而足下
猶慊然於心復勤遠價更求朱氏新註五經可見足下向道之切慕學之篤不覺敬嘆倘有焉
豈敢愛惜今天下所尚而習學者皆程傳易胡傳春秋蔡傳書朱傳詩鄭註禮記本國教學所尚
亦不外此別無朱氏新註故前者曾以本國所存者奉送今承再索美意不可虛負唯念五
經之中詩書尤切於講習今各添送一件以為好書之助更漏之器亦係歛天授時之具有土
者所不可闕足下又以為請益見雅尚之得其要矣貴國之人必有通於侯曆之術者其制
象之器應亦致精矣今所求蓋欲參校晷刻益究其精耳其意不亦嘉哉本國漏器規制不
一取其中簡易能致遠者一具并以奉寄惟希領納餘冀益加珍重不宣

今按大內氏好學求五經新註并漏刻器于朝鮮其志可嘉尚矣時朝鮮所用易則朱子本義
詩則朱子集傳書則蔡沉傳春秋則胡安國傳雖中華不外於此也禮記則鄭玄註朝鮮未如
有陳澹集說漏刻器古來日本有之天智天皇在東宮時始製造之詳見日本書紀其後及
保元二年十一月品物成秩乃重刻更漏出百鍊抄此大內氏蓋左京大夫兼周防介義隆當時

天下大亂古代器物多滅故求更漏之器于朝鮮乎先是永樂十三年成祖文皇帝命儒臣集
諸家傳註而為五經大全註則上所列新註也然不到于朝鮮故金氏所復如右其後中華
細載來于我惜乎大內氏未及見之

答日本國小二殿政尚書

書來得認動履康勝深慰深慰所獻禮物謹啓收了將土宜若干匹并給賜鼎絀五匹白細綿布
五匹虎皮一張付回使惟領納來書所云去已亥歲被燒糧料軍裝其時本曹因使人之告文
移邊將令照數備給而貴使兩行同時被燒其壹行則既已受去獨此行未及並受意者應有
所以然之故或因邊將未及考實而使已人歸故然爾今經數載覈驗頗難第念足下世輸
誠款國家所厚待况在綏遠恤患之道又不容不應其請茲用具由啓稟主上特命賜給貴
价自知其數而去并惟領受仰體主上優眷之恩益謹聘事之禮以永修好幸甚春暄加愛不
宣

今按小二筑前少貳也其先任太宰少貳奕葉以少貳為號已亥明嘉靖十八年即日本天文
八年也少貳初與北條後黨足利勢甚疆大及政祐為惡無度大內義隆伐之政祐遂亡古
所謂岩戶少卿大藏種直蓋少貳之先也

答對馬島主書

書來就認清迪良用開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土宜正布三匹及今壬寅年例賜米豆各伍拾
碩付回使惟領納但審履辱書了無感戴寵錫之意反多不遜未滿之語禮失敬順事犯悖上

誠所未喻，駭訝殊深。念惟貴島之於我朝，自厥先世，納款効忠，之不懈，我朝撫恤不啻若慈母之愛赤子，賚與寵獎之恩，彌久彌厚，而貴島之人忘大德，背大恩，敢煽叛亂，罪不容於覆載，固當永與之絕，不許復通，爲緣日本國王專使來請，懇懇不已，隣好之義難於固拒，詎勉副從，悖逆之徒，縱許容賞，恩接之典，理難如舊，裁損其制，立爲約條，固爲永世遵守，不得撓改，貴島苟念前日之所爲如何，我朝之寬貸如何，則自當感幸，踴躍之不暇，敢復濫有所望哉！況庚午叛亂，專由三浦居倭之故，雖萬世不可更許，貴島固不得並與他事，而出諸口，筆諸書也。若此事轉啓爲難，未敢承教，前人則已矣，自足下主島而來，改其前轍，殫盡忠款，無異先世之爲者，國家嘉美，恩待有加，足下苟能効忠不已，功懋績累，則褒異之典，自有新命，何用規規以己棄之舊例爲請乎？去歲捕送罪倭之事，益見足下効忠之實，國家嘉悅，略有恩賚，物雖不腆，獎寵之意未爲不寓於其中，凡在下之道，承恩於上，物雖微細，榮則重矣，固當淪肌知感，戴祝無已，足下荷上寵賜，未爲不優，不但不自榮感，而反多慢語，是何意也？貴島雖僻在海上，素不習於詩書義理之訓，豈無賢知之人，知禮義之所在，而迺至於此乎？夫事上之禮，我雖無罪，上以爲非，而譴責於我，則引咎於己，深懷畏懼，上以爲是，而褒獎於我，則不有其功，自謙不居，足下捕送罪倭，忠則美矣，國家亦以盡知而施獎典矣，然在足下，則職分所當爲也，一度上達俾朝廷知之足矣，何必重複誇言而不置乎？且夫去歲罪倭雖皆其自犯，不干於足下，然島中居人厥數有限，足下苟能檢攝於平日，有所犯科，隨其所聞，一一繩治，則彼奸濫之輩，如金老古延時羅等，害人作孽，何敢若此之縱恣乎？管下之人作奸於我國，足下縱曰不知，律以聖人

虎兕出柙之訓，則責亦不得不歸於足下矣，非以足下爲身實有愆也，此之不思而乃曰，我何作舊之失乎，殊無引咎自當之意，恐不合於事上之禮也，足下其更思之，貴島先世恪事我國之時，如有獎勵重事，或遣朝臣，此固出於先朝恩數之優，視島主忠否而行之，初非恒式，庚午之歲，亦遣朝臣于貴島，到浦將發，值捕倭叛亂未達，而返，實由貴島之犯順，而此禮遂廢耳，足下忠順懋著，則先世之禮，豈無講行之時，祇在足下勉蹈先世之忠而已，去歲奸濫之發，非特罪在倭人，我國奸商潛相交通，引惹爲隱，藏匿倭物，而不許者相應有之，前因貴价書告轉啓于上，發遣京官窮極搜捕，而貴使書告之名，多與我國人名不同，捕其疑似，訊鞠甚嚴，備不得實，獄事蔓延，斃於杖下者甚衆，貴島之人難與面質，不得正犯，至今獄事未竟，深以未獲罪人而致辟爲慮，足下其悉此意，且足下居諸島要衝之地，防遏鼠竊，使我邊得以無虞，我國之所以厚於貴島者，不唯字小之仁，亦以紀其功也，貴島之倚恃於我國，猶赤子之托慈母，又何俱於么麼之海賊乎？且審來書別幅，歷舉去年新立約條中，有未便於來倭者爲言，足下是言亦不爲過，凡日本與貴島朝聘於我者，非徒輸誠納款，或因以交通有無，資以生活，何異於我之赤子，以王者一視無外之仁，惟欲盡我撫字接護之恩耳，豈欲故爲拘束可厭之事乎？但來朝之人，及格倭之類，豈可保其盡爲良善者，有如去歲奸縱之徒，雜於其間，而不復防禁，恣其所爲，無異前日，則或憑依漁釣採薪，劫掠於海浦，或潛結奸商，昏夜於閩閩，以致歐閩賊殺，欺奪物貨，或托稱侯風，竊掠於海島，或賊艘混於聘船而來，乘間作耗，若此等事爲害多端，惹起釁緒，兩好不全，則貴島受禍尤重矣，故朝廷共議，不得已爲此防範約條耳，曾料

之雖若有苦，細思之實大有益，兩間和好賴是而久，豈但爲我國之無虞，貴島與日本永享安和，以此言之所以爲貴島永固其好，奚獨爲我也，足下特未審料之耳，但其中貴島及日本聘船，依舊例尺量，後又復黠人者當初慮，或有如去歲奸濫縱惡之倭，網漏不伏其罪，潛從聘使而來，以致依舊作奸，故併入約條耳，今因書來更料之，足下既能捕懲罪倭，又能嚴加督察，豈復有潛來肆惡者乎，況承足下懇懇之請，商量八條之中，唯此可改而無甚大害，故具由轉啓，許依舊例日尺量船隻，不復黠人矣，惟希亮察餘冀，順序自玉，不宣。

今按此言朝鮮與對馬約條中，舊例尺量船隻，後又黠人，而從島主所請，改不黠人也，壬寅明嘉靖二十一年，即日本天文十一年也，日本國王專使來請懇懇不已，宜通考下文答弼中師書，復日本國王書，庚午，明正德五年，即日本永正七年也，金老古延時羅，似朝鮮人名，而書中意對馬管下者也，素不習於詩書義理之訓，及何異於我之赤子等語，自高大輕慢他也，

答對馬島主書

海途阻隔，瞻覲無由，難堪勤企，就中貴島世輸忠款，恪事無二，國家亦用嘉之，接遇之典，無所不至，交通脩好，久而不渝，我國收綏遠之效，貴島獲畏天之福，可謂兩得其道矣，頃年以來奸細之徒，漸肆兇獷，不顧國家卯育之恩，不畏足下檢戟之威，伺間作耗，比比有之，在丙寅九月，倭船一艘犯全羅道界，因濟州人夜泊楸子島，掩襲劫掠，至殺朝臣柳軒金良輔等，此非貴島人，則必居三浦者也，三浦之倭來投我土，長子若孫安業而居，殆將百年，其便漁釣通互市，資衣食者，無非我祖宗綏懷之恩，而蠢爾無知之輩，忘恩背德，輒懷奸軌，撫之愈勤，稔惡

愈甚，自甲子年後，連辱邊將，又擅越關限，焚蕩民家，肆兇無忌，至此其甚，國家豈不知所以處之，但以王者包荒之量，姑不與較，以開革面自新之路，然只此而已，則彼頑悍之徒，無所懲創，愈懷奸圖，以干王法，終至於不可赦，則誠爲惻惻，且在我祖宗朝許處三浦者，只約六十戶，其出入行住皆有界限法程，年代浸久，漸失本約，繁衍種族，因循苟留，生齒既衆，奸類之孽芽其間，勢所必至，在我既不得綏懷之益，在彼亦非自全之道，不得不申舉舊約，刷還餘戶，使彼我兩全，故前者併將此意，通書貴島，使足下究獲賊倭及辱邊將，焚人家者，盡實於法，以彰足下之威，又令刷還三浦倭戶，一依舊約，以絕奸賊交惡兩間之患，欲永世修好，共享平安之福，而足下得書以來，未聞有所舉行，亦不通答其由，不知足下之意，果何如哉，其以爲尋常而不足聽歟，抑以通好我國爲無所益，而有忽易之心乎，足下苟不聽順，在我自有處之之道，固無所損虧，在足下不遵先世輸誠，欵附之意，脫致後日噬臍莫及之悔，則無奈失計乎，足下既不誠附，故在管下者亦不畏戢，肆惡猶舊，於前年十一月初二日，倭船一艘犯慶尙道界，劫掠加德島，伐討氏人，殺害九人，刃傷八人，又於今年二十一日，倭船五艘犯全羅道界，劫掠濟州，供獻物船，殺害四人，刃傷十一人，尋爲本道節度使嬰擊，賊倭四艘逃躲得去，其一艘爲我所獲，斬十七人頭以獻，此兩處作耗之賊，必皆貴島及三浦之人，其背國恩蔑主威，以至兇奸，一至此哉，我殿下臨撫一國于今四載，綏遠字小，仁如天覆，以貴島自先世納忠，迄今不衰，深用嘉獎，但慮足下遯處荒遠，不能悉國家更新之化，且憫頑悍無知之徒，累違邦憲，恐終不能自保，故茲特遣禮賓寺正尹殷輔，前往貴島，申諭國家綏撫有加之意，

且將獲前後犯罪作賊之倭實之於法、事項及申明舊約、刷還三浦數外倭戶等事、并諭足下、足下其體國家禮遇隆重之意、深思報効、宜亟施行、使奸慝永絕、交好益篤、福流子孫、世無替、豈不美哉、惟足下審諒、敬賜物件、詳具別幅、餘冀若時、珍重不宣、

今按、丙寅、明正德元年、日本永正三年也、甲子、明弘治十七年、日本永正元年也、三浦之倭、海東

諸國記曰、對馬島之人、初請來寓、三浦、熊川之乃而浦、東萊之富山、浦、蔚山之鹽浦、號三浦、互市釣魚、其居止及通行皆有定

處、不得違越、事畢則還、因緣留居、漸止繁滋、在我祖宗朝、許處三浦者、只約六十戶、海東

諸國記曰、世宗命移書島主宗貞盛、正統元年丙辰、令皆刷還、貞盛答書曰、當並刷還、其中最久者六十

名、姑請仍留、乃許之、其後因仍不還、

答對馬島主書

承書得、審雅履和勝開慰、書中所示亦已備悉、國家綏懷遠人、仁如覆載、送往迎來、餽廩無闕、接遇之典、無不詳盡、邊吏若不奉行、往來之際、虞給不時、以致阻滯困乏、則其罪固大、即已具由轉啓、推鞠果如來書所云、則當治慢法之罪、足下其體國家至意、開諭遠邇、益厲誠款、不勝幸甚、但來書以焚燒倭戶、為熊川縣監之事、邊吏縱頑、豈能不畏國憲而故令焚之乎、專是浦居倭人、自相失火、後因私憤、擅越關限、焚我廬舍、而欲免己罪、修飾其辭、反歸咎邊吏、以誑足下、足下初既不能檢覈、後又傾信詐說、無奈過乎、設使邊吏無狀、焚蕩其戶、彼當申訴于朝、使治其罪、豈可冒犯邦禁、擅行報復乎、足下果能為國盡誠、檢下以嚴、則必不至此、且國家修其隣好、為來久矣、待之以誠、而約之以信、彼此苟不以誠信相接、則非初修好本意、

也、某等約船往來計、皆六十餘歲、初約之時、其人年齒必不下數十、據今近百歲、已皆死沒、而代受圖書者、往來猶舊、此豈誠信之道、故令邊吏勿許接待矣、足下亦諒此意、毋給文引、以不負誠信之約、餘冀順序、珍重不宣、

通諭對馬島主書

書來就認、雅履清迪、開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土宜正布二匹、付回使、惟領留、所索白綿布前來、乃而浦第六缸、而知汝文賚去、惟照諒、邇者足下洗心滌慮、悔禍圖新、謹奉約束、歲遣禮使貢誠于朝、深用嘉歎、謂自今後益虔忠順之節、永無拂戾違悖之事、不意、貴島管下賊倭三艘、竊入全羅道境、楸子島近處、於去閏四月初五日、昏夜乘其不備、共劫本國商船五隻、殺害人命、盡掠載物件而去、聞之不勝駭愕、此雖非足下取知、足下平日苟能盡心効忠、痛哉羣下、勿得恣出、少有所犯、嚴加誅罪、誠信積孚、威令素行、則安有如此之事乎、縱下逞惡、致我邊、誰任其咎、足下向國誠款之實、果安在哉、所為若此、而猶望國家恩待之厚乎、致足下忠績虧缺、誠悃未白、皆由此奸慝之輩、足下宜急下令管內、務得捕獲、實之明刑、以暴足下藩衛國家之素心、不勝幸甚、繼今以往、申勅一島、嚴加檢覈、毋俾縱惡、以克終恪順之美、毋孤國家棄瑕優撫之恩、

今按、此言、日本人乘亂入全羅道境、劫殺也、

答日本國弼中師書

日者獲接、丰儀、辱奉、晤笑、實豐無厭、自謂、得空門良友、如陶徵君之於、惠遠師、蘇內翰之

於參寥子、顧念我非二子之賢、不足爲吾尊師之所肯許也、乃今忽承辱札、兼以高韻、披展再三、不覺自喪、噫、師真以僕爲可許耶、抑偶爲之、搖毫弄墨、以相調戲耶、何其譽溢而語誇耶、無其實而來、虛譽、君子謂之不祥、僕雖鄙寧可冒不祥之稱、而甘不實之譽乎、豈師有欺於僕哉、師之心許也與、其不許也與、則不可知也、雖然師既以筆許之矣、僕敢不以筆復之耶、弊邦隘陋、不足以壯吾師之覽觀、宮室、臺榭、山川、城郭、雖小大異區、華朴殊制、猶貴國也、豈師觀之之所在乎、古之人善觀人之國者、不于其國、而于其人、衆德之集、群才之聚、郁郁也、濟濟也、國雖小、未嘗不大也、德禮廢而人才不興、山川城郭未足爲其大也、吾師舉朝廷儀制之偉、人物敬禮之容、以爲言、其必有所得乎中歟、其知所以觀之者乎、第僕才陋、識鄙、威儀粗率、不足以動遠人之瞻視、適以辱朝廷、羞衆賢耳、吾師觀之果以爲何如也、雖然一枝非鄧林之全、白駒嗤獻者之妄、吾師之觀、真觀也、其肯以一人而誤其全觀乎、雖然吾師今者之觀則外也、非內也、他日以內觀、內一笑於杯酒之間、默存乎言說之表、吾師許我乎、我許吾師乎、禿奴鈍卿何能狀其萬一也、姑和雅句、用賭粲然、

答日本國使弼中師書

承書具悉、示意、大內殿果遣重秋重益兩將、禁戢奸猾、則誠可嘉尙、然事無形跡、不合轉啓、故禮曹難之、足下又請於禮曹佐郎、致書兩將、慰獎其勞、而佐郎示以人臣義不得私通、書問不能奉依尊意、今足下又以此意請於鄙僕、誠懇之情、僕所深知、但人臣之義、恪奉君命而已、擅通簡札、私致殷勤、誠所不敢、未得依示、深以爲恨、幸冀恕亮、至如對馬島敢背國家天地

之恩、叛亂悖逆若是其極、雖千百億年、義不可復通、但以貴國專使來請、足下亦以累朝舊勞善於使職、欲遂君命之意、出於至誠、故國家有命云、若盡誅叛亂之徒、函首來獻、則當更商量如此特恩果由貴國信儀、交好之力、足下血額、天之功也、事具國家所答書契中、僕更何言以贅哉、幸勿苛誦、謹白、

今按、重秋、重益二人俱大內家將、不詳、

答對馬島主書

因使价就認、迪吉開慰、且承辱書、具悉足下滌心改慮、輸誠効款、感國家之恩、修申謝之禮、敬順慇懃之意、溢於言表、深可嘉尙、即已轉達冕旒、但約束之事、當初許和之日、朝廷已商議酌定、理難更變、前此已再通書、詳諭、足下想亦悉矣、不復觀縷、足下試思前日之所爲、果何如也、而國家猶盡棄前愆、許其自新、又特賜賜恩例之半、俾不失先世之緒、足下寧不感激思所以盡其心乎、爲足下計、固當一遵國家約束、奉承無違、益勵內向之誠、久著忠勤之績、則褒嘉之典、國家自應舉之、足下不此之勉、而連遭違約之使、強聒不已、致足下敬順之誠、反似拂戾之跡、未知足下之意何在、惟足下更加商量、與島中老成賢知之人、熟計利害、而審處之、以收後日之福、不勝幸甚、所獻禮物轉啓收了、今將回賜某物、給付來使、惟領納、餘冀若時、珍重不宣、

答對馬島主書

承辱書、審動止清適、開慰書中、懇懇以忠謹効款爲言、益見足下敬順內向之誠、深用嘉歎、國

家既計貴島自新，又特賜約例之印，恩出非常，為足下者固宜隕越罔措，感激奮深厲悔前日之左，若不自容，益篤忠謹之心，猶懼少弛，不暇更希分外之求，而常慮事之道或有所未盡也，愈久愈勉，誠積於中，而發諸行事，著諸功績，則國家豈不嘉美之乎，非惟足下為然也，凡在足下管內，苟有心輸忠於國家者，人各自効，亦若是焉，則國家亦豈不並嘉美之乎，既嘉美之，則獎賞之典，自應隨之，前復書所云，蓋謂是也，足下猶不深悟，乃不敬遵約束，策礪忠績，以聽國家之命，而尚枝辭繁語，輒干非望，曩日藩衛南鄙，是足下先世之忠，非預今日足下之事，壬申斬首之獻，亦為謝答請和之舉，不涉今日自効之賞，而足下漫舉已前之事，猥稱忠謹之績，欲國家毀已定之約，而加無名之恩，不亦大謬哉，島中賢智之人，想不為少，而為足下計畫，何若是不審乎，事屬拂戾，理難轉達，惟足下其暨一島人，唯愛忠謹之誠，不篤且久而已，勿憂國家恩典之終無也，可更詳審而處之，以永一島之福，不勝幸甚，刷還擄口亦將卜足下忠謹之誠否，而來書語及勤至，雖足可嘉，安知終有自効之實哉，所冀益勵忠順，亟宜刷遣以副國家棄瑕垂恩之至意也，所獻禮物謹啓收了，今將回賜某物，就付來价，惟領納餘翼順序，慎齋不宣。

此亦言欲刷還擄口也，壬申，明正德七年，日本永正九年也，又卷之四

復日本國東陽師書

別來已踰一紀，東望目斷，勞想何極，溟海浩渺，復隔萬里，豈謂茲生得聞信音，近患微暍，避暑

江墅，幾旬餘乃返，忽見玉韻，披讀再三，喜慰之懷不能自禁，安國衰病日甚，加之鞮纆所絆，佇想高風，未由接覲，咫尺之近，邈若山河，追憶中秋舊會，叨侍晤詠，實百年一幸也，無因得續，一概而已，猥蒙引東坡佛印事為喻，相得之雅跡雖相類，鄙淺下學，豈敢望先賢於萬一，惟吾師遠韻清趣，有不讓於佛印者，鄙生希自托焉耳，未論儒釋同異，情契氣合，便作莫逆，下俗區區之語，豈足贅於師我之間乎，貧儲偶搜得尖奴十枝，取五奉投禪案，分五寄宗國，舊契用暴拜，祝之感，想慰之抱，亦如前叙，望希傳說，輒不自揆，依韻和奉，禪榻旅寂，冀一領粲。

復日本國王書

海道險遠，再辱聘問，副以腆贖，千萬感荷，况為弊邦，命對馬誅討逆黨，函首以送，尤見貴國交隣信義之篤，竄增銘佩，又至許和之請，豈不欲從，但對馬島負我累世卵育之恩，敢逞兇逆，其極惡大罪莫容，於覆載之間，不亟加之天討，為幸大矣，矧敢望其和平，特緣去歲貴國專价來請，義不得固拒，故復之，以對馬若能革心服罪，盡誅逆徒，函首來獻，則當更商量云者，蓋為貴國匪勉不得已而為此語耳，初非欲輕賈對馬也，貴國即因弊邑之言，旋下嚴命，誅討亂逆，以彰大義，貴國之舉不亦善乎，為對馬者固當感幸弊邦之命，畏懼貴國之威，率一島之衆，盡捕逆類，實于顯戮，縛其渠魁，致諸轅門之下，使我前日死亂者之父兄子弟甘心焉，庶可以暴白其初不與知之心也，顧乃不然，承貴國之命，勢不得違逆，雖強勉斬首而來，當叛亂之時，稱首將，通書契，如盛親者，猶為代官，偃然修書以隨，以此觀之，所獻之首，安可信，其真魁惡也，且其時亂興，不意我赤子之無辜者，固多被其淫害，為所擄去亦宜不少，而今無一人遣

還者，島至服罪輸誠之意，於何見乎？況盛親雖自訟無罪，乃不躬來自明，使舉國快知其歸味無實之情，而顧因一紙之書，飾枝蔓之辭，欲我國不己疑，不亦慢乎？然則其實有罪無罪，亦果何由而知之乎？貴國之為弊邑，無不盡心，而對馬實負貴國之命，狡詐難信如此，今縱不許其和，非我孤貴國之請也。良由對馬不奉順貴國之命之罪耳，弊邦之所患唯患不得與貴國盡交好之道而已。若茲小島，加之不信，雖永絕之，固無不可。弊邦臣庶獻議于朝，爭執于廷者，舉請寡人勿聽其和，下至叱隸卒伍之賤，亦皆不願復通。寡人不能違國衆之心，而獨行之，但念弊邦與貴國，自在先祖世篤隣好，今者為此一事，再勞使价，邈涉風濤，請之勤懇，厚意難拒，姑勉從之。然其對馬事，恩肆究之罪，不可全釋待之之事，則當裁減於舊，嗚呼寡人以貴國之故，復通小醜，使我一國臣庶，小大各予咸謂失舉，寡人實涼于德，不能綏服遠人，致構兇逆禍，我邊圉，寡人深愧德之不脩，不得如虞朝之格頑苗，寧暇為耀武罪討之計哉。雖然我赤子之陷于彼者，寧忍棄之，盛親之黨，惡與否，又豈可含糊不終辯問乎？縱使盛親非已所犯，身為一島代官，管一島之事，而被人僞印圖書，假其名字，叛亂于我邊，亦不得為無罪也。貴國必皆有以處之，島主又豈不為之計哉？予既已許其和矣，從今以往，徐觀島主所為，可察知其革心歸化之誠不誠耳。不腆土宜具載別幅，貺重報略，祗懷海峴，寒候漸逼，冀益保重，不宣。

今按此日本國王，足利義晴也。盛親詳書中意對馬代官也。承王旨書諭日本國使臣買銀事。

國王以國產白銀，遠送我國，意甚勤良，歎深感荷。但此白銀，我國郡邑亦無處不產，不關生民衣食之重，多屬侈奢之用。國若採取利源一開，則民爭效之，趨利忽本，未流難防。故官既不採，又禁民採久矣。近聞商賈之徒，潛買倭銀，國家慮競利之路漸開，崇侈之風日滋，立法禁之，使臣豈不聞知，在立法前，客使時有賚銀兩請買者，略許買之，蓋欲以綏慰遠人耳。非欲買以為用也。法立之後，彼亦知之，不復賚來，縱或賚來，斷不許買矣。我兩邦交好之道，重在信禮之篤，豈以物貨為厚薄哉？况邦國相與之際，非微人聘使之比，享儀往來，在所當慎。今者國王送銀之舉，儀情則備，固當敬答，但念以德相益，不徒以貨，則兩好愈光矣。今敬國王之送，而許買，則愚民聞之，將謂國既樂買他國之銀，意在崇重寶物，競趨利門，何能勝過，因有朝議難於買，貿易究厥朝議亦非不在於敬答國王之禮，蓋欲寡躬務德，而崇本推以交隣，亦愛之以德，以永講好之道耳。其意亦未為過，然反覆思之，國王厚意義難終孤，况復使臣以使事不卒為悞，懇請不已，義亦諒矣。不得不詎勉以從，特許公買二萬兩，以表予敬重國王之意，餘不敢盡買，以從朝議，情禮有缺，心甚未安，事有所不得已耳。使臣其悉予意。

今按日本國中諸國多生銀，而對馬則我國始所生銀之地也。延喜式神名帳曰：對馬島下縣郡銀山神社，蓋以其始所出銀之山故祭之。宜參考上卷宋史今按，今足利送銀者以美補不足，未必為非，而三韓重衣食外財，其法亦是。

慕齋先生行狀附錄

公諱安國，字國卿，號慕齋，義城人，云云

正德六年辛未、階加奉列、夏日本國使弼中來、公爲宣慰使、中見公曰、老生再朝中國、兩聘琉球、三至貴國、見人多矣、未嘗見如公者也、凡館待情禮兼盡、酬唱藻思工敏、中尤敬服不已、臨分至、於涕泣、自是倭使至、必問公安否、七年壬申階加奉正、中又以馬島通好來、以公爲宣慰使、云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夏、日本國使臣安心東堂等來、公以禮判待之、至誠得其悅服、時日本馬島契辭俱不遜、公之答辭委備得中、時論益以爲重、

今按、正德六年當日本後柏原天皇永正八年、足利義植將軍之時也、嘉靖二十一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天文十一年、

東文選卷之十

五言律詩

洪武丁巳奉使日本作

鄭夢周

水國春光動、天涯客未行、草連千里綠、月共兩鄉明、遊說黃金盡、思歸白髮生、男兒四方志、不獨爲功名、

今按、鄭氏來、我詳見東國通鑑、此其時詩也、下二首一時作乎、鄭氏著圃隱奉使藁、當多佳作、又有圃隱集、未見之、

偶題

今日知何日、春風動客衣、人遊千里遠、鴈過故山飛、許國寸心苦、感時雙淚揮、登樓莫回首、芳草正菲菲、

旅寓

平生南與北、心事轉蹉跎、故國海西岸、孤舟天一涯、梅腮春色早、板屋雨聲多、獨坐消長日、那堪苦憶家、

釋 已 雨

送日本僧文溪

相國古精舍、洒然無位人、火馳應自息、柴立更誰親、楓岳雲生屐、盆城月滿闌、風帆海天闊、梅柳古鄉春、

又卷之十一

五言排律

送鄭大司成奉使日本

權 近

崧嶽天低北、扶桑日出東、鯨濤連浩渺、使節講交通、慷慨男兒志、周旋儒者風、遠尋徐氏迹、應有陸生功、漸海聲初暨、無波譯已重、格苗文迺誕、事葛德彌弘、銀漢星芒煥、咸池曉色紅、梯航紛玉帛、劔佩會英雄、帝闕承聽履、賓筵拜祝弓、名將勒金石、赫赫耀無窮、

今按、大司成官名、鄭夢周也、徐福來、我有陳迹、故曰、遠尋徐氏迹、此詩以朝鮮比舜禹成湯、僭竊甚侷、

贈日本僧

崔 恒

鯨域輿圖廣、龍飛寶曆賒、乾坤扶景運、義昊撫淳齋、英傑歸鞭策、英雄入網羅、文超兩階舞、武軼大風歌、不冒天無外、能容海匹涯、仁覃完猛狻、離煙洞幽遐、日月熙神化、雷霆蕩舊邪、寰

中閑奠枕，塞上久包戈。椎髻爭重譯，雕題盡一家。搏桑渺如髮，行李疾於梭。俗尚猶波奈，禪居似洛伽。來朝須簡選，出世每逶迤。可但遮梨夜，而兼鉢底婆。吾師奉綸綍，即日謝煙蘿。杯泛六龍伏，帆飛一鳥過。蛟宮從帶嶼，蜃市任騰挲。紫闥善敷奏，彤庭謹拜嘉。周旋足不失，專對口無譌。香晝殊榮極，需雲寵渥沱。珍羞飫香積，仙液挹流霞。况敢頌宸越，仍申錫貝多。衣冠瞻肅穆，禮樂覩繁華。襟帶山河壯，周遭雉堞遮。九街紛綺錯，雙闕聳崑崙。駟魯嫌猶晚，觀周慕倍加。祥奇尋紺宇，瑞沓禮青螺。晴倒討幽屐，雨披探勝蓑。碧溪穿窈窕，翠嶺陟陂陀。妙悟希龍樹，潛觀繼鳥窠。識該窮四部，業贍富三車。心共點頭石，跡同風脚駝。寂喧元不二，定慧即非他。降呪豈無虎，听經應有鵝。高懷秋濯桂，淨性水抽荷。往往詩魔惱，時時技癢爬。章成看吐鳳，筆落認驚蛇。文燄凌雲漢，詞源倒九河。道安堪齒列，靈徹可肩差。旅館初傾蓋，清燈乍啜茶。金盆聞軟語，玉塵共高哦。却愛圓機活，方恰巧笑瑳。錫懷前日卓，松憶昔年摩。忽擲騰空杖，俄乘貫月槎。來隨梅綻子，去趁菊開葩。玉露青汀草，金風響嶼葭。鯨欣迎洗鉢，龍慣護歸椳。行咏月輪輾，臥占星斗斜。五雲長入夢，千里定含嗟。顧我將頑鈍，憑渠庶切嗟。汲深差短綆，造奧愧蒸砂。鼠啣空鑽仰，龜毛謾琢磨。怪怪拖紫綬，汨汨走烏紗。柱擬雲間鶴，其如井底蛙。眼花多掩翳，鬢雪亂鬢髻。贈策言三復，書紳笑一渦。昌辰遇降準，盛化致聰牙。歲歲宜投李，年年好灌爾。瓜、一師乎利他日，成佛薩婆訶。

又卷之十六 七言律詩

尹憲叔來言，錦之禮賢驛，有龍家嫗云者，龍家即其子也。里閭高嫗，年不敢名，而以子號之。年遇百歲，強康無恙。去年以病死，渠云：生七歲見東征之師，蓋宋之季，元之至元乙亥，乃其生年，而東征則辛巳，日本之役也。嫗年一百又四矣。予太史氏宜倣左氏記絳老人例，書之於策。予聞其語，姑題四韻一篇，以爲後日張本云。己未年作

季崇仁

錦郡山中有老嫗，一身無恙閱期頤。生先南取錢塘歲，語及東征日本時。過客皆驚顏似玉，曾孫自歎髮如絲。自從德祐夾洪武，終始宜爲太史知。

又卷之十七 七言律詩

朴瑞生

奉使日本有感

一飯聊申一祝辭，君恩偏重遠游時。盤殮日日多兼味，尊酒時時滿大卮。異卉幽花隨處好，回山曲水到頭奇。不因奉使來東域，天下奇觀總不知。

今按此詩言日本有奇異山水草花爲天下奇觀也。

又卷之六十二 書

遣蒙古使黑的書

李藏用

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爲意。來則撫之，去則絕之。

以爲得之無益於王化，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爲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服，然蜂蠆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未宜。隋文帝時，上書云：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名分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驕傲之答，不敬之辭，欲捨之，則爲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寬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然取舍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爲得也。且彼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哉。旣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朝，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爲，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覲天陛，親承睿渥，今雖在遐陬，犬馬之誠，思効萬一耳。

今按：黑的，元代人，詳見上卷。

又卷之六十三

書

答宗貞國書

申叔舟

承書得悉，動履佳勝，欣慰欣慰。所獻禮物，謹已啓納，仍審示意，兼聆使者之言，間有不相委者，不可不復。我與日本兩國交懼年代甚久，自我朝開國，貴島始祖靈鑑首款於我，宗貞茂繼世誠附益謹，及其末年不能和輯，島人散爲海賊，侵掠我邊鄙。于時我先王赫怒，遣兵問罪，數年之間往來不通。宗貞盛乃與島之舊老，遣使來款，悔禍謝罪，且明海賊率皆一岐九州之人，非獨對馬島。我先王以爲罪而討之，服而捨之。古今通義，今旣服矣，已往之愆不必追咎，遂命待之。

如舊，自是歲遣使船，或多或少，我先王以諸州使船皆有定額，獨對馬不會定額，慮或生弊，癸亥之歲始約以五十船爲歲額。凡島之有事任者，亦各有歲額。圖書以爲驗，其他館待之節，道路之限，船之大小，人之多寡，皆有成規，各守信約，罔敢違越。夫法久必弊，弊而有救，有國之常事。自三浦上京，程有日限，而處處稽留，至有踰時經歲，非徒島人謀多受料，押行通事亦有謀私，以至於是。近年南方遇災，年穀不登，沿途館驛訴不能堪。於是申明舊約，以節其太甚，以救其弊耳。非更變舊約也。况其小小違法之事，尙皆優容不較，今足下之簡有曰：待遇之違，舊實所未相委者也。使者所言，料米雜以塵穢，是乃邊吏之罪。近因凶歉，稅入不多，不得不以舊儲，然雜以塵穢，豈國家之意也。今皆具由以啓。我殿下命曰：今對馬島主能通變，守義事大，以誠凡於所諭，聞命即行，無有疑貳。又不自阻，有懷悉陳，予甚嘉也。爾禮曹特緩使人上京，程限五日，而治我邊吏給料不謹之罪。凡對馬島人，務加優厚，具書以答。惟足下照悉，竊念邦交之際，務從簡易，堅守信約，彼此無斃，然後可以久而益敦矣。若各聽往來之言，遽懷彼我，其不致後悔者幾希矣。無知之人，少不知意，輒以不靖相嚇，此苟不靖，則彼豈得獨安哉。是乃不思之甚也。凡今厚往薄來，歲費鉅萬，而無所惜者，寧不知坐費儲廩之爲可斬也哉。惟我殿下特念彼此人民一視同仁，故爾足下細念始終，商度利害，體聖上兩濟罔間之意，撫戢姦細，禁制非違，益堅誠款，以永交好，豈不嘉哉。邇來察足下施措，事合幾宜，又能彰明信篤，無有所隱，真可與有爲者也。際會匪易，敢此縷縷悉陳，所懷足下體而察之，益宣令譽，不勝幸甚。

又

春和欣想清適、開慰開慰、本曹今承王旨若曰、我先王以對馬島人寄居三浦者日增、在彼則逃賦、在此則隱迹、投間騁詐、為蠱於邊、乃命禮曹、移書島主、令遵舊約、點刷以聞、先島主即遣人來刑罪人、方欲點刷、而邁疾未果、今島主新立、必能繼先志、以敦誠款、爾禮曹其馳書以諭島主、本曹竊考、厥初貴島之人來市、我邊因而寄居三浦、其數甚少、久而漸多、歲甲寅、我莊憲大王、視微慮遠、命悉刷還、當時島主悉刷還之、而請姑留六十名、厥後因仍以至、于今、容姦積多、勢必生釁、如是而猶為姑息之計、實非永好之道、今我殿下新臨大東、方整疆場、綏近及遠、足下亦初政於島、方修款、誠宜體聖上敦眷之意、不繼先志、悉刷還本、一如舊約、其有不得已、仍留者錄名以聞、以除積弊、以篤新款、以永隣好、彼此幸甚、特賜物件、具如別錄、領納且冀珍重、

今按、慕齊詩集、有答日東使宗國貞詩、蓋貞國國貞同人、

又卷之七十八

記

盈德客舍記

權 近

盈德在海上、最僻且遠、久因倭耗、人民避匿閭井丘墟者有年、及為城而鳩集之、然後遺民稍還、粗安其業、云云
又卷之七十九

記

清河縣義倉廨舍記

己巳之冬、予謫寧海、明年春量移興海、遵海而南、歷所謂清河之境、時因倭寇濱海之地鞠為榛莽、寧興始城、甫一二年、僅有遺氓、復業者若清河等地、闕然無人、賜環之後、聞清河又城、以招集其流民也、今年夏、樂正金君袖一詩來、即黃鸝李公題清河義倉廨舍之作也、稱導其宰閱侯政績頗詳、水泊戰艦、陸置屯戍、禦侮之道備矣、流亡既復、耕鑿既安、撫字之方得矣、設義倉以惠貧窮、立廨舍以待賓客、守令之職、靡所不舉、讀是詩、可以想其為人也、予為之歎曰、凡物之盛衰、必有其數、否傾則泰、理之常也、沿邊之地播蕩久矣、方今聖運龍興、革舊鼎新、海寇讐服、邊塵晏清、選用良吏、以任民治、使前日荆棘之藪、化為桑麻之區、復泰之期、適當于今、斯民之幸至矣、而况義倉之設、尤便於民、贏而收、歉而散、雖有凶荒、民無指瘠、固良法也、閱侯孜孜以舉行、後之繼者守而勿墜、將見民生富庶、以登壽域、可期矣、予嘗踐歷其境、目其殘廢、惻然之念、未嘗忘于懷、今觀是詩、寧不為之喜慶耶、樂正請記、因書此以歸、閱侯諱天佐、榮州人也、予雖未相識、樂正純謹、黃鸝端介、未嘗輕於譽毀、則閱侯之為人、亦可信也、洪武三十二年、後五月既望、

今按、此言因倭寇濱海之地為榛莽也

又卷之九十

送密陽朴先生敦之奉使日本序

權 近

日本氏在海中，與我相望，使聘往來，自古而通。高麗氏之季，文恬武嬉，固圉無備，蕞爾邊島之民，敢爲剽竊，來寇我疆，垂五十年于茲矣。上天悔禍，眷佑聖人，革古鼎新，以開我朝鮮，文明之運，謀臣猛將，咸効智力，內修外攘，算無遺策，水陸之師，所在告捷。於是海寇警服，至有自降願爲之氓者。主上嘉其慕義，不念舊惡，賜以第宅衣廩，俾獲再生，其所以懷綏之者至矣。然其遺孽猶未盡殲，故我將士屢請興師，明致天討，永清海道，恭惟我聖上欲廣文德，不即用兵。越今年秋，日本遣使來聘，且喻禁賊，上心嘉之，優禮以待，將還，擇朝士之有文學才辯，可專對者，以報其聘。秘書監密陽朴先生，實膺是命，以行。先世以世族之貴，早魁進士，參掌銓選，高步諫垣，華問大播，嘗奉使航遼海，歷齊魯之郊，過江淮，以朝于天子之所，今又涉風濤不測之險，以使遠國瘴霧之所，鯨鯢之所，駭其可懼也極矣。而先生無一毫憂畏憚勞之色，慨然以交隣繼好，戢暴安民爲己任，豈非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古人謂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吾於先生望之矣。夫日本在天地之極東，即天地生物之方也，其人之生，得天地之心，以爲吾性之仁者，亦與四方之人均矣。其見赤子匍匐而入井，亦必有惻隱之發，以思其救，況可忍視無辜之民，死於鋒鏑，轉於溝壑也哉。吁！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四海爲兄弟，故雖隔海岳，異疆域，音殊俗別，而其爲人同類，則其相愛必矣。故古之聖人，制爲邦交聘問之禮，象譯以通其意，幣帛以厚其情，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愛，此人所以爲人而無愧於天地者也。今彼國使來修聘，以講舊好，其意固善矣，苟不知此，而戕賊其同類，則必獲罪於天地，見怒於鬼神，不仁之禍，終亦自及，必死於兵而後已，豈不哀哉。先生之往，苟以是

語於其人，必有所感發愧赧而自新者矣。揖讓談笑之際，從容尊俎之間，變介冑爲衣冠，化弓刀爲玉帛，革頑兇於善良，復俘掠於鄉井，永結和親，以堅隣好，能使兩國之氓躋於仁壽之域，當在此行矣，不其偉歟。

今按朝鮮朴敦之來于我，蓋應永五年事。序文曰：高麗氏之季，垂五十年于茲，以此考之，李氏代王氏，取高麗，改國號朝鮮，已及五十年，則此時也。又序文曰：今年秋，日本遣使喻禁賊，應永五年八月，諭朝鮮書曰：比者九州遠命之小醜，既伏其罪，次當遣偏師，盡殲海島殘寇，以通往來舟楫，而結兩國歡心也。爾其勉之，即謂此日本在天地之極東，即天地生物之方也。造化論曰：太平之人仁。註東至日出蓋本于此。

又卷之九十二 送日本天祐上人還歸序

禪學之士，往返乎數千里，游方訪道，固其志也。然時有治亂，道有通塞，亦冥行而暗趨，觸危而抵險，故終其身而志莫之遂者，夫豈少哉。幸今殿下即祚，文治興武備修，交隣以道，四方無虞，爲參訪者不亦樂乎。己亥之夏，日本國遣使來聘，沙門祐公隨至，蓋欲托行事而實訪乎名山者也。其爲人也端潔，有道氣，字畫詩律俱有可觀。殿下嘉其慕義納款，命有司館待既隆，及將還也，祐上人進言於朝曰：金剛山靈異之迹，擅名於天下，吾禪而遊者，以不到是山爲嫌，願留錫以觀之，仍賦詩達其志，使轉告於吾君，於是命禮官從其願，留又特賜鞍馬而待之，益隆。其年秋，使乘傳以訪，所謂金剛山，極其遊觀之美，隨遇隨記，其爲文無慮萬言矣。予借一讀

之詞綵曄然溢目，非禪寂者所能也。留二載，又進言曰：吾道雖曰辭親割愛，然有老母而無他兄弟，願得歸覲，朝之文士咸嘉其志，皆詩之贈其行，俾余題其卷首，予之所學儒也，道不同，安能言哉。然竊聞之，睦州蹤公嘗編蒲屨以給其親，慈明園公乃以白金遺若母，後世稱唐宋諸師道行之著者，必曰睦州慈明之二師，豈外乎道哉。抑所謂絕愛辭親，一意乎道者，竹公之所以不歸也，然而終有以報其親焉。今上人既篤於其道，又攻乎文藝，嘗在其國而為其君所器重，至賜號文溪，以寵異之，則事親固不待於編蒲遺金，而有足以滄瀛者，無他日洞山之所以報其親者，吾又望於文溪其勉之哉。

今按，己亥蓋應永二十六年，金剛山在朝鮮江原道，與本朝金剛山同名。華嚴經曰：從此東方有金剛山，法喜菩薩作佛事，二國皆擬之乎。我金剛山本曰葛城山，金剛沙出，可以磨鑽玉石，故山西人號曰金剛山，自鑑真和尚有此號云。

又卷之九十二

西朝京師東使日本、

權探

今按，圃隱集鄭夢周集也，夢周使日本事見前。

又

日本國使齡上人松泉幽卷詩序

日本氏國於扶桑之域，政簡民淳，故其俗多尚浮屠，參訪之人，因奉使而遊列國者，前後相望，唐

宋以來有若烟然寂想及榮睿之徒，是已我殿下即位之初，有倪上人祐文溪之徒，繼踵而來，亦皆韻釋也。今齡上人亦因求法，自歲壬寅至乙巳，四年之中，奉使於我國者三矣。殿下嘉其義命，攸司郊勞，館穀加等焉。上人年芳而學碩，神清而形臞，榮々清立，望之如出壑之冰，盛之玉壺也。一日以其所扁松泉幽，請於摺紳先生曰：歲在壬寅，特蒙篆書之賜，余固珍藏，願贈一言以終惠焉。於是朝中文士咸詩之矣。而俾余序，余惟人所好各從其類，淵明之愛菊，以其隱逸，索那之愛楊，以有五利，其他王徽之竹，遠公之蓮，皆有所好。今上人以松泉自扁，果何所取歟。以吾儒之說言之，聖人於松有歲寒後彫之語，於泉有不啻晝夜之嘆，未識上人所取亦從是，否亦以清淨寂滅之道有感於其類而愛之乎。想夫千岩萬壑，一間蘭若，松風洒面，泉水澄心，頓除熱惱，一段清涼之境，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焉。觀其蒼蒼楨幹，傲雪凌霜，貫四時，閱千歲，不改柯易葉，則有如上人得堅固力金剛不毀之節矣。冷冷活水注玉，含雲根一派，達千里，無滯形扁迹，則有如上人洞開真源，浩入聖海之妙矣。上人之所取，其在是歟。余觀上人奉使我國，辭命之不差，聘享之有儀，周旋升降，皆中法度，真所謂墨名而儒行者也。將以我國家禮樂文物之盛，交隣懷遠之道，達之於其國，使兩國之間相好息，民之機至于千萬世，而不替也，無疑矣。是以序。

今按，齡上人者，足利義持時人，見應永三十年七月道詮義持奉朝鮮國王李禎書曰：茲從使者之所請，搜索被虜人於處處以歸之。今重遣專使，籌知客副使齡藏主，別有所陳，云云。自壬寅至乙巳，自應永二十九年，至應永三十二年。

又卷之一百一

星主高氏家傳

鄭以吾

耽羅之境初未嘗有人其山奇秀曰漢擎宛在雲海渺茫之上降其神靈和氣化生神人于山之北毛興穴三者同時湧出曰高乙那良乙那夫乙那而高乙那即高氏鼻祖也俱漁獵以為食譜云日本國主生女七人遣四女于丹狄國丹狄即所謂赤狄之種也命其女三曰西南海有山孕秀生神人三昆季將建國無媿偶若輩可往事之後世子孫必繁衍盛多矣乘之以全木船兼備五穀牛馬之種且使神人衛而送之至耽羅東海之濱神子三人出獵遇之其衛護神人乃紅鞋紫衫者也凌空而去三子分娶之卜毛興窟近地以居數年間產業俱就其後漸大至高乙那十五世孫高厚與其弟高濤將朝見新羅有客星先現觀星報云異邦神人來朝之徵也既而高厚兄弟渡海初泊耽津遂至新羅王喜待之以客星先現之故賜高厚爵星主且令高濤出王之膝下愛如己子為王子賜邑號曰耽羅蓋自耽津至新羅故也羅史載之甚詳及前朝大祖統二之初星主高自堅王子梁且美即良乙那之後改以梁聲相近也世一朝見太祖待之優渥晝日三接飲食供帳殆擬王者自率從至於權天寶予稠疊蓋所以寵異之也然世襲星主王子而已未有筮仕王國而大顯者高維始以資貢靖王乙酉首中南者試明年丙戌李作挺勝第二人官至右僕射子兆基舊名唐愈睿王丁亥韓即由勝登科仁王朝出入臺閣好直言敢諫相毅王知戊辰舉位至平章判吏部事名迹獵獵有詩集一卷行于世平章子廷益

之子高適叙其卷端曰子廷琥職綴三品與其誠明俱早歿唯廷益元王癸巳春乞退還鄉先儒崔灌註東人文曰無子有三女蓋未之知也高適元王辛酉登第即入金闈因親還鄉比及至元八年辛未夏神義軍三別抄叛入耽羅二十年癸酉夏四月國家濟師討之肅殲以高適為留總管特令安集餘民戊寅夏赴朝親授金牌甲申改揔管府為軍民安撫使事繼世遂顯焉五世孫仁坦襲爵至元辛巳元朝欲征日本勅前朝備戰艦九百艘軍資器仗一切幹辦故令下耽羅使造一百艘儲待應副亦無有闕其計皆自仁坦出也至元二十一年又受宣命金牌明威將軍安撫司使二十九年以征東行中書省劄付充耽羅指揮使至是乃與副使文昌祐同知金瑄定議奏達元朝還屬本國忠烈王嘉其忠誠特使譯語郎將鄭恭任良弼宣召為星主雲麾上將軍賜紅鞋紫衣寶蓋寶予不貲紅鞋寶蓋之賜自新羅權輿焉忠烈若曰自羅代直至于今徇國亦誠為可惜也星主之職永世母墜仁坦傳之同母弟守佐無後仁坦之子高碩者為西道副千戶後碩之冢子順良傳襲星主弟順元繼之子戶曹典書高臣傑洪武己酉為西海道副千戶越七年玄陵興師討哈赤後仍以臣傑為副千戶明年乙卯車玄有內成輩構逆煽亂殺本國萬戶臣傑乃與王子文忠傑議請於國討平之車玄有之黨知之三日圍高文二家盡殺六畜高文二人僅以身免仗國之靈克正其罪丙辰丁巳倭船六百許艘周廻而入臣傑中箭盡心禦之受職賞甲子加星主仍賜紅鞋紫袍寶蓋及弓矢表裏宣醢臣傑生四子曰鳳仁鳳義鳳禮鳳智仁義俱早逝鳳禮字伯恭鳳智仲明事我太祖康獻大王鳳禮位至摠制鳳智折衝上將軍鳳禮以長襲星主而鳳智先卒子今司醢令得宗盧墓盡禮土人皆慕

之告于朝，旌異其門閭，今上甲午得宗爲義盈庫直長，條列耽羅事宜，上書闕下，盡祛巨弊，是年秋上臨軒策士，得宗對策中乙科十三人，明年襲星主，累轉爲可憲監察刑曹都官佐郎禮曹佐郎，戊戌秋七月奉使歸故鄉，士林榮之，得宗謂以吾曰，吾宗肇基毛興之穴，自新羅式至于今，世襲星主，服事王家，赤心無已，而俛仰陳迹，非托之文字，懼其湮沒無以示來裔，然世次譜牒不全，姑以大槩爲請，以吾聞伊尹生於空桑，傳悅降於傅巖，嘗怪而疑之，及讀生民詩，傳先儒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又觀得宗先世如此，而後有以知神人之生異於人也，宜其碩大顯融，磊砢相望，無落其世職也，况吾得宗年未立，而志愈謙光，其奇氣偉節蔚然有平章之風迹，嗚呼高氏其末艾哉。

今按日本國遣四女子于丹狄國，其事不可考，備五穀之種，至耽羅之濱，檢日本書紀曰，天智天皇八年三月耽羅遣王子久麻伎等貢獻，丙申賜耽羅王五穀種，殆近似矣，然日本書紀無我妻耽羅事，神皇正統記曰，昔桓武之朝有，我與韓同種之文書出，而帝惡去之，如高氏譜說，亦此類耶，其不足信明矣。

又卷之一百二 跋

跋黃蘗語錄

李 穡

黃蘗傳心要訣，宛陵錄，共三十又八紙，唐裴休撰，日本釋允中菴思欲廣布手刻之，既徵予言爲跋，予於是學蓋不暇，不敢措辭，獨書知允者云，允年二十五，以歲己亥携是錄，航海西學

中原，爲風所搖，遂來王京，道梗志不果，中遭兵厄，失其取携本，今所刻者，報法齊禪師之舊藏也，禪話如麻斤屎橛電掣霆擊，令人愕眙，惟是錄明白易曉，觀允所好如是，其心可知也，其師見龍山與道長老同師，中峰有得，住持江南兜率寺，旣而歸國，道留燕京，諸山尊敬之，皆自以爲不及，予在燕時熟聞之，故知龍山亦非庸衆人，允之淵源又可見已，觀遠臣以其所主允之館於人，元政堂廉密直也，山則必於人跡所罕至，其於墨戲也，蕭散有奇趣，尤喜爲白衣仙傳神，最其爲人無可議者，予故樂爲之書。

今按傳心要訣，傳心法要也，宛陵錄裴休於宛陵作，俱一卷，休嘗得親黃蘗希運禪師，傳心要所集也，見龍山諱德見，號龍山，姓平氏，年十二師寂菴照禪師，授法華，即能誦誦，且通義理，後南遊住兜率悅禪師古刹，俄動歸心，遂附舶抵博多，當貞和五年，號真源大照禪師，允其弟子也。

又卷之一百三

跋

朴判事日本行錄跋

李 詹

風雅可以感鬼神，詞章足以感人心，然必有三百篇之遺音，然後足以感人，而其感人也，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又有和平憂思，懽愉窮苦之異，誠有不可揜者矣，雙谿朴先生少學詩，以溫柔敦厚爲心，而得與觀群怨之義，其奉使日本也，島寇方肆其虐，而帆程萬里，波濤洶湧，睨鼉窟俯鮫室，貼危履險，一粟其身，寸絲其命，任其浮沈，惟以忠信自守而泰然也，至則六州牧奇

器之既屈節以禮貌，又言於大相國以導其接見，相國之待先生猶於六州也。先生於是極言鼠輩侵略邊境，虜我人物之狀，使出義兵殲盡兇醜，汛清海道，復修兩國之好，即與信使同舟而歸。先生寓日本二年，有感於心者，其可愛、可愕、可嘆、可怪，一寓於詩。既成以示其人，無不嘆服。一日袖若干篇來示余，余一見而得先生心也。若夫風作波興，困於澎湃，則想其憂思也。容與江潭，點檢水物，則知其和平也。至若郊勞禮送，館待之優，則可以權愉矣。方探虎穴，兵刃交接，勝負難期，則可謂窮且苦矣。四者之來隨，感應之，而其中之所守，則夷險一節爾。故其句律高古從容，蒼然其色，琤然其聲，獨追古作者為儔，期至於感人而後已。可謂盛矣。夫學詩故能言，能言故可以使之四方，宜乎詩能動物也。日本民與吾本國絕好者，殆千有餘年，今其獻捷修聘，自先生始。嗚呼！詩道有以感之也歟。

今按：東文選百二十卷，目錄上中下三卷，大抵多脫簡。檢目錄上下，卷之八有尹紹宗賀李相國大破倭寇、振旅還都，及申叔舟題日本僧壽蘭詩軸七言古詩，卷之十八有權近送日本釋大有還國及崔桓題日本師七言排律，卷之八十八有李崇仁送鄭達可奉使日本詩序，及送日本天祐上人還國序等，今皆闕如也。朴判事蓋朴瑞生，晉山世稿卷之二。

送高僉樞奉使日本

煌煌龍節指扶桑，雲濤涵湧連天長。風帆萬丈拂秋空，快若逸騎奔康壯。男兒何用守故丘，弧矢由來志四方。吾聞彼俗尚儒雅，先生已自能文章。况是與國舊修好，講和須使恩信影。館待遙

知享儀豐，耆艾競觀孤鳳凰。金盤霜橙壓香橘，冰碗蔗漿洗頰腸。惜別置酒臨江樓，撫琴相顧天蒼茫。明年刮目定何時，鶯花春滿五雲鄉。

今按：高僉樞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明正統中朝鮮入，正統四年當日本永享十一年七月十二日朝鮮王李禔奉日本國殿下書曰：孟秋猶熱，想動靜佳勝。念離我邦隣，於貴國世尊舊好，第以海洋遼隔，久闕交聘，緬懷良深。遣臣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虎勇侍衛司大護軍尹仁甫、聊兼慶賀，以達遐悰。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切希留納，惟冀順時自重。

送申泛翁歸日本

送子乘槎作遠遊，汀洲芳草暮雲愁。孤帆縹緲海天闊，千里月明相憶不。

日本躑躅花

我主上殿下踐阼之二十有二年春，日本國進躑躅數盆，上命置內庭，及其花開，葉單而花瓣甚大，色類石榴，重跗疊萼，久而不衰，其與我國色紫而葉千者，妍蚩不啻若嫖母與西施也。上嘉賞之，命下上林園分植，外人秘莫能得，幸余屬忝戚里，從一宗英得寸根，未知其性品，則一以種盆，一以種地，以試之。種地者凍死，而盆者無恙，數年之間，枝條方盛，至四五月群芳衰謝，浩態濃艷，爛熳如紅錦，實非圭竇衡門所堪賞也。客至以一盆示之，皆莫知為何等花也。噫！島夷遯處東溟，距京都萬餘里，若非聖化東漸，豈能使涉滄海，脩職貢至，以此為獻邪？視漢家遣絕域，至十八年之久，僅得安石榴以還，其相去不啻翅萬萬矣。收藏勿暖，澆水勿濕，屈其枝地，接一如接瑞香之法，盆用瓦器。

今按、晋山世稿四卷、朝鮮夏官姜相公編、其祖父兄三世之所著也、時明成化癸巳云昔我王室之盛、新羅國輸八十艘之貢、彼為不知之、今足利氏之衰、贈杜鵑花數盆、彼以自誇大、此猶齊人驕妾婦之類乎、其蔑視漢家、名我島夷、僭不知名分也、

東人詩話卷下

朝鮮 徐侯剛中 著

驪興清心樓、古今題詠者多、辛巳日本東征天使詩云、江清徹見水中水、樓迥可觀山外山、世稱美句、以予謾見、山外山意好、其曰水中水、則前輩無此等語、語頗牽強、牧隱云、捍水功高馬岩石、浮天勢大龍門山、語峻壯、柳巷云、山中苦別懶殘子、郡裏來逢元次山、語典實、日本釋梵吟云、清磬月高知遠寺、長林雲盡辨遙山、語清絕、圃隱鄭文忠公一絕云、烟雨空濛滿一江、樓中宿客夜開窓、明朝上馬衝泥去、回首滄波白鳥雙、河東鄭相國常云、諸詩固好、終不若此詩閑遠有味、

今按、釋梵吟不詳何人、

三綱行實圖

集賢殿副提學 樸循 編

實聖王遣、奈勿王子未斯欣質、倭云云、倭王四、堤上問曰、何竊遣王子、云云、妻率三娘、上鷄述嶺、望倭國哭死、詩、訥祇初立念、天倫辯士旁求得、此人、質弟歸來全二臂、新羅千載一忠臣、勸欣還國滯扶桑、身被淫刑最可傷、哭望東溟妻又死、至今忠烈史增光、

今按、堤上事見三國史記等、故略之、圖亦不載、下倣此、

洪武丁丑五月、倭賊寇宣州圍之、泥城萬戶金原桂率兵赴援、倭賊戰敗解圍去、原桂乘勝逐之

突入虜中、遂為賊所害、六月諫官上言、原桂素有驍勇之才、聞賊圍宣、奮不顧身、即提孤軍、倍道疾馳、以解重圍、全城於幾陷、追亡逐北、突衝陷陳、矢盡力窮、竟以不振、以一身之死、易萬民之命、其功烈烈、死且不朽、乞令攸司、追贈官爵、且於本處立祠奉祀、叙錄子孫、獎慰忠魂、以勸後人、國家幸甚、教可、詩、倭奴窺伺肆頑兇、來寇宣城疾若風、鐵甲將軍心膽壯、解圍摧敵樹邊功、長驅遠鬪救危城、臨難何曾愛此生、義氣凜然忠貫日、聖朝追贈重褒旌、

今按、洪武丁丑三十年、當日本後小松天皇應永四年、

烈婦崔氏、靈巖士人仁祐女也、適晉州戶長鄭滿、生子女四人、其季在襁褓、洪武己未倭賊寇晉、闔境奔竄、時滿因事如京、賊闖入里閭、崔年方二十餘、且有姿色、抱携諸息、走避山中、賊四出驅掠、遇崔露刃以脅、崔抱樹而拒、奮罵曰、死等爾、汚賊以生、無寧死義、罵不絕口、賊遂害之、斃於樹下、賊擄子息以去、第三兒習甫六歲、啼號屍側、襁褓兒猶匍匐就乳、血淋漓入口、尋亦斃焉、後十年己巳、都觀察使張夏以聞、乃命旌門、蠲習吏役、詩、良人上計赴王京、倭寇搶攘陷邑城、汚賊幸生寧死義、中心取舍已分別、賊勢縱橫闔郡驚、携兒被擄若為情、可憐抱樹捐生處、風響依稀罵賊聲、

今按、洪武己未十二年、當日本南朝天授五年、北朝康曆元年、

烈婦京山人進士斐中善女也、既笄歸士族李東郊、善治內事、洪武庚申倭賊逼京山、闔境擾攘、無敢禦者、東郊時赴合浦帥幕、未還、賊騎突入烈婦所居里、烈婦抱乳子走、賊追之及江、江水方漲、烈婦度不能脫、置乳子岸上、走入江、賊持滿注矢擬之曰、而來、免而死、烈婦願見賊、

罵曰、何不速殺我、我豈汚賊者邪、賊發矢中肩、再發、再中、遂歿於江中、體覆使趙凌上其事、旌表里門、詩、島夷來逼孰能當、闔境蒼皇走且僵、忍見乳兒呱岸上、自知難脫赴滄浪、倭寇由來性不仁、那知烈婦行真純、灘聲千載猶悲咽、到此無人_不愴神、

今按、洪武庚申十三年、當日本南朝天授六年、北朝康曆二年、

林氏、完山府儒士拒之女也、適知樂安那事崔克孚、倭寇本府、林被執、賊欲汗之、林固拒、賊斷一臂、又斷一足、猶不屈、被害、詩、林氏完山禮義家、倭奴突入肆兵戈、兇渠白刃焉能挽、之心堅矢靡他、貞烈高風舉世驚、臨危捨命不偷生、一身取舍分明甚、義重方知死_分輕、續三綱行實圖

朝鮮

申用溉等撰

金得仁、東萊縣人、幼年喪父、家貧、養母至孝、母殯、置墓三年、後遷其父墓于母塋、又居三年、前後居喪九年、值年飢、金山浦倭奴四散剽掠、猝至、得仁廬、感其誠孝、嗟嘆而去、後以海菜米香遺之、康靖大王三年、特授豐儲倉副奉事、詩、喪父惻惻奉母親、慈顏見背更誰因、仍遷舊塚同塋葬、九載居廬備苦辛、海寇過廬遺米香、固應純孝服頑強、聲名上徹宸旒聽、積善終然荷寵光、

今按、當時南倭心非石木、感人誠孝、可見存天理也、

藥哥、善山人趙乙生妻也、乙生爲倭寇搶去、藥哥未_知存歿、不食肉、不茹葷、不脫衣服、而寢、父母欲奪志、矢志不從、凡八年而乙生還、爲夫婦如初、詩、杳杳滄波阿每鄉、夫從搶去定存亡、心喪八載全貞節、豈料他時再見郎、却_葷斷肉守孤房、矢死難移一寸腸、畢竟歸

來還會合、也知誠意格蒼蒼、崔氏、忠州人、與副使韓約定婚、約從征日本戰歿、崔終身守節、事聞旌閭、詩、約定從征歿未歸、更無門勢可因依、崔家處子心如鏡、守節終身誓不違、崔氏青年秉志誠、防身以禮守堅貞、平生未會韓郎面、竹帛同垂萬古名、

今按、阿每鄉、北史云、倭王姓阿每、朝鮮人本于此、指日本曰阿每鄉、然謂阿每者非也、詳見北史今按下、

大平通載卷之七十五

草

近歲有_{一名}相奉使日本、到西方寺、參謁一老宿、少憩、聽事、老宿令沙彌捧一海螺來、而螺背有物、如龍蛇蟠繞之狀、纏結數重、間有鬚鬣、細如針、熟視之、乃菖蒲也、如龍蛇者根也、而如針者葉也、相甚異之、欲試其意、因戲語云、願賜奇寶、以修吾行、老宿曰、積至數百年、乃成、儻出塵世、必枯朽、此神物也、遂令還、置舊處、何其奇怪、一至於此、固異於世之菖蒲也、出養花小錄

今按、西方寺在_{山城國}松尾南、行基法師所建也、真如親王亦居之、其後寺廢甚、曆應二年、檀越藤親秀請夢窻居焉、遂爲禪院、改西方爲西芳、詳見窻年譜、

異稱日本傳卷下之四
經國大典卷之三禮典

寧城府院君臣崔恒右議政臣金國光西平君臣韓繼禧右贊成臣盧思慎刑曹判書臣姜希孟左參贊臣任元滯右參贊臣洪應同知中樞府事臣成任達成君臣徐居正撰

倭學伊路波消息書格老乞大童子教雜語本草議論通信鳩養物語庭訓往來應永記雜筆富士

今按伊路波消息以下多皆國俗鬼園之冊老乞大胡語訛混惜哉不令高麗人知國史諸書

譯語

漢學、蒙學、倭學、女真學、並翻經國大典

譯科覆試

額數 漢學十三人、蒙學倭學女真學各二人

木曹同本院提調錄各試取

待使客

日本國王琉球等國同使則遣宣慰使三品朝官率通事迎送日本國諸大臣使則遣通事迎來朝官護送其餘倭人及野人往

餘臣會使及對馬島主特送則卿通事率來朝官護送並鄉通事率行並於下船處及沿途設慰

宴國王使則浦所慶尚道各二次忠清道京畿各一次大臣使則浦所慶尚道各二次忠清道京畿各一次臣會使及特送則浦所慶尚道各一次選時同浦所饌宴則並一次到京日禮賓寺迎慰選則設

野人只於境上迎饌浦拜日賜宴于闕內拜辭日亦賜宴其餘倭野人同又賜宴于本曹將還亦賜饌其餘倭野人無饌野倭人往來勿

令宿閭閣如有侵擾諸邑諸驛或出入放縱者押領員人杖八十

倭人到浦邊將考書契圖書路引依歲朝數上送書契違格者運入送因商販所賣物觀察使定差使往來者觀察使每節季總啓野人則節度使移文本曹啓移戶曹

員稱量分道送騎馬滿十五匹以上者水負重者量數留浦移文本曹度使移文本曹啓移戶曹

買賣留浦物令近邑用奴婢買布依京直買進上則本曹戶曹堂下官看品准市價給答賜野人進上同

今按野倭人野人倭人也野人指女真國遇我使客皆後世之制也上古我置日本府于三韓

三韓聽命今也絕矣

大典續錄卷之三禮典

廣川君臣李克增右贊成臣魚世謙吏曹參議臣李諱禮曹參議臣安翊兵曹參知臣金首孫刑曹參議

臣金謙工曹參議臣金斌暨戶曹參判臣權健撰

待使客別例接待倭人外年例對馬島主及諸會使送歲約船數內出來人令各官守令同僉節制

使者其賚來書契及浦在見樣圖書在前接待文案一以報觀察使隨即發馬送上送若一人使

送船隻分泊三浦則不無疊待之弊每倭人出來時三浦隨即互相通問知其虛實然後方許馬

文上送○對馬島主歲遣五十船或因事別遣船則稱特送無定數諸州酋長或有歲遣一二

船者或有歲遣一船者○國王使臣有副船或至三船臣會使只有副船其餘並一船○倭客

人來往陸路自齊浦由金山清州到京則十八日程由大丘尙州槐山廣州到京則十九日程

自釜山浦由大丘尙州槐山廣州到京則十九日程由永川竹嶺忠州楊根到京則二十日程自

鹽浦由永川竹嶺忠州楊根到京則二十日程水路自釜山浦由梁山昌寧善山忠州廣州到京

則二十六日程、自齊浦、由昌原昌寧善山忠州廣州、到京則二十四日程、自鹽浦、由慶州丹陽忠州廣州、到京則二十日程、國王使臣外依上項程途日限、給留浦糧、其過限日數則勿給、若因身病或水漲、不得已留連、則告所在邑、受明文者方許取實、○國王使臣則上京者、母過二十五人、臣曾使送十五人、對馬島主特送三人、別例則加陪、九州都元帥使送三人、負物滿五駄加一人、每加五駄加一人、母過五人、諸曾使送一人、負物每五駄加一人、母過三人、受職倭人堂上官、則上京者三人、上護軍以下二人、對馬島主每一一航、上京者一人、負物每五駄加一人、母過二人、○倭客人過海、糧分爲三等、對馬島給五日糧、島主特送人則加五日、一岐島十五日糧、日本國王、琉球國王使臣、及諸大臣九州使人、並二十日糧、○受職倭人護軍以上、則過海時、給十日糧、○倭客人過海、糧支給、關文付客人帶去、鄉通事以送所在邑、憑考支給、具數粘元關報、觀察使移文戶曹、○島山、京極、武衛、山名、細川、大內等殿大臣使人到浦、所在邑轉報、觀察使給馬帖、到後十五日還浦、後二十日以爲定限、其限外故留者勿給糧、對馬島主特送同、○諸倭使到浦、除計點人口、只量航之大小給糧、○依例接待深遠處、倭客人到浦、節制使萬戶同差使員、尺量航隻、時并點檢航隻破毀與否、陸物諸緣有無、報水軍節度使、水軍節度使檢覈其所、無諸緣、量宜題給、航隻破毀處、令留浦航主等、上京客人、未還浦前、預先修補、每三朔、具給物之數、以啓、○素非通信倭人、及書契違格還、入送倭人過海、糧題給、關文無回、馬人則給馬下送、○對馬島主特送人、及諸大臣使送人到浦、只饋正官、餘皆散料、○倭客人護送京、通事於終到邑受下去、日時明文納本費、過限者則削、前仕鄉通事回還齊浦、則熊川、

釜山浦則東萊、鹽浦則蔚山、考發京日時、過限者依律論罪、後移文本費、○倭人押行鄉通事等求媚倭人、所經各官各驛多般作弊、以至陰嗾倭人以遂所欲者、推考論罪、後他道充軍、○倭館使令、及房守奴子定送、時容貌年歲置簿檢舉、使令母得再行、房守一年內母得再定、如有違者、報本曹、啓聞論罪、館官員知而不檢舉者、並論、客人還歸時、義禁府郎廳嚴加考察、房守奴子母得門外出錢、如有犯者、房守奴子、及帶行通事、義禁府郎廳推考重論、

獎勵每式年生徒漢學十五人、蒙學五人、倭女真學各六人、歲貢、又卷之四 兵典

符信 倭野人闕內供饋時、部將領軍士禁雜人、掌設奴子等出入考三稜信符、

給保 漢蒙倭女真學同居一人、母定他役、無率丁、則給戶別一人、

又卷之五 刑典

禁制 倭人賚來大狼皮及雜物、浦所潛相貿易人、及知情通事、依大典潛賣禁物者、例杖一百、徒三年、不能檢舉、所在僉使、及守令以制書有違律論、

重刊神應經序

恭惟我主上殿下之六年也、命禮曹申嚴醫教設鍼灸專門法、擇其精於術者爲師、而資性明敏者爲弟子、勸勵之法甚悉焉、適有日本釋良心、以神應經來獻、兼傳其本國神醫和介氏丹波氏治癰疽八穴法、其八穴雖未試用、神應經其傳授遠有所自、而所論折量補瀉法、著古賢所未發者、其穴又多、其發古人所未盡處、其所著穴皆撮其切要、而得効多者、文簡而事周、

令人披閱暑刻間證與穴瞭然在目聖上嘉歎命以八穴法付於神應經之末錄梓廣布且以永其傳焉臣竊惟醫療之方藥餌鍼灸不可偏廢但藥非本國所產者頗多大槩皆求之中國而又非盡出於中國也轉轉市易得之甚難豈真賈陳新之可擇而貧窮下賤與遠方之人亦未易遍及也唯砭熨之方無費財遠求之勞採暴合和之難一鍼一艾傳應無方運於指掌辨於談笑貧富貴賤遠近緩急無適不宜况於取効常在藥力所不及致處而其功用神妙難以備述庸醫不知以為卑辱至相詬病而不肯為故世之病者生死壽夭率皆付之巫覡淫祀豈不哀哉聖上愍其然乃設專門益嚴勸督適有遐方之獻不以珍奇可玩之異物而以此救民濟世之神方不期而至以孚我聖上仁民愛物之盛德夫豈偶然哉成化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推忠定難翊戴純誠明亮經濟佐理功臣崇祿大夫西平君臣韓繼禧謹序

成化九年癸巳孟冬日本國畠山殿所使副官人信州隱士良心言我國二百年前有兩名醫一為和介氏一為丹波氏此二醫專治癰疽疔瘡癩癧等瘡定八處灸法甚有神効

八穴灸法

頭部二穴 諸瘡發于頭部則耳尖上周圍用禾稈量之自左耳尖上起端右旋經右耳尖上還至起端處斷之以其稈當結喉下至項後雙垂之以患人手橫握其端而切去之以其稈中央當結喉下兩端左右會于項後雙垂之處以其稈中央當結喉下兩端左右會于項後雙垂之處以患人手握其兩端之末而斷之如針經一夫之法其稈端當處春中骨上點之瘡出左者去中骨半寸灸左出右者灸右出左右者並灸左右手部二穴瘡發于手部則自肩高骨端即肩髃穴至第三指頭爪甲端斷之以其稈當結喉下至項後雙垂之如頭部法

背腹部二穴 自大椎下至鳩尾骨端為背部自天突穴下至陰毛際為腹部兩腋亦屬腹部瘡發于背或腹則乳上周圍自左乳頭起端右旋經右乳頭上還至起端處以其稈當結喉下至項後雙垂如頭部法
足部二穴 瘡發于足部則並立兩足令相著自左大指指端至右大指指端周圍自左足大指指端起端右旋經右足指端還至起端處以其稈當結喉下頂後雙垂如頭部法
灸八穴痛則灸到不痛不痛則灸到痛或五百壯或七八百壯大炷多灸尤妙癰疽始發而灸則不潰而自愈已潰而灸則生肌止痛亦無再發

今按成化明憲宗純皇帝年號成化九年當日本後土御門院文明五年此時能登國刺史畠山義統為足利老也良心信濃國人釋氏而醫也為畠山奉使也新續古今和歌集載良心法師河上落葉和歌蓋此人、和介氏和氣氏也、介與氣音近、和氣氏出自垂仁天皇皇子鐸石別命、至村上天皇時、其後和氣時雨有醫譽、故任典藥頭、自此子孫多良醫、丹波氏出自後漢靈帝、子孫來住丹波國、故及圓融院永觀中、賜其後康賴丹波氏、丹波康賴以醫鳴、子孫繼其業、凡兩家之傳、誠有所由矣、昔神代大己貴命、少彥名命二神、定療病之方、後世蒙其恩、兩家祖述之、并參考中華醫書、故其術尤精也、蓋如三藏之方、八處灸法、皆神代遺法乎、二百年前當龜山院時、此時兩家猶有名醫、當花園後醍醐之間、和家末孫、性全在洛、在鎌倉、博極醫籍、集覆載萬安方六十二卷、以救人疾苦、二百年前、兩氏之有名醫、可以此知之、

海東諸國記

翰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保社炳幾定難翊戴純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

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藝文 館春秋館弘文館觀象監事禮曹判書高靈府院君臣申叔舟 撰
 成化七年辛卯季冬、申叔舟序云、竊觀國於東海之中者非一、而日本最久、且大、其地始於黑龍
 江之北、至于我濟州之南、與琉球相接、其勢甚長、厥初處處保聚、各自為國、周平王四十八年、其
 始祖狹野起兵、誅討、始置州郡、大臣各占分治、猶中國之封建、不甚統屬、習性強悍、精於劍槊、
 慣於舟楫、與我隔海相望、撫之得其道、則朝聘以禮、失其道、則輒肆剽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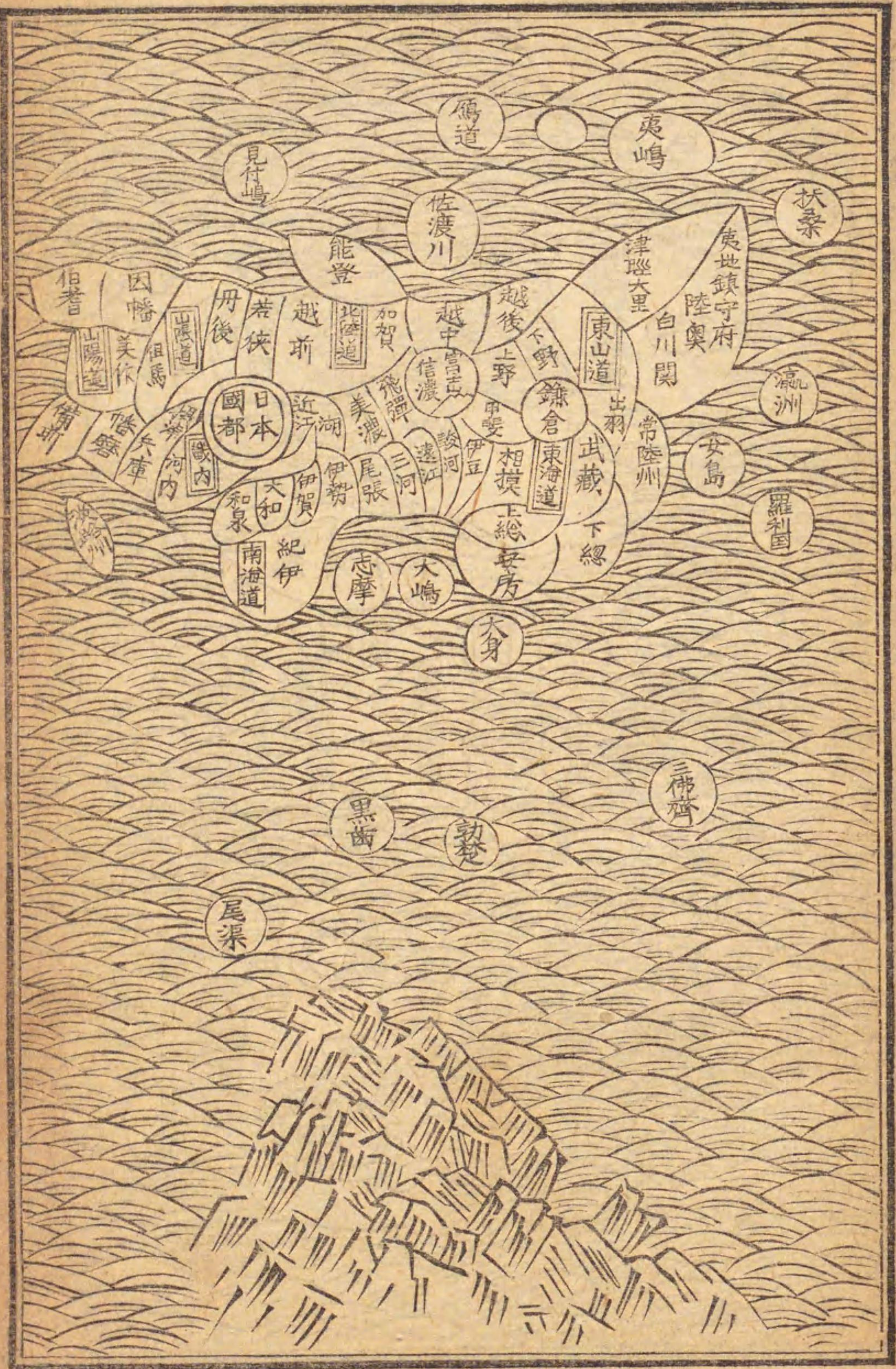
今按、狹野狹野尊、神武天皇也、日本書紀曰、所稱狹野者、是年少時之號也、後撥平天下、奄
 有八洲、故復加號、曰神日本磐余彥尊、

凡例云、道路用日本里數、其一里准我國十里、
 計田用日本町段、其法以中人平步兩足相距為一步、六十五步為一段、十段為一町、一段准我
 五十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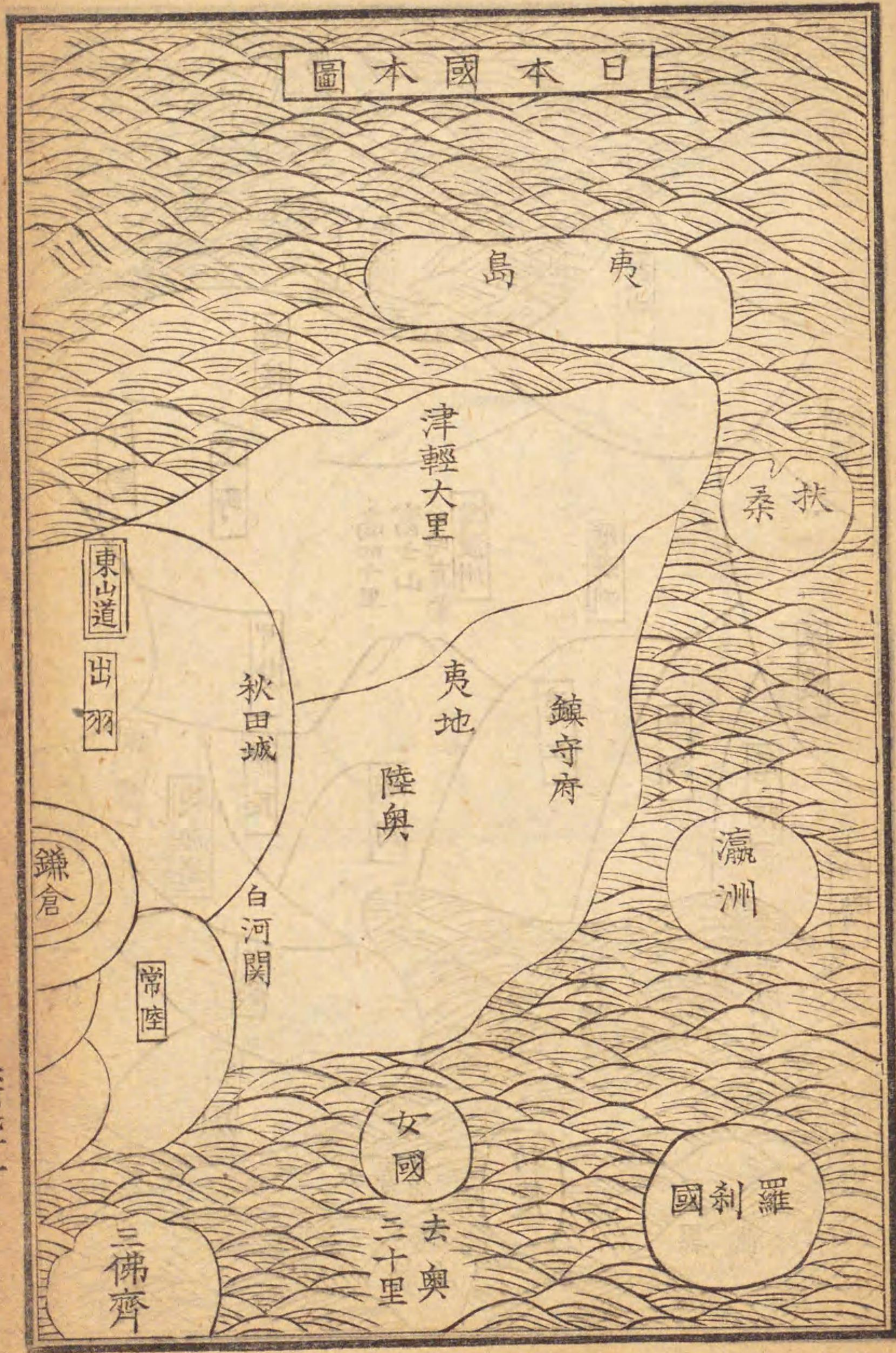
日本國

男子斷髮而束之、人佩短劍、婦人披其眉、而黛其額、背垂其髮、而續之以鬢、其長曳地、男女
 治容者、皆黑染其齒、凡相遇躡坐以為禮、若道遇尊長、脫鞋笠而過、人家以木板蓋屋、唯
 天皇國王所居、及寺院用瓦、人喜啜茶、路傍置茶店、賣茶、行人投錢一文、飲一椀、人居處處
 而收其錢、千百為聚、開市置店、富人取女子之無歸者、給衣食、容飾之、號為傾城、引過客、留
 宿饋酒食、故行者不齋糧、

今按、前後日本圖、差訛失真、富士山高四十里、四時有雪、其言殆近、秀吉征朝鮮時、清正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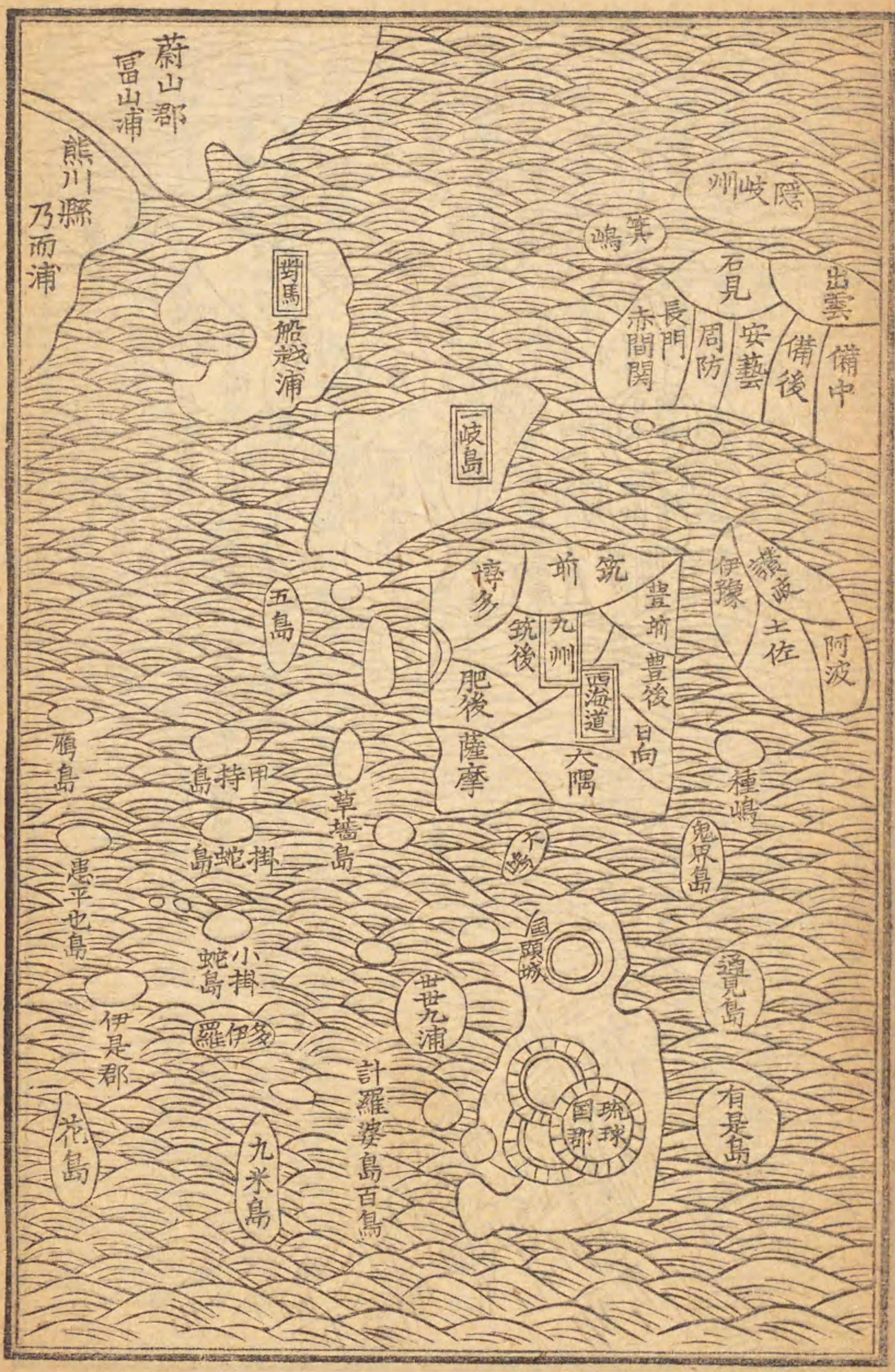


日本國本圖



新加通記第十三 異稱日本傳卷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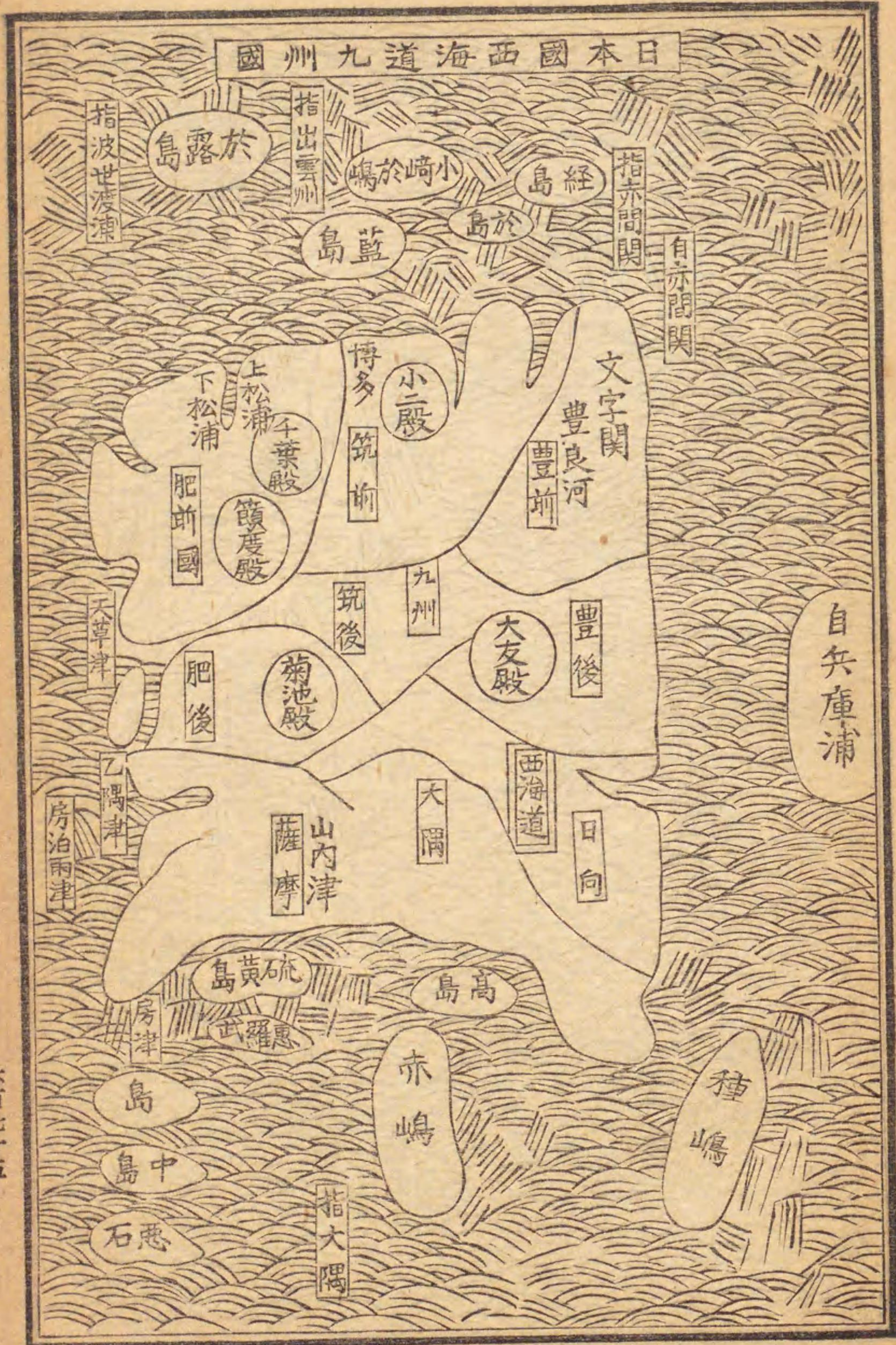
六百七十一



新加通記第十三 異稱日本傳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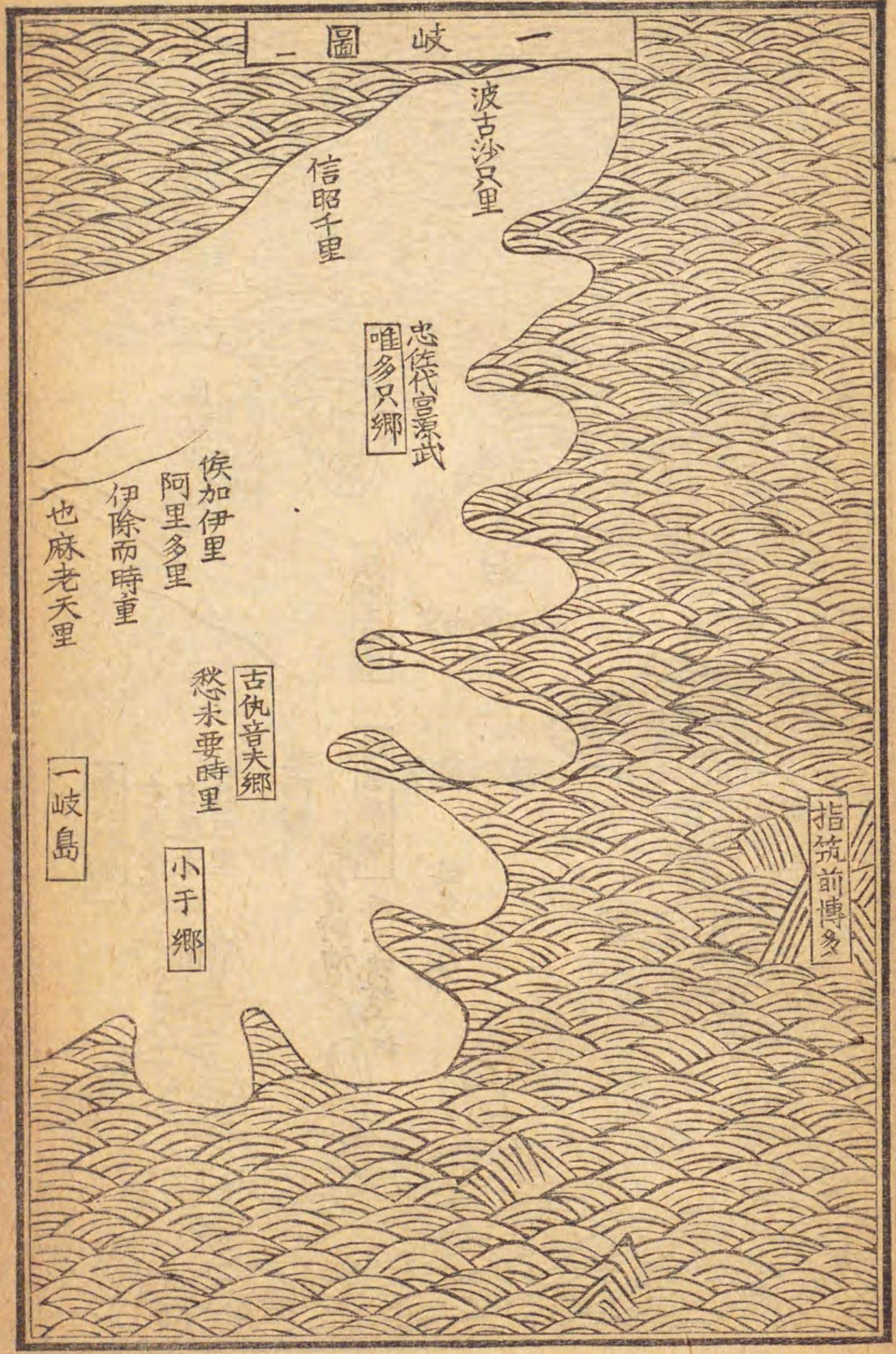
六百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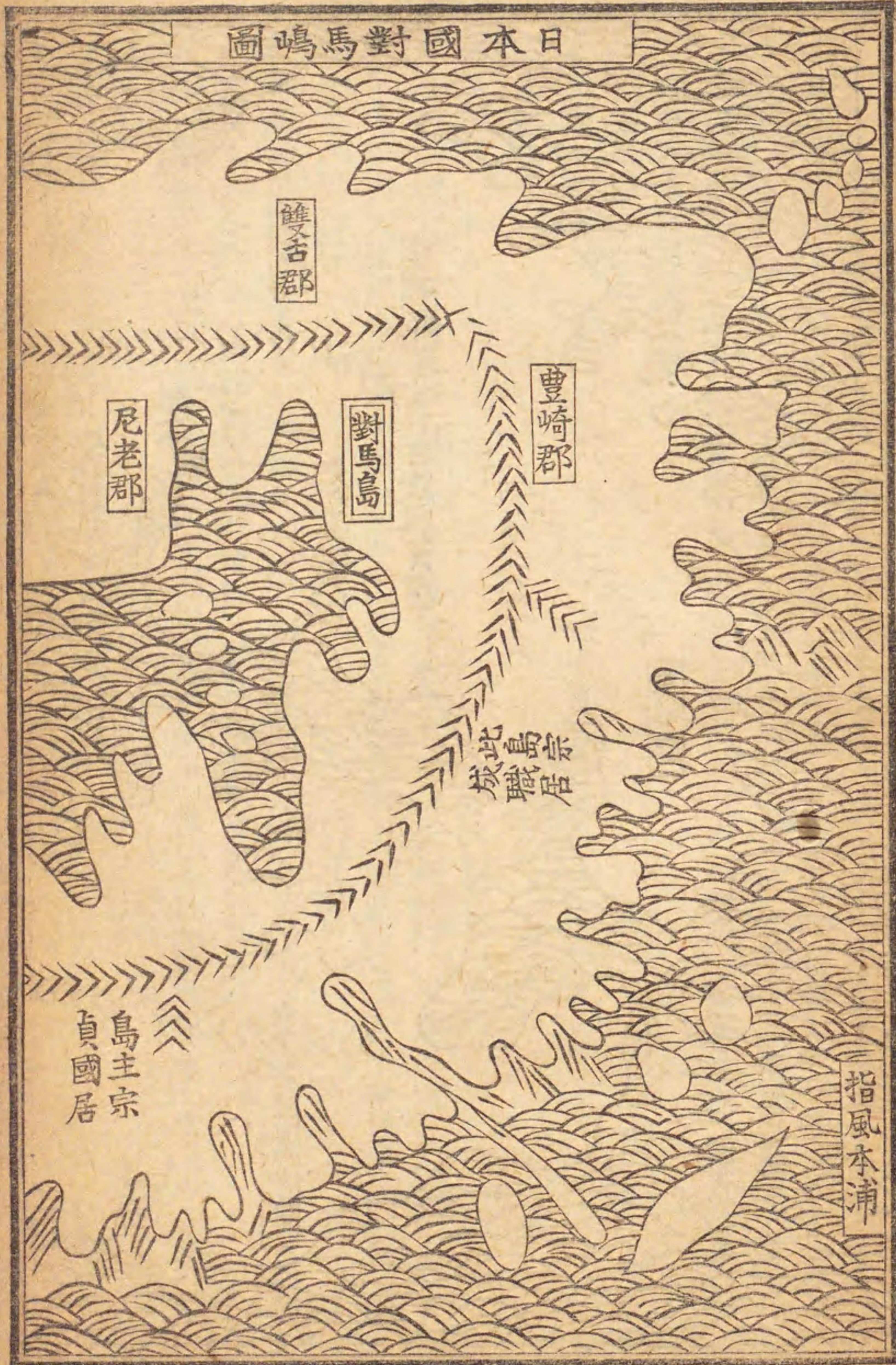






一 岐 圖







兀良哈捕獲一人、名世琉兜、字湏、元日本松前人也、嘗乘漁舟、所風飄、在濟州二十年、清正悅為鄉導、改名後藤次郎、次郎云、此地天露、可見富士山、甚近、下文天皇宮內裏國王殿、指室町殿與足利氏所居、武衛細川畠山、所謂三管領、山名京極四職之列、皆足利之臣也、其外郡鄉島之名、多傳聞之訛、

日本國紀

天皇代序

天神七代

地神五代

人皇始祖、神武天皇、名狹野、地神末主彥瀲尊第四子、母玉依姬、俗稱海神女、以庚午歲生、周幽王十四年也、四十九年戊午入大倭州、盡除中洲賊衆、五十二年辛酉正月庚申、始號天皇、百十年己未定國都、在位七十六年、壽百二十七、

今按、庚午歲為幽王十一年、非也、實桓王九年也、四十九年、五十二年、皆聖算也、始號天皇、本紀曰、辛酉年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帝位於橿原宮、是歲為天皇元年、
 綏靖天皇、神武第三子、自神武崩四年、兄弟共治國事、辛巳正月即位、在位三十三年、壽八十四、

安寧天皇、綏靖太子、元年甲寅、在位三十八年、壽八十、
 懿德天皇、安寧第三子、元年壬辰、在位三十四年、壽八十四、

孝昭天皇、懿德太子、元年丙寅、在位八十二年、壽百十八、
孝安天皇、孝昭第二子、元年己丑、在位百二年、壽百二十七、
孝靈天皇、孝安太子、元年辛未、七十二壬子、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福遂至、紀伊州居焉、
在位七十六年、壽百十五、

孝元天皇、孝靈太子、元年丁亥、在位五十七年、壽百十七、
開化天皇、孝元第二子、元年甲申、在位六十年、壽百十五、

崇神天皇、開化第二子、元年甲申始鑄靈劍、開近江州大湖、六年己丑、始祭天照大神、天照大神、始主、俗稱日神、至今四、七年庚寅始定天社國社神戶、十四年丁酉伊豆國獻船、十七年庚子始令諸國造船、在位六十八年、壽百二十、是時熊野權現神始現、徐福死而為神、國人至今祭之、

今按、始鑄靈劍、始字非也、神代有神靈之鏡劍、歷代天子受天照大神神勅、與神鏡同床共殿、至于崇神天皇、漸畏神威、更鑄鏡造劍、以為靈奉、安置神代靈器於別所、非始鑄之、詳見日本紀、古語拾遺等書、開近江州大湖、非也、近江國舊名淡海國、衆山東西峙、中澁、大水、殆如海、味淡、故名淡海國、以有遠淡海國、號近淡海國、後曰近江、非人力之所開、或曰、一夜地拆生大湖、其土飛為富士山、甚安也、亦人望富士山、歌曰、天地之分、時從神左備手高尊、寸駿河有布士能高嶺乎、天原振放見者度日之陰、毛隱比照月乃光、毛不見白雲母伊去波伐加利時、自久曾雪者振家留語、告言繼將往不盡能高嶺者、觀此則自神代有此山可知之矣、熊野權現始現、徐福死而為神、國人至今祭之、非也、宜參考上卷引後漢書、今按、熊野權現者、

據長寬勘文、雖多諸說、為伊弉册尊正說也、乃合日本紀義、日本書紀曰、伊弉册尊神退去矣、故葬於紀伊國熊野之有馬村焉、土俗祭此神之魂者、花時亦以花祭、又用鼓吹幡旗歌舞而祭矣、今訪之、有馬村人考那智三卷書、有馬村有產田宮、乃伊弉册尊神退之地、其東有隱窟、亦曰產立窟、亦曰花窟、所葬伊弉册尊是也、暮春以繩作花及幡旗形、圍繞於窟、歌舞祭之、蓋神代遺俗也、本宮者、崇神天皇建之、伊弉册尊也、

垂仁天皇、崇神第三子、元年壬辰、十三年甲辰、天照大神降、二十三年甲寅、初置伊勢國齋宮、二十五年丙辰、始立天照大神宮于伊勢國、在位九十九年、壽百四十、

今按、齋宮者、皇女所居、乃居此齋戒、以奉天照大神、故曰齋宮、據延曆儀式帳、自美和御諸原造齋宮始有之、及大神鎮坐于伊勢國、於大宮際造之、古語拾遺曰、泊于卷向玉城朝、天皇、令皇女倭姬命奉齋天照大神、仍隨神教、立其祠於伊勢國五十鈴川上、因興齋宮、令倭姬命居焉、

景行天皇、垂仁第三子、元年辛未、十三年癸未、賜諸國人姓氏、十八年戊子、始定諸國名、在位六十年、壽百六、
成務天皇、景行第四子、元年辛未、初定州郡、三年癸酉、置大臣、五年乙亥、諸州始貢稻、七年丁丑、定諸州經界、在位六十一年、壽百七、
仲哀天皇、景行孫、日本武尊第二子、身長十尺、元年壬申、九年庚辰、初作神樂、百濟國始遣使來、在位九年、壽五十二、

神功天皇開化五世孫，息長宿禰女，仲哀納為后，仲哀沒，遂主國事，元年辛巳，五年乙酉，新羅國始遣使來，三十九年己未，始遣使于漢，在位六十九年，壽百。

今按，神功皇后有聖德，謙讓不即天皇位，謂神功天皇者非也，職原抄曰：仲哀崩，皇后攝政，平三韓而歸，筑紫誕生皇子，在襁褓，皇后猶攝政，遂臨天下，六十餘年，雖同正帝奉稱攝政。

應神天皇，仲哀第四子，母神功，元年戊寅，七年丙申，高麗始遣使來，十四年癸卯，始制衣服，十五年甲辰，百濟送書籍，十六年乙巳，百濟王太子來，二十年己酉，漢人始來，在位四十一年，壽百十，仁德天皇，應神第四子，應神歿，二年無主，癸酉正月即位，五十五年丁卯，大臣武內死，年三百四十，歷任六朝，六十年癸酉，始造冰室，在位八十七年，壽百十。

履中天皇，仁德太子，云云。
當今天皇，崇光曾孫，名彥仁，云云。

今按，當今後花園天皇也，自履中至後花園，其間云云事，大抵據日本俗間年代記，不違枚舉，又我朝年號大化為始，大寶以來不絕，然年代記自繼體天皇，每每紀年號，其語多鄙淺，而無有大化號，崇德天皇作宗德天皇，花園天皇作華山天皇，或作花國，皆非也，其他謬不可勝紀。

國王代序

國王，姓源氏，第五十六代清和天皇，十八年丙申，賜第六皇子貞純親王姓源，源氏始此，即唐僖宗乾符三年也。後白河天皇保元三年戊寅，征夷大將軍源賴

朝主謙倉，二條天皇永曆元年庚辰，賴朝以兵衛佐，竄于伊豆州，是時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盤據要路，政治征伐出於其手，驕奢淫虐道路側目，賴朝自伊豆起兵而西，先據關東，累戰而勝，乘勝席卷，安德天皇壽永元年壬寅，遂入京城，平氏兵敗，挾安德奔于西海，乃立後鳥羽天皇，仍鎮鎌倉，世相承襲，傳十二代，至仁山，後醍醐天皇辛未，又攻平氏，盡逐其黨，總攬國政，自號等持殿，仁山死，子瑞山嗣，號寶篋院殿，瑞山死，子義滿嗣，後出家法名道詮號鹿苑院殿，義滿死，子義持嗣，後出家法名道詮號勝定院殿，義持死，子義教嗣，號普廣院殿，義教以大臣占地太廣難制，欲稍稍分封之，大臣有赤松殿者，其從弟嬖于義教，義教欲分赤松之地，以封從弟，遂以語赤松家臣，家臣洩於赤松，今天皇嘉吉元年辛酉，即正統六年赤松伏兵，請義教宴于其家，義教盛兵而往，請入內聽，酒酣放鹿馬，因闔門伏發，遂弑義教，大內持世被槍，踰重垣而出，遂與管領細川等立義教子義勝，三年癸亥病死，又立其弟義成，義成死，又立其弟義政，即今所謂國王也，於其國中不敢稱王，只稱御所，所令文書稱明教書，每歲元率一大臣謁天皇，常時不與相接，國政及聘問隣國天皇皆不與焉。

今按，國王指將軍家也，壽永元年，遂入京城，平氏兵敗，非也，壽永二年，賴朝從兄弟木曾義仲入洛，平氏奉帝出奔，文治元年，賴朝弟義經等與平氏戰于谷，平氏兵敗，奔于西海，終滅，世相承襲，傳十二代，至仁山，非也，賴朝三世而滅，其後賴朝婦家，北條氏九世執天下兵權，然後醍醐天皇舉兵，北條氏滅，仁山始屬官軍，後反自立，仁山其先出自足利義康，與賴朝雖同姓，其派亦別，明教書，御教書也，明御音訓相近，故訛，我朝天皇誥命，稱御教書，見御教書

案御教書案二卷載先王命辭後世將軍令亦稱御教書、
道路里數

自我慶尙道東萊縣之富山浦、至對馬島之都伊沙只、四十八里、自都伊沙只、至船越浦、十九里、自船越至一岐島風本浦、四十八里、自風本至筑前州之博多、三十八里、自博多至長門州之赤間關、三十里、自風本直指赤間則四十六里、自赤間至竈戶關、三十五里、自竈戶至尾路關、三十五里、自尾路至兵庫關、七十里、並水路、自兵庫至王城、十八里、陸路、都計水路三百二十三里、陸路十八里、以我國里數計則水路三千二百三十里、陸路一百八十里、八道六十六州、對馬島壹岐島附

畿內五州

山城州 分爲國都、有山如城、峻嶮自北而南、東西回抱、至南而未分別、有圓山、當其口、三川東西而下、至圓山合流、南入于海、都中閭巷道路皆方通四達、每一町有中路、三町爲一條、條有大路、井井不紊、凡九條、二十萬六千餘戶、巷有市、國王而下、諸大臣皆有分地、如封建世襲、雖居外州、亦皆置家京中、譜之京師、所屬郡八、水田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町、

今按圓山指雄德山也、二川謂賀茂川桂川、
天皇宮在東北隅、周以土垣、有大門、軍士數百把守、國王而下諸大臣、以其麾下兵輪番遞守、凡過門者皆下馬、宮中支用別有二州、收其稅供進、
今按天皇宮在東北隅、後世里內、土御門亭是也、山槐記曰、土御門亭、土御門北、東洞院東、前

大納言藤邦綱家也、百練鈔曰、鳥羽天皇始造此亭、周以土垣、古制也、江次第曰、大內造築之法充諸國、到于今、諸國諸侯、以土築宮垣、其遺法乎、

國王殿在天皇宮西北、亦有土垣、軍士十餘把守其門、大臣等率麾下兵、輪番入直、謂之御所、
今按國王殿、足利氏柳營、所謂室町殿也、今之御所內、此其地也、

畠山殿居天皇宮東南、世與左武衛細川、相遞爲管提、即管領佐國王秉政、今天皇康正元年乙亥、景泰遣使來朝、書稱管提畠山修理大夫源義忠、寬正六年乙酉、成化義忠死、子義勝嗣、文明二年庚寅、成化遣使來朝、書稱管提畠山左京大夫源義勝、又有源義就、寬正元年庚辰、遣使來朝、書稱雍河紀越能五州摠大守畠山右金吾督源朝臣義就、義就乃義忠同母弟、德本之子、同宗、故皆稱畠山、

今按雍、山城國、古來以山城比雍州之固、如山城守卜部兼方、自稱雍州刺史之類、

細川殿居國王殿西、世與畠山左武衛、相遞爲管提、源持之死、子勝元嗣、時未遣使於我、勝元娶山名源教豐之女、而無子、教豐以其幼子屬爲養子、其後教豐受譴於國王、黜居外州、其子義安等二人侍國王、教豐令二子請還於國王、二子以其父性惡、恐還而起釁、不爲之請、乃令勝元請之、勝元爲請於國王、遂得還、以是教豐甚德勝元、及勝元有子、以其所養教豐之子爲僧、教豐怒、乃與勝元爲仇相戰、教豐之外孫大內殿、及女婿一色殿、土岐殿等舉兵助之、勝元挾國王移天皇於其陣內、大小羣臣從細川者衆、焚京都二條以北、壘而守之、相持今六年、勝元年四十餘矣、

今按、應仁元年丁亥五月二十六日、山名細川起亂、自此天下大亂、明成化七年辛卯、申叔舟作海東諸國紀、自應仁元年到此、該五年、謂今六年者非也、自是百有餘年亂罔極矣、又有持賢、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細川右馬頭源朝臣持賢、持賢乃勝元父持之之弟、持賢無子、勝元於其家後、作別室、號典廡、置持賢而師事之、年老、或云、已死、又有細川勝氏、勝元從兄弟、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初上松浦郡久野能登守藤原朝臣賴永、遣壽蘭書記來朝、時我世祖方、議通信於日本國王、以風水險遠、欲因諸酋使為使問、時在館者、則壽蘭於其中稍解事、遂命授書與禮物、以送于國王、又命禮曹書諭大內殿、賴永護送兼致賜物、文正元年丙戌五月、受命而去、庚寅乃來、壽蘭言、其年六月、還上松浦、修船備行裝、丁亥二月、自上松浦發向國都、都中兵起、海賊充斥、南海路梗、從北海而往、四月始到若狹州、倭訓臥馳報國王、國王遣兵迎之、然盜賊縱橫、或從間道、或留滯、備經難苦、凡六十日而得達國都、致書與禮物于國王、館于東福寺、國王方在細川殿陣中、與山名殿相持未暇、修答、至戊子二月、受答書、國王更議、不可無答使、又命勝氏備方物、遣使勝氏、自為書、遣心苑東堂等、與壽蘭偕來、壽蘭又言、大內處書與賜物、使人傳送、為海賊所掠、其所言多浮浪、不可盡信、左武衛殿居國王殿南、世與畠山細川、相遞為管提、掌他國使臣支持諸事、後光嚴天皇應安二年庚戌、宣德三年源義淳遣使來朝、書稱左武衛源義淳、及義敏嗣、寬正元年庚辰遣使來朝、書稱左武衛源義敏、義廉嗣、四年癸未、遣使來朝、書稱左武衛將軍源義廉、今按、武衛之號、志波尾張守高經之子義將、任右兵衛督、兵衛唐名武衛、故其子孫世號武衛、

山名殿居國王殿西、今天皇長祿三年己卯、天順三年始遣使來朝、書稱但幡伯作因備前後藝石九州總太守山名霜臺源朝臣教豐、教豐出家、法名宗全、方與細川相持、國王有異母弟、嘗出家、號淨土院、國王無嗣、命還俗、將以為嗣、號今出川殿、一年國王有子、語今出川曰、汝必傳之我子、今出川誓而許之、山名既與細川為仇、細川挾國王命、山名亦推今出川為敵、國王今年三十七歲、國王之子年七歲、今出川殿年三十二歲矣、教豐二子義安等侍國王、不敢歸、教豐其長義安尋死、義安之子在山名所、山名將以為嗣、

今按、淨土院當作淨土寺、細川挾國王命、山名推今出川者非也、按應仁記、山名細川故有隙、而細川奉將軍弟今出川義視、山名奉將軍子義尙、天下武士各祖大戰、宜與前章參考、文明元年己丑、義安遣使來朝、書稱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備前備後八箇州總太守山名彈正少弼源朝臣義安、續父山名左金吾源朝臣宗全之蹤、宗全書亦曰、我所領八箇州悉與義安、二年庚寅、宗全又遣使來朝、書稱因伯丹三州太守山名少弼源教豐、京極殿居畠山殿南、世掌刑政、長祿二年戊寅、源持清遣使來朝、書稱京兆尹江岐雲三州刺史住京極佐佐木氏、兼大膳大夫源持清出家、法名生觀、又有源高忠、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所司代京極多賀豐後守源高忠、其使人言、生觀同母兄也、三年辛卯、又有榮熙、遣使來朝、書稱山陰路隱岐州守護代佐佐木尹左近將監源榮熙、其使人言、生觀同母弟也、初以高忠既稱生觀之兄、榮熙又稱其弟、其所言難信、不許接待其使、強留不還、乃以對馬島特送例接待、其使言於禮曹曰、生觀兄弟只榮熙一人耳、高忠乃生觀族、親之為麾下者也、榮熙時居隱岐

州

右武衛殿自高麗之季海寇爲患門下府移書稱關西省探題相公令禁約海寇及我朝開國亦往來通書然失其來書未得其詳稱光天皇應永十五年戊子永樂六年議政府答書始稱九州牧右武衛將軍源公十六年己丑源道鎮遣使來朝書稱九州府探題或稱鎮西節度使或稱九州伯或稱九州都督或稱九州都元帥右武衛或稱九州都督府探題或只稱右武衛或稱九州總管前後所稱不一而國人稱右武衛殿二十七年庚子道鎮以年老委政其子義俊自稱前都元帥義俊稱九州都督左近大夫將監自此父子俱遣使不絕其所進方物甚豐故我之報賜亦厚三十一年甲辰道鎮書云不意有訟事入京去其後在其王城只有道鎮猶遣使求丐至今天皇永享元年己酉宣德四年以後無使文正元年丙戌京城澁河源朝臣義堯遣使來朝其使言義堯之父曾爲右武衛西海道九州總管然不能言其詳蓋是道鎮之後歟

甲斐殿左武衛之臣專掌左武衛之事文明元年己丑源政盛遣使來朝書稱甲斐遠尾越後四州守其使以臣會例接待

伊勢守政親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國王懷守納政所伊勢守政親其書略曰細川與山名私起干戈京城大亂余爲停止而未止兩人之罪不少依扶桑殿下命集諸侯諸軍將收太平欲蒙大國餘力所望綿綿布苧布米其所進方物亦豐且政親爲國王近侍之長出納庶政者特給綿布正布各千匹米五百石次助軍需令轉達國王又於政親別有回賜其使以臣會使例館待

教通庚寅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山城居住四國伊豫住人河野刑部大輔藤原朝臣教通壽蘭往來兵中故多稱護送而來者下同

之種庚寅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京城奉行頭飯尾肥前守藤原朝臣之種其使人言近侍國王其使以特送例館待

信忠庚寅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京城居住宗見駿河守源朝臣信忠勝忠庚寅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京城居住鷹野民部少輔源朝臣勝忠

建昌庚寅年以館接壽蘭遣使來朝書稱慧日山內常喜詳符字菴住持建昌能文喜詳常喜菴在東福寺內

昌堯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京城東山清水寺住持大禪師昌堯以宗貞國請接待日本國亂年饑寄食於我者甚多故前不遣使之人皆不許接待使人等強留三浦而不還宗貞國爲遣人請之乃許接待下並同

冉書記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深修菴住持冉書記以宗貞國請接待

大和州 郡十三水田一萬七千六百十四町

和泉州 郡三水田四千一百二十六町

河內州 郡十一水田一萬九千九十七町

攝津州 郡十四水田一千一百二十六町

忠吉今天皇應仁元年丁亥咸化三年遣使來朝書稱畿內攝津州兵庫津平方民部尉忠吉受圖書約

歲遣一船、

吉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畿內攝津州西宮津尉長鹽備中守源吉光、以宗貞國請接待、昌壽、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畿內攝津州佛法護持四天王寺住持比丘昌壽、以宗貞國請接待、

東山道八州

近江州 郡二十四、水田三萬三千四百二町五段、

美濃州 郡十八、水田一萬四千八百二十四町五段、

飛驒州 郡三、水田一千六百十五町五段、

信濃州 郡十、水田三萬九千二十五町三段、

善峰、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信濃州禪光寺住持比丘善峰、以宗貞國請接待、

今按禪光寺當作善光寺、

上野州 郡十四、水田三萬二千一百四十町三段、

下野州 有火井、產硫黃、郡九、水田二萬七千四百六十町、

出羽州 有溫井、產金、郡十、水田二萬六千九十町二段、

陸奥州 產金、郡三十五、水田五萬一千一百六十二町二段、

東海道十五州

伊賀州 郡四、水田一千五百町、州有天照大神祠、國無貴賤遠近皆來謁祭、

今按州有天照大神祠以下十七字當在伊勢州下、傳寫之誤也、

伊勢州 產水銀、郡十二、水田一萬九千二十四町、

志摩州 郡二、水田九十七町、

尾張州 郡八、水田一萬一千九百四十町、

三河州 郡八、水田八千八百二十町、

遠江州 郡十三、水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町、

伊豆州 有溫井二所、火井一所、產硫黃、郡三、水田二千八百十四町、

駿河州 郡七、水田九千七百十七町、

甲斐州 郡四、水田一萬四千三町、

相模州 郡八、水田一萬二千二百三十六町一段

上總州 郡十二、水田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六町六段、鎌倉殿所居、國人謂之東都、今鎌倉殿源氏

仁山之後、據鎌倉以東而叛、二十餘年國王累征不克、

今按、鎌倉殿以下三十八字、當在相模州下、

下總州 郡十一、水田三萬三千一町、

常陸州 郡十四、水田四萬九千九町六段、

武藏州 郡二十四、水田三萬五千七十四町七段、

山陽道八

幡摩州 郡十二、水田一萬一千二百四十六町、

吉家、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幡摩州室津代官藤原朝臣吉家、自上院寺有觀音現像、圓覺寺有雨花舍利之異、以後諸州遣使來賀者甚多、雖前不遣使者、皆許接待下並同、盛久、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幡摩州大守周間浦居住源光祿盛久、美作州 郡七、水田一萬一千二十二町四段、備前州 郡八、水田一萬三千二百十町二段、貞吉、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備前州卯島津代官藤原貞吉、廣家、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備前州小島津代官藤原廣家、備中州 產銅、郡九、水田一萬二百二十七町八段、備後州 產銅、郡十四、水田九千二百六十九町二段、吉安、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備後州海賊大將撓原左馬助源吉安、政良、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高崎城大將軍源朝臣政良、以宗貞國請接待、光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友津代官藤原朝臣光吉、以宗貞國請接待、家德、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三原津太守左京助源家德、以宗貞固請接待、忠義、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守護代官山名四宮源朝臣忠義、以宗貞國請接待、安藝州 郡八、水田七千二百五十町九段、持平、庚申年遣使來朝、書稱安藝州小早川美作守持平、約歲遣一舡、父常賀近侍國王、國重、甲申年遣使來朝、書稱安藝州海賊大將藤原朝臣村上備中守國重、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教實、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安藝州大守藤原武田大膳大夫教實、公家、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安藝州嚴島太守藤原朝臣公家、周防州 產荷葉綠、有温井、郡六、水田七千二百五十七町九段、大內殿多多良氏世居州大內縣山口、後訓也望仇知管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四州之地、兵最強、日本人稱百濟王温祚之後入日本、初泊周防州之多多良浦、因以為氏、至今八百餘年、至持世二十三代、世號大內殿、至持世無子、以姪教弘為嗣、教弘死、子政弘嗣、大內兵強、九州以下無敢違其令、以係出百濟、最親於我、自山名與細川為敵、政弘領兵往助山名、今六年未還、小二乘間、復取博多宰府等舊地、詳見筑前州小二殿、弘安、庚寅年遣使來朝、書稱周防州山口所司代杉河守源弘安、大內殿代官時方居守山口、教之、甲戌年遣使來朝、書稱周防州大內進亮多多良別駕教之、大內殿政弘叔父、納歲遣一舡、藝秀、丁亥年遣使來賀雨花、書稱周防州大島太守海賊大將軍源朝臣藝秀、義就、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周防州上關大守鎌苅源義就、正吉、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周防州上關守屋野藤原朝臣正吉、盛祥、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兼報漂流人、書稱富田津代官源朝臣盛祥、長門州 產銅及刃鐵、郡五、水田四千九百二町四段、弘氏、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藝石防長四州守護代官陶越前守多多良朝臣弘氏、光久、丁亥年稱壽閣護送、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又司浦大將軍源光久、

忠秀、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長門州赤間關鎮守高石藤原忠秀、辛卯年、又遣使來報、我漂流人事、

忠重、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赤間關大守矢田藤原朝臣忠重、

義長、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長門州寶重關大守野田藤原朝臣義長、

國茂、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長門州鷺尾多多良朝臣國茂、

正滿、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乾珠滿珠島代官宮内頭藤原正滿、以宗貞國請接待、

貞成、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三島尉伊賀羅駿河守藤原貞成、以宗貞國請接待、

南海道六州

紀伊州 郡七、水田七千二百三町七段、

淡路州 郡二、水田二千七百三十七町三段、

阿波州 郡九、水田三千四百十四町五段、

義直、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阿波鳴渡浦大將軍源朝臣義直、

伊豫州 郡十四、水田一萬五千五百七町四段、

盛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伊豫州川野山城守越智朝臣盛秋、以宗貞國請接待、

貞義、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伊豫州鎌田關海賊大將源貞義、以宗貞國請接待、

讚岐州 郡十一、水田一萬八千八百三十町一段、

土佐州 郡七、水田六千二百二十八町、

北陸道七州

若狹州 郡三、水田三千八十町八段、

忠常、辛卯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若狹州十二關一番遠敷守護備中守源朝臣忠常、

義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若狹州大濱津守護代官左衛門大夫源義國、以宗貞國請接待、

越前州 郡六、水田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九町五段、

越中州 有温井、水田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町五段、

越後州 郡七、水田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六町五段、

能登州 郡四、水田八千二百九十七町、

佐渡州 郡三、水田三千九百二十八町三段、

加賀州 郡四、水田一萬二千七百六十七町四段、

山陰道八州

丹波州 郡五、水田一千八百四十六町九段、

丹後州 產深重青銅、郡六、水田五千五百三十七町、

家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丹後州田伊佐津平朝臣門四郎家國、以宗貞國請接待、

但馬州 郡八、水田七千一百四十町、

源國吉、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但馬州津山關佐佐木兵庫助源國吉、

因幡州 郡七、水田八千一百二十六町、

伯耆州 郡六、水田八千八百三十町、

義保、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伯耆州太守綠野源朝臣義保、以宗貞國請接待、

出雲州 郡十、水田九千四百三十町八段、

盛政、丁亥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出雲州美保關鄉左衛門大夫藤原朝臣盛政、

公順、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出雲州見尾關處松田備前大守藤原朝臣公順、

義忠、己丑、遣使來朝、書稱出雲州留關海賊大將藤原朝臣義忠、以宗貞國請接待、

石見州 郡六、水田四千九百十八町、

和兼、周布兼貞之子、丁卯年、親來受圖書、書稱石見州因幡守藤原周布和兼、約歲遣一船、

賢宗、庚寅年、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櫻井津土屋修理大夫平朝臣賢宗、

久直、丁亥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益田守藤原朝臣久直、

正教、丁亥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住右馬頭源朝臣正教、

吉久、戊子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北江津大守平朝臣吉久、

隱岐州 郡四、水田五百八十四町九段、

秀吉、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隱岐州太守源朝臣秀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西海道九州

筑前州 在距海濱三里、山頂有火井、日正照煙焰漲天、水沸而溢、凝而為硫黃、凡產硫黃島皆同郡十五、水田一萬八千三百二十八町九段、州有博多、或稱霸家臺、或稱石城府、或稱冷泉

津、或稱宮崎津、居民萬餘戶、小二殿與大友殿分治、小二西南四千餘戶、大友東北六千餘戶、以藤原貞成爲代官、居人業行商、琉球南蠻商船所集之地、北有白沙三十里、松樹成林、日本皆海松唯此有陸松、日本人多上畫以爲奇勝、往來我國者、於九州中博多最多、

小二殿居宰府、或稱大都督府、西北去博多三里、民居二千二百餘戶、正兵五百餘、源氏世主之稱、筑豐肥三州總大守、太宰府都督司馬少卿號小二殿、至源嘉賴、今天皇嘉吉九年辛酉、大臣赤

松作亂、國王徵兵諸州、小二殿不至、國王命大內殿討之、嘉賴兵敗奔肥前州平戶源義所、居尋投對馬島、居美女浦、對馬島亦其所管、大內殿遂盡有、小二所管筑前州博多宰府等地、後嘉

賴欲復舊地、舉兵而往、至上松浦、大內殿迎擊敗之、嘉賴奔還對馬、嘉賴死、子教賴嗣、丁亥年、教賴又以對馬島兵、往至博多宰府之間見月之地、爲大友殿及大內代官、壬申所敗而死、對馬

島代官宗盛直等亦從敗沒、己丑年國王以大內黨山名命小二復舊土、又命諸州助之、秋七月、對馬島主宗貞國舉兵奉教賴之子賴忠而往、沿路諸會護送助之、遂至宰府、悉復舊境、賴忠

既至宰府、令貞國守博多、貞國身留愁未要時小二殿所管在博多西、南半里、民居三百餘戶、遣摩下守博多、肥前州千葉

與其弟有隙、小二右其弟、命貞國往攻之、貞國難之、小二強遣之、值大雪、敗還對馬島、兵千人凍瘡多死者、長門筑前一岐之境、海賊縱橫、今辛卯年春、我宣慰官養民等、往慰賴忠、貞國、

至對馬島、貞國聞之、托以海賊梗路、宣慰官不能來、我當往迎、遂留兵守博多、愁未要時、不告賴忠身還對馬、賴忠前在對馬島、約歲遣一二舡、今還本土、其使人依臣會使例館待、

司正林沙也文 道安子、庚寅年、從其父來、受職大友殿管下、
護軍宗家茂、乙亥年、來受圖書、受職富商石城府代官宗金之子、宗金大友殿所差、大友殿管下、
司果信盈、己丑年、來受職、向他卒、中樞藤安吉女婿安吉父、曾來朝、死於京館、因葬于東郊、其母
命安吉來侍朝、仍守父墳、安吉死、弟茂村又來、侍朝為副司果、安吉母時時遣船、稱藤氏母
大友殿管下、

氏鄉、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宗像朝臣氏鄉、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與氏俊、承國王之
命、為宗像殿、主有麾下兵、

今按、宗像朝臣氏鄉、據世系、寬正中為宗像大神大宮司、乙亥、蓋明景泰六年、我康正元年也、
其先與足利尊氏好、自以此來勢如諸侯、

貞成、辛巳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冷泉津尉兼內州大守田原藤原貞成、受圖書、約歲遣一二
船、大友殿族親博多代官、

信重、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冷泉津藤原佐藤四郎信重、約歲遣一船、辛卯冬、以琉球國
王使來受中樞府同知事、博多津商定清女婿、大友殿管下、

安直、丁亥年、遣使送漂流人、書稱筑前州宮崎津寄住臣藤原孫右衛門尉安直、八幡神留守殿管
下、

直吉、丁亥年、送我漂流人、書稱筑前州宮崎津寄住藤原兵衛次郎直吉、信重兄子、八幡神留守殿
管下、居宮崎津、

重家、丁亥年、送我漂流人、書稱冷泉津布衣臣平與三郎重家、大友殿管下、

親慶、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筑前州怡土郡北崎津源朝臣親慶、

正家、丁亥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相以島大將軍源朝臣正家、

氏俊、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筑前州宗像先社務氏俊、

今按、社務神主職也、永保二年神祇官移遠江國、文云、應令以清原則房補任小國神主、執行

社務、觀此則非神主外有社務矣、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曰、以社稷為務、

道京、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絲島大守大藏氏道京、以宗貞國請接待、

繩繁、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名島櫛島兩島大守藤原繩繁、以宗貞國請接待、

成直、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廳政所秋月大守源成直、以宗貞國請接待、大友殿管下稱

秋月殿、有武才、

信歲、丙戌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筑前州麻生藤原信歲、丁亥年、又遣使來、以不緊不接待、

今按、麻生氏住筑前遠賀郡高藏、領地千町、始為大內管下、見九州軍記、

筑後州 郡十、水田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一町八段、

豐前州 郡八、水田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八町二段、

邦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豐前州葦島海賊大將玉野井藤原朝臣邦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俊幸、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豐前州彦山座主黑川院藤原朝臣俊幸、以宗貞國請接待、大友殿

管下、居彦山、有武才、

今按彥山在豐前國田川郡、蟠根於豐前豐後筑前三國、和歌所詠彥高峰是也、山有神、名彥山大權現、西國人甚敬、寺號靈仙寺、其草創舊矣、役小角久居之、至後伏見天皇皇子助有法親王住山、稱座主、以統諸僧、戊子應仁二年、賴有座主職時也、藤原俊幸者、蓋其未出家時姓名乎、亦設爲之乎、天下方亂、故雖山僧、往往有武才、以防不虞、

豐後州 有温井五所、郡八、水田七千五百二十四町、

大友殿源氏世襲所居、民戶萬餘、見兵二千、在博多、來六七日程、兼管博多、與小二分治、初源持直稱豐筑兩後州大守、今天皇永享元年己酉宣德四年始遣使來朝、自是使船不絕、九年丁巳、又有源親重者、稱豐筑兩後州大守、而遣使、其書稱持直爲伯父、持直書亦稱讓于親戚親重、至長祿元年丁丑、又有親繁者、稱豐州大友、而遣使、源持直使亦至、曹禮問其使及同來諸使、皆言持直與小二殿同時失土、大內殿以親繁代持直爲大友殿、今大內與安藝州相攻、持直小二欲乘間復土、而未能、或云源持直養從弟親重爲嗣、及大內討小二、黜親重、而以其弟親繩代之、二年戊寅親繁又遣使、其書略曰、曾祖父以來捧書通使、自九州陷兵、雖續箕裘之業、不以時致敬、寬正元年庚辰天順四年又有師能者、亦稱豐筑守大膳大夫、而遣使、其書略曰、大友特蒙大國之恩、不知幾年、去年十月逝去、余爲持直嫡孫、續大友家業、今辛卯年、豐州日田守護親常遣使來朝、其使言親常今大友殿政親之弟也、前大友親重年老、傳之其子政親、政親乃大內政弘妹婿、小二之復土也、政親欲助大內、父親重以爲王命不可違、遂助小二、又問時來諸使、其言皆同、是年冬來、國王使光以藏主曰、源持直初無子、以從弟親繁爲嗣、親繁今爲大友

殿、年六十一歲、長子政親今爲豐前州太守、將爲嗣、持直既以親繁爲嗣、而後生二子、長師能次能堅、皆封小地、其曰親重者不知爲何人、疑繁重二字、於國訓相近、故或稱重也、其曰親繩者、親繁之同母弟、封豐後州小地、死已十四年矣、同時來琉球使、博多人信重曰、親繁五子、一曰五郎、即政親、年二十餘、當爲嗣、二曰親常、年二十餘、今爲日田守、三曰七郎、年十八、四僧五幼、大友殿於九州兵強、小二而下皆敬事之、然稱大友者數人、豐後州在九州之東、地最遠、來者稀少、未能辨其真僞、姑記往來之書及諸使之言、以待後考、

親常、大友殿異母弟、辛卯年遣使來朝、書稱日田郡守護修理大夫大藏親常、國光、庚辰年遣使來報、我漂流人、丁亥年、又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豐後州日田郡大守源朝臣國光、

茂實、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豐後州守護代官木部山城守茂實、以宗貞國請接待、

肥前州 有温井二所、郡十一、水田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二町、州有上下松浦、海賊所處、前朝之季、寇我邊者、松浦與一岐對馬島之人率多、又有五島或稱五多島、日本人往中國者、待風之地、

今按、天下文明之世、何地處海賊、此時衰亂甚、故海賊處松浦、

節度使、己丑年遣使來朝、約歲遣一二船、書稱九州節度使源敏直、或稱九州都元帥、或稱九州總管、居肥前州阿也非知、有小城在博多南十五里、民居一千餘戶、正兵二百五十餘、總治九州之兵、對馬島人宗大膳等言、初敏直助大內、及小二復土、懼棄所居、潛投肥後州也、望加知、千葉殿、己卯年遣使來朝、居有小城、北距博多十五里、民居一千二百餘戶、正兵五百餘、書稱

肥前州小城千葉介元胤約歲遣一船、

源義乙酉年遣使來朝、書稱呼子一岐守源義、約歲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居呼子、有麾下兵、稱呼子殿、

源約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波多島源約、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居波多島、人丁不過十餘、

源永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鴨打源永、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居鴨打、有麾下兵、稱鴨打殿、

藤源次郎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九沙島主藤源次郎、約歲遣一船、

源祐位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那護野寶泉寺源祐位、約歲遣一船、僧居寶泉寺、

源盛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丹後大守源盛、受圖書、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有麾下兵、

源德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神田能登守源德、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源次郎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佐志源次郎、受圖書、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能武才、有麾下兵、稱佐志殿、

義永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九沙島主藤原朝臣筑後守義永、受圖書、約歲遣一船、源義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一岐州大守志佐源義、約歲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能武才、有麾下兵、稱志佐殿、

源滿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三栗野大守源朝、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有麾下兵、居三栗野、

源吉乙丑年始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山城大守源吉、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源勝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五島宇久守源勝、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丁丑年以刷還我漂流人、特加一船、居宇久島、總治五島、有麾下兵、

少弼弘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田平宮鎮源朝臣彈正少弼弘、約歲遣一二船、有麾下兵、

源義丙子年始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平戶宮鎮肥前大守源義、受圖書、約歲遣一船、少弼弘弟有麾下兵、居平戶、

藤原賴永丙戌年遣壽蘭書記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那久野藤原賴永、壽蘭受書契禮物、傳于國王、事見上、山城州細川勝氏居那久野、

源宗傳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多久豐前守源宗傳、以宗貞國請接待、居多久、有麾下兵、

源泰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波多下野守源泰、以宗貞國請接待、居波多、有麾下兵、

四郎左衛門乙丙年以源滿使來受同參、丁亥戊子、連年而來、不許接待、

源貞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前州下松浦大島大守源朝臣貞、居大島、有麾下兵、

源義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前州下松浦一岐津崎大守源義、有麾下兵、

貞茂、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五島悼大島大守源朝臣貞茂、以宗貞國請接待、居五島源勝管下、微者、

源茂、丁亥年、遣使來賀、雨花舍利、書稱五島玉浦守源朝臣茂、居五島源勝管下、微者、

源貞、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五島太守源貞、居五島源管下、微者、

藤原盛、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五島日島太守藤原朝臣盛、以宗貞國請接待、居五島源勝管下、微者、

清男、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彼杵郡彼杵遠江清原朝臣清男、以宗貞國請接待、

源重俊、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肥前州大村守源重俊、居大村、能武才、有麾下兵、

源信吉、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前州風島津大守源信吉、

源豐久、辛卯年、遣使來朝、書稱平戶寓鎮肥州大守源豐久、先父義松己丑春逝去、又送義松所

受圖書、而請受新圖書、今乃終送、

肥後州 有温井郡十四、水田一萬五千三百九十七町、

菊池殿、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筑二州太守藤原朝臣菊池為邦、約歲遣一二船、庚寅年、又遣

使來受圖書、所管兵二千餘、世號菊池殿、世主肥後州、

源藤為房、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後州藤原為房、歲遣一船、

教信、己卯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後州八代源朝臣教信、約歲遣一船、

政重、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前此再度救我漂流人、書稱肥後州大將軍大橋朝臣政重、

武教、丁丑年、以武磨稱名、使人來朝、以遠處不緊、人不接待、丁亥年、改名武教、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後州高瀬郡藤原武教、菊池殿族親為其管下、居高瀬、

日向州 郡五、水田七千二百三十六町、

大隅州 郡八、水田六百七十三町、

薩摩州 產硫黃、郡十三、水田四千六百三十町、

盛久、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日向太守藤原盛久、約歲遣一二船、

熙久、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伊集院寓鎮隅州太守藤原熙久、約歲遣一二船、

持久、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島津藤原朝臣持久、約歲遣一船、忠國族親為其管下、居島津、

源忠國、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三州太守島津源忠國、約歲遣一船、丁亥年、以觀音現像、又

遣使、書稱日隅薩三州太守島津陸與源忠國、國王族親總治薩摩日向大隅三州事、

藤原忠滿、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薩摩州古志岐島代官藤原忠滿、

只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房泊代官只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久重、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市來千代太守大藏氏久重、以宗貞國請接待、

國久、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市來太守大藏氏國久、以宗貞國請接待、忠國從弟、為其管下、居

部府、

吉國、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內種島太守吉國、以宗貞國請接待、

持永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島津藤原朝臣持永、以宗貞國請接待。
 對馬島 郡八、人戶皆沿海浦而居、凡八十二浦、南北三日程、東西或一日、或半日程、四面皆石
 山、土磧民貧、以煮鹽捕魚販賣為生、宗氏世為島主、其先宗慶死、子靈鑑嗣、靈鑑死、子貞茂嗣、
 貞茂死、子貞盛嗣、貞盛死、子成職嗣、成職死而無嗣、丁亥年、島人立貞盛母弟盛國之子貞國為
 島主、郡守而下士官、皆島主差任、亦世襲以土田鹽戶分屬之、為三番、七日相遞會、守島主之家、
 郡守各於其境、每年踏驗損實、收稅取三分之一、又三分其一、輸二于島主、自由其一、島主牧
 馬場四所、可二千餘匹、馬多曲背、所產材橋木楮耳、南北有高山、皆名天神、南稱子神、北稱母
 神、俗尙神、家々以素饌祭之、山之草木禽獸人無敢犯者、罪人走入神堂、則亦不敢追捕、島在
 海東、諸島要衝諸酋之往來於我者、必經之地、皆受島主文引、而後乃來、島主而下各遣使船、歲
 有定額、

八郡 豐崎郡、或稱都伊沙只郡、郡守宗盛俊、宗貞國異母兄、在前、宗貞國為郡守、今傳于盛俊、
 盛俊居古于浦、還治、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對馬州守護代官平朝臣宗助六盛俊、豆豆郡郡守
 宗彥次郎盛世、伊乃郡郡守宗盛弘、資茂之子、宗貞盛妹婿、乙丑年遣使來朝、書稱對馬州宗右
 衛門尉盛弘、約歲遣四船、歲賜米豆并十五石、卦老郡或稱七位郡、郡守宗茂秀、癸丑年遣使
 來朝、書稱出羽守宗大膳茂秀、無子、以其弟茂直子宗彥九郎興秀為嗣、茂秀父賀茂、曾黜島主
 靈鑑而奪其任、靈鑑之子貞茂還奪之、然以賀茂族盛不得絕之、以茂秀為都代官、要羅郡
 郡守島主自守、美女郡郡守島主自守、雙古郡郡守島主自守、尼老郡郡守宗盛家、宗貞盛

再從弟、為貞盛女壻、甲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對馬州宗信濃守盛家、約歲遣四船、壬申年以其
 請加三船、歲賜米豆并二十石、

護軍多羅而羅 一名而羅洒文家次、一名而羅洒文家繼、一名平松而羅洒文家繼、一名太郎二郎、
 庚辰年受圖書、來則賜米豆并拾石、賊首也、

八十二浦 時古里浦二十餘戶 尼神都麻里浦百餘戶 皮多加地浦五十餘戶 安尼老浦二十餘戶 司直源茂崎、乙

亥年以救我漂流人功受職、守于時浦五十餘戶 郎加古時浦三十餘戶 頭末浦十餘戶 蘊要浦百餘戶 緊

浦四十餘戶 阿時末浦百餘戶 皮都浦二十餘戶 和因都麻里浦二十餘戶 五時浦二十餘戶 時多浦三百五十餘戶 沙加浦百

餘戶 護軍六郎洒文、己卯年來受圖書、來則賜米豆并十石、司正都羅而老 向化、鉄匠于知

沙也文子、隨父而來、受職、今還本島、秦盛幸、本係唐人、島主宗成職時掌書契文引、丁丑年

因島主請受圖書、約歲遣一船、書稱海西路關所鎮守秦盛幸、職盛故代官宗盛直之子、戊子

年遣使來朝、己丑年又遣使來朝、請繼父遣船、以無島主之書不從、書稱對馬州平朝臣宗

四郎職盛、時羅浦十餘戶 仇時老浦三十餘戶 所温老浦百餘戶 温知老毛浦六十餘戶 昆知老浦四十餘戶 也里

古浦三十餘戶 要古浦二十餘戶 時羅古浦二十餘戶 要時浦十餘戶 可門諸浦三十餘戶 訓羅申百餘戶 上護軍平茂持

平盛秀之弟、為從兄六郎次郎繼後、來則賜米豆并十五石、護軍皮古時羅平茂持弟、甲申年

受職、己丑年受圖書、來則賜米豆并十石、副司果平、伊也知、平茂持子、又名早田彥八、庚寅年

以島主請受職、仇愁音夫浦二十餘戶 吾可多浦二十餘戶 挂地浦四百餘戶 尼于浦十餘戶 那無賴浦三十餘戶

古浦十餘戶 安沙毛浦 古于浦百餘戶 島主宗貞國、今天皇嘉吉二年癸亥正統八年宗貞盛為島主時、

約歲遣五十船、如有不得已、報告事、數外遣船、則謂之特送、歲賜米豆并二百石、宗貞秀、貞國長子、與貞國同居、丁亥年遣使來朝、書稱對馬州平朝臣貞秀、約歲遣七船、歲賜米豆并十五石、貞秀襲貞國前任、故傳船、賜米、皆仍其舊、盛俊豐崎郡守、詳見豐崎郡、國幸、今辛卯年、以對馬島特送來朝、兼察三浦、稱宗口膳國幸、以島主所親信、別例厚待而送、仇多浦三處合三造船五浦十餘、仰可末浦十餘、封伊老浦二十餘、那伊老浦二十餘、安佐毛浦五十餘、豆豆浦三處合三宗茂世、一名宗虎熊丸、宗貞盛之姪、乙亥年、約歲遣三船、來則賜米豆并十石、書稱九州侍所管事平朝臣宗彥八郎茂世、世伊浦二十餘、仇女浦二處合五、沙愁浦四處合三、國久、乙酉年、因島主請受圖書、書稱對馬州佐護郡代官平朝臣宗幡摩守國久、約歲遣一船、管天神山海賊、今領兵在博多、宗彥九郎貞秀、故代官宗盛直從弟、卦老郡守宗茂秀立以為後、庚辰年、遣使來朝、書稱對馬州平朝臣宗彥九郎貞秀、受圖書、約遣一船、上護軍宗盛吉、宗盛家弟、癸未年、受圖書、來則賜米豆并十五石、今身死、有子、時未遣使、宗茂秀、卦老郡守、宗茂直、宗茂秀同母弟、阿里浦百餘、麻吾里浦二十餘、于那豆羅浦五十餘、多浦百餘、美女浦六百五十餘、仇知只浦三處合伊乃浦二處合、尼多老浦三百餘、是時未浦三十餘、仇波老浦二十餘、豆那浦百餘、加羅愁浦五十餘沙愁那浦四百餘、國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佐須郡代官平朝臣宗石見守國吉、吾温浦百餘護軍皮古汝文、戊寅年受職、庚辰年、受圖書、總治三浦、恒居倭、司正所温皮古破知、宗茂次子、改名茂實、丁亥年、因島主請受職、宗茂次、庚辰年、救我漂流入來朝、丁亥年、又來稱對馬州上津郡追浦平朝臣宗伯耆守茂次、尼時老道伊浦七十餘、道子老浦四十餘、也音非道浦無人

掛尼老浦十餘、可吾沙只浦有十餘、阿吾額羅可知浦百餘、可里也徒浦二百餘、敏沙只浦二百餘、額知洞浦二百餘、中樞平茂續、賊首早田之子、曾來侍朝、為中樞、今還本島、護軍中尾吾郎、平茂續之子、中尾彈正立以為後、戊子年來受職、可時浦一百五十餘、護軍井可文愁戒、父賊首井大郎、於己亥年、東征有功、乙酉年、受圖書、歲賜米豆并十石、壬午年、襲父職、皮老浦四十餘、多計老浦八十餘、仇老世浦一百十餘、護軍皮古仇羅、海賊首護軍藤茂家倭訓邊沙也文之子、乙酉年受職、受圖書、來則給米豆十石、愁毛浦四百餘、吾屯麻浦三百餘、老夫浦二百餘、臥伊多浦一百餘、古老世浦五十餘、介伊侯那浦二百餘、護軍時難洒毛、平家久倭訓和知難洒毛之子、戊子年受職、吾甫羅仇時浦五十餘、雙介浦五十餘、完多老浦一百餘、古茂應只浦二百餘、沙吾浦二百餘、一岐島、鄉七、水田六百二十町六段、人居陸、里十三、海浦十四、東西半日程、南北一日程、志佐志、呼子、鴨打、鹽津留、分治、有市三所、水田早田相半、土宜五穀、收稅如對馬、七鄉、加愁鄉、佐志代官主之、唯多只鄉、志佐代官源武主之、戊子年、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書稱一岐守護代官真弓兵部少輔源武、古仇音夫鄉、源經主之、己丑年、受圖書、約歲遣一二書稱上松浦鹽津留助次郎源經、源重實、丁丑年、約歲遣一船、書稱上松浦鹽津留松林院主源重實、宗殊、己卯年、遣使來朝、書稱一岐州上松浦鹽津留觀音寺宗殊、約歲遣一船、小子鄉、呼子代官源實主之、約歲遣一船、書稱上松浦、呼子、一岐州代官牧山帶刀源實、庚寅年、源實子正遣使來朝、書稱去歲六月父為官軍先鋒、而死于敵、臣繼家業、乃依父例、館待、無山都鄉、鴨打代官主之、時日羅鄉、呼子、鴨打、分治、各有代官、郎可五豆鄉、呼子、鴨打、分治、各有

代官

十三里 波古沙只ハコサキ 信昭于シロ 侯加伊カキ 阿里多アリタ 愁米要時シメ 伊除而時イヂニシ
也那伊多ナイタ 餘戶ヨリ 也麻老夫マラウ 餘戶ヨリ 牛時加多ウシトカ 餘戶ヨリ 多底伊時タチイシ 餘戶ヨリ 毛而羅モロ 餘戶ヨリ 侯計ウケ 餘戶ヨリ 戶應口ウヘノクチ 餘戶ヨリ

十四浦 世渡浦セワタ 餘戶ヨリ 豆只浦マメ 餘戶ヨリ 仇只浦ウラ 餘戶ヨリ 因都而浦インツ 餘戶ヨリ 阿神多沙只浦アガタ 餘戶ヨリ 頭音甫浦カネノ 餘戶ヨリ

賜米豆并十石 司正有羅多羅 又名可文愁戒源貞 乃三甫郎大郎之兄 戊寅年受職 司正豆
 留保時藤九郎次子 庚寅年受職 長子也 三甫羅今來侍朝 爲司正 訓乃吉時浦ヨシトシ 餘戶ヨリ 臥多羅
 浦ウラ 餘戶ヨリ 無應只也浦ムオシ 餘戶ヨリ 仇老沙只浦ウラ 餘戶ヨリ 于羅于米浦サラミ 餘戶ヨリ 風本浦カザノ 餘戶ヨリ 倭訓問沙ヤマトノ 餘戶ヨリ

今按讀國王代序 天下邑有君 村有長 各自分疆 用相陵轍 非君命越 竟外交 君臣大義至
 此蕩然 今盡抄出于此者 是秋祭伯來之意也 爲後世事 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
 懲惡錄卷之一

萬曆丙戌間 日本國使橘康廣 以其國王平秀吉書來 始日本國王源氏 立國於洪武初 與我修
 隣好 殆二百年 其初我國亦嘗遣使 修慶吊禮 申叔舟以書狀往來 即其一也 後叔舟臨卒 成
 宗問所欲言 叔舟對曰 願國家毋與日本失和 成廟感其言 命副提學李亨元書狀官金訢修
 睦 到對馬島 使臣以風水驚疑得疾 上書言狀 成廟命致書幣於島主 而回 自是不復遣使
 每其國信使至 依禮接待而已 至是平秀吉代源氏爲王 秀吉者或云 華人流入倭國 負薪爲
 生 一日國王出 遇於路中 異其爲人 招補軍伍 勇力善鬪 積功至大官 因得權 竟奪源氏而

代之 或曰 源氏爲他人所弑 秀吉又殺其人 而奪國云 用兵平定諸島 域內六十六州 合而
 爲一 遂有外侵之志 乃曰 我使每往朝鮮 而朝鮮使不至 是鄙我也 遂使康廣來求通信 書
 辭甚倨 有今天下歸朕一握之語 蓋源氏之亡已十餘年 諸島倭寇往來我國 而畏其令嚴 不泄
 故朝廷不知也 康廣時年五十餘 容貌瑰偉 鬚髮半白 所經館驛 必舍上室 舉止倨傲 與平時倭
 使絕異 人頗恠之 故事一路郡邑 凡遇倭使 發境內民夫執槍夾道 以示軍威 康廣遇仁同
 晚視執槍者 笑曰 汝輩槍竿太短矣 到尙州 牧使宋應洞享之 妓樂成列 康廣見應洞衰白 使
 譯官語之曰 老夫數年 在干戈中 鬚髮盡白 使君處聲伎之間 百無所憂 而猶爲皓白 何哉
 蓋諷之也 及至禮曹判書押宴酒酣 康廣散胡椒於筵上 妓工爭取之 無復倫次 康廣回所館
 歎息語譯曰 汝國亡矣 紀綱已毀 不亡何待 及還朝廷 但報其書 辭以水路迷昧 不許遣使 康
 廣歸報 秀吉大怒 殺康廣 又滅族 蓋康廣與其兄康年 自源氏時來朝我國 受職名 其言頗爲
 我國地 故爲秀吉所害云 日本國使平義智來 秀吉既殺橘康廣 又令義智來求信使 義智者
 其國主兵大將 平行長女婿也 爲秀吉腹心 對馬島太守宗盛長守馬島 服事我國 時秀吉去宗
 氏使義智代主島務 以我國不諳海島 爲辭 拒通信 詐言 義智乃島主子 熟海路 與之偕
 行 便欲使我無辭以拒 因又窺覘我虛實 平調信僧玄蘇等同至 義智年少 精悍 他倭皆畏
 之 俯伏膝行 不敢仰視 久留東平館 必邀我使與俱 朝議依違而已 數年前倭寇全羅道 損竹
 島 殺邊將李太源 捕得生口 言我國邊氓沙乙背同者 叛入倭中 導倭爲寇 朝廷憤之 至是人
 或言 宜令日本刷還叛民 然後議通信 以觀誠否 使館客者諷之 義智曰 此不難 即遣平調

信歸報其國不數月悉捕我民之在其國者十餘人來獻上御仁政殿大陳兵威鎖沙乙背同等入庭詰問斬於城外賞義智內廐馬一匹後引見倭使一行賜宴義智玄蘇等皆入殿內以次進酌時余判禮曹亦宴倭使於曹中然通信之議久未決余爲大提學將撰國書啓請速定議勿致生釁明日朝講知事邊協等亦啓宜遣使報答且見彼中動靜而來非失計也於是朝議始定命擇可使者大臣以僉知黃允吉司成金誠一爲上副使典籍許箴爲書狀官庚寅三月遂與義智等同發時義智獻二孔雀及烏銃槍刀等物命放孔雀於南陽海島下烏銃於軍器寺我國之有烏銃始此

今按丙戌萬曆十四年日本天正十四年也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倭國非也秀吉尾張國阿育郡人父名筑阿彌小民也詳見道喜居士記僧玄蘇有集名仙巢稿

辛卯春通信使黃允吉金誠一等回自日本倭人平調信玄蘇偕來初允吉等上年四月二十九日自釜山浦乘船抵對馬島留一月又自馬島水行四十餘里到一岐島歷博多州長門州那古耶至七月二十二日始至國都蓋倭人故迂迴其路且處々留滯故累月乃至其在對馬島平義智請使臣宴山寺中適平秀吉往擊東山道留數月秀吉回又託以修治宮室不即受國書前後留館五月始傳命其國尊其天皇自秀吉以下皆以臣禮處之秀吉在國中不稱王但稱關白或稱博陸侯所謂關白者取霍光凡事皆先關白之語而稱之也其接我使也許乘轎入其宮以笏角前導陞堂行禮秀吉容貌矮陋面色黧黑無異表但微覺目光閃閃射人云設三重席南向地坐戴紗帽穿黑袖諸臣數人列坐引我使就席不設宴具前置一桌中有

熟餅一器以瓦甌行酒酒亦濁其禮極簡數巡而罷無拜揖酬酢之節有頃秀吉忽起入內席皆不動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兒從內出徘徊堂中視之乃秀吉也坐中俯伏而已已而出臨楹外招我國樂工盛奏衆樂而聽之小兒遺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女倭應聲走出授其兒更他衣皆肆意自得苟若無人使臣辭出其後不得再見與上副使銀四百兩書狀通事以下有差我使將回不時裁答書令先行誠一曰吾爲使臣奉國書來若無報書與委命於艸莽同允吉悞見留處發至界濱待之答書始來而辭意悖慢非我所望也誠一不受改定數次然後行凡所經由諸倭贈遺誠一皆却之允吉還泊釜山馳啓情形以爲必有兵禍既復命上引見而問之允吉對如前誠一曰臣不見其有是因言允吉動搖人心非宜於是議者或主允吉或主誠一余問誠一曰君言與黃使不同萬一有兵將奈何曰吾亦豈能必倭終不動但黃言太重中外驚惑故解之耳時倭書有率兵超入大明之語

今按辛卯萬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率兵超入大明之語秀吉答書曰朝鮮國王閣下雁書薰讀卷舒再三抑本朝雖爲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亂國綱廢世禮而不聽朝政故予不勝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及異域遠島悉歸掌握竊按予事蹟鄙陋小臣也雖然予當于托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監壯年必入表聞八風四海蒙威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奇異作敵心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無不取既天下大治撫育百姓憐愍孤獨故民富財足土貢萬倍千古矣本朝開闢已來朝廷盛事洛陽壯麗莫如今日也夫人生于世已難歷長生古來不滿百年焉壽々久居此乎

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于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馳而入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輩者不可作許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臨軍營、則稱可修隣盟也、予無它、只顯佳名於三國而已、方物如目錄、領納珍重保畜不宣、

余謂、當即具由、奏聞天朝、首相以爲恐、皇朝罪我私通倭國、不如諱之、余曰、因事往來隣邦、有國之所不免、成化間、日本亦嘗因我求貢中國、即據實奏聞、天朝降勅回諭、前事已然、非獨今日、今諱不聞奏、於大義不可、況賊若實有犯順之謀、從他處奏聞、而天朝反疑我國同心隱諱、則其罪不止於通信而已也、朝廷多是余、議者遂遣金應南等馳奏、時福建人許儀俊陳申等、被擄在倭中、已密報倭情、及琉球國世子尙寧、連遣使報、聲息獨我使未至、天朝疑我貳於倭、論議藉藉、閣老許國會使我國、獨言、朝鮮至誠事大、小不與倭叛、姑待之未久、應南等賫奏至、許公大喜、而朝議始釋然云、

朝廷憂倭、擇知邊事宰臣、巡察下三道、以備之、金晬爲慶尙監司、李洸爲全羅監司、尹光覺爲忠清監司、令備器械、修城池、慶尙道築城尤多、如永川清道三嘉大丘星州釜山東萊晉州安東尙州左右兵營、或新築、或增修、時昇平既久、中外狃安、民以勞役爲憚、怨聲載路、余同年前典籍李魯陝川人貽書余言、築城非計、且曰、三嘉前阻鼎津、倭能飛渡乎、何爲浪築勞民、夫以萬里滄溟猶不能禦倭、而欲限一衣帶水、必倭之不能渡、其亦踈矣、而一時人議如此、壬辰四月十三日、倭兵犯境、陷釜山浦、僉使鄭撥死、先是倭平調信玄蘇等、與通信使偕來、館於

東平館、備邊司請令黃允吉金誠一等、私以酒饌往慰、因從容問其國事、鉤察情形、以備策應、許之、誠一至館、玄蘇果密語曰、中國久絕日本、不通朝貢、平秀吉以此心懷憤恥、欲起兵端、朝鮮先爲奏聞、使貢路得達、則必無事、而日本六十六州之民、亦免兵革之勞矣、誠一等因以大義責諭之、玄蘇又曰、昔高麗導元兵擊日本、日本以此報怨於朝鮮、勢所宜然、其言漸悖、自是再不復問、而調信玄蘇自回、辛卯夏、平義智又到釜山浦、爲邊將言、日本欲通大明、若朝鮮爲之奏聞、則幸甚、不然兩國將失和氣、此乃大事、故來告、邊將以聞、時朝議方咎通信、且怒其悖慢不報、義智泊船十餘日、怏怏而去、是後倭人不復至、釜山浦留館倭常有數十餘人、稍々入歸、一館幾空、人恠之、是日倭艇自對馬島蔽海而來、望之不見其際、釜山僉使鄭撥出獵、絕影島、狼狽入城、倭兵隨至、登陸四面雲集、不移時城陷、左水使朴泓見賊勢大、不敢出兵、弄城逃、倭分兵陷西平浦、多大浦、多大僉使尹興信、力戰被殺、左兵使李珩聞聲、自兵營入東萊、及釜山陷、珩懼撓失措、託言欲在外犄角、出城退陣于蘇山驛、府使宋象賢留與同守、珩不從、十五日倭進迫東萊、象賢登城南門督戰、半日而城陷、象賢堅坐受刃而死、倭人嘉其死守、棺斂之、埋於城外、立標以識之、於是郡縣望風奔潰、密陽府使朴晉自東萊奔還、欲阻鵝院隘路以禦之、賊陷梁山、至鵝院、見有守兵、從山後乘高、蟻附散漫而至、守隘者望之皆散、晉馳還密陽、縱火焚軍器倉庫、弄城入山、李珩奔還兵營、先出其妾、城中洶洶、軍一夜四五驚、珩亦脫身遁去、衆軍大潰、賊分道長驅、連陷諸邑、無一人敢拒者、金海府使徐禮元閉門城守、賊薊城外麥禾填壕、頃刻與城齊、因踰城、艸溪郡守李某先遁、禮元繼出、城

遂陷。巡察使金晬初在晉州，聞變馳向東萊，至中路聞賊兵已近，不能前還走右道，不知所為。但檄列邑諭民避賊，由是道內皆空，愈不可為矣。

今按：辛卯，萬曆十九年，日本天文十九年。

賊兵入咸鏡道，兩王子陷賊中，從臣金貴榮黃廷或黃赤，及本道監司柳永立，北兵使韓克誠等皆被執，南兵使李渾走至申山，為我民所害。南北道郡縣皆沒于賊，有倭學通事咸廷虎者，在京城為賊將清正所得，同隨清正入北道，賊退後逃還京城，見余言北道事，頗詳。清正在賊將中，尤勇悍善鬥，與平行長同渡臨津，至黃海道安城驛，謀分搶兩界，各議所向，未決。二賊拈鬮，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於是清正擒安城居民，使向導，二人辭，以生長此地，不諳北路，清正即斬之。一人懼請先導，從谷山地，踰老里峴，出於鐵嶺北，日行數百里，勢如風雨，北道兵使韓克誠，率六鎮兵，相遇於海汀倉，北兵善騎射，地又平衍，乃左右迭出，且馳且射，賊不能支，退入倉中，時日已暮，軍士欲少休俟，賊出，明日復戰，克誠不聽，揮其軍圍之，賊出倉中，穀石列置為城，以避矢石，從其內多發鳥銃，我軍櫛比而立，重疊如束，中必貫穿，或一丸斃三四人，軍遂潰，克誠收兵退屯嶺上，欲天明更戰，夜賊潛行環我軍，散伏于草間，朝大霧，我軍猶意賊在山下，忽一聲砲響，從四面大呼突起，皆賊兵也，軍遂驚潰，將士向無賊處奔走，悉陷泥澤中，賊追至芟刈，死者無數，克誠遁入境城，遂被擒，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俱至會寧府，蓋順和君初在江原道，賊兵入江原道，故轉向北道，是時賊窮追王子，會寧吏鞠景仁率其類叛，先縛王子及從臣，以迎賊，賊將清正解其縛，留置軍中，還屯咸興，獨漆溪君尹卓然，路中稱病，從他路。

深入別害堡，同知李堅不從，王子留江原道，皆免執，柳永立拘賊中數日，賊以為文官，防禁少懈，永立乘間脫走還行在。

今按：行長清正拈鬮事，與清正記合，會寧吏鞠景仁，縛兩王子迎清正，與清正挽詞異，挽詞說見前。

命左相尹斗壽，率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李元翼等守平壤，數日前城中人聞車駕欲出避，各自逃散，閭里幾空，上命世子出大同館門，集城中父老，諭以堅守之意，父老進前曰：但聞東宮之令，民心不信，必得聖上親諭乃可，明日上不得，已御館門，令承旨曉諭如昨，父老數十人拜伏痛哭，承命而退，遂各分出，招呼，悉追老弱男婦子弟之竄，伏山谷者入城，城中皆滿，及賊見形於大同江邊，宰臣盧稷等奉廟社位版，並護宮人先出，於是城中吏民作亂，挺刃橫路，縱擊之，墜廟社主路中，指從行宰臣，大罵曰：汝等平日偷食國祿，今乃誤國欺民，乃爾耶，余自練光亭赴行宮，路上見婦女幼稚，皆怒髮上指，相與號呼曰：既欲棄城，何故給我輩入城，獨使魚肉於賊手耶，至宮門，亂民塞街，皆袒臂持兵仗，遇人輒擊，紛囂雜沓，不可禁，諸宰在門內朝堂者，皆失色，起立於庭中，余恐亂民入宮門，出立門外階上，見其中有年長多髯者，以手招之，其人即至，乃土官也，余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守城，不願車駕出城，為國之忠，則至矣，但因此作亂，至於驚擾宮門，事甚可駭，且朝廷方啓請堅守，上已許之，汝輩何事乃爾，觀汝貌樣，乃有識人，須以此意曉諭衆人而退，不爾則汝輩將陷重罪，不可赦也，其人即棄杖，歛手曰：小民聞欲棄城，不勝憤氣，妄動如此，今聞此言，小人雖迷劣，曾中即豁然矣，遂揮其衆而散，蓋前此

朝臣聞賊兵將近，皆請出避，兩司弘文館連日伏閣力請，寅城府院君鄭澈尤主避出之議，余曰：今日事勢與前在京城時有異，京城則軍民崩潰，雖欲守之未由也，此城前阻江水而民心頗固，且從此原地方若堅守數日，天兵必來救，猶可藉以却賊，不然從此至義州，更無可據之地，勢必至於亡國，左相尹斗壽同余議，余又謂鄭澈曰：平時每意公慷慨不避難易，不圖今日之議如此也，尹相詠文山詩曰：我欲借劍斬佞臣，寅城大怒奮袂而起，平壤人亦聞余為守議，故是日聞余言頗順從而退。

時賊至大同江，已三日矣，余輩在練光亭望見越邊，有一倭以木末懸小紙，插江沙上，令火砲匠金生麗棹小舟往取之，不帶兵器，與生麗握手，拊背極款狎，附書以送，書至，尹相欲不聞，余曰：開見何妨，開視則書面云：上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閣下，蓋與李德馨書，而平調信玄蘇所裁也，大槩欲見德馨講解，德馨以扁舟會平調信玄蘇于江中，相勞問如平日，玄蘇言日本欲借道朝貢中原，而朝鮮不許，故事至此，今亦借一條路，使日本達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且令退兵，後議講解，調信等語頗不遜，遂各罷去，夕賊數千結陣於江東岸上。

車賀至議州，天將參將載某遊擊將軍史儒各領一枝兵，向平壤，至林畔驛，聞平壤已陷，亦還駐義州，天朝賜犒軍銀二萬兩，唐官領到義州，先是遼東聞我國有賊變，即奏聞，而朝議多異同，甚或疑我為賊向導，獨兵部尚書石星銳意救援，時我使申點在玉河館，尚書呼至庭，出遼東報變文書示之，點即號慟，與一行朝夕大臨，先請援兵，尚書奏發一枝兵往衛國王，及請賜銀，點回至通州而告急，使鄭岷壽繼至，尚書引入火房，親問事狀，或至流涕云：至是連遣

使至遼東告急請援，且乞內附，蓋賊已陷平壤，則勢如建瓴，意謂朝夕當至鴨綠江，事之急如此，故至欲內附，幸賊既入平壤，歛跡城中，延至數月，雖順安永柔去平壤咫尺，而猶不來犯，以此人心稍定，收拾餘燼，導迎天兵，終致恢復之功，此實天也，非人力之所至也。

七月，遼東副總兵祖承訓率兵五千來援，十九日，祖總兵庫攻平壤，不利而退，史遊擊戰死，先是祖承訓至義州，史儒以其軍為先鋒，祖乃遼左勇將，累與北虜戰有功，是行謂倭必可取，至嘉山問我人曰：平壤賊無乃已走耶？曰：不退，承訓舉酒仰天祝之曰：賊猶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是月，自順安三更發軍進攻平壤，適大雨，城上無賊守兵，天兵從七星門入城內，路狹多委巷，馬足不可展，賊依險阨亂發鳥銃，史遊擊中丸即斃，軍馬多死，祖遂退軍，賊不急追，後軍陷泥濘中，不能自援者，悉為賊所害，承訓引餘兵還過順安肅川，夜中至安州城外，立馬呼譚官朴義儉曰：吾軍今日多殺賊，不幸史遊擊傷死，天時又不利，大雨泥濘不能殲賊，當添兵更進耳，語汝宰相，毋動浮橋，亦不可撤，言畢馳渡兩江，駐軍於控江亭，蓋承訓戰敗膽慄恐，賊追躡欲前阻二江，故疾急如此，余使辛從事往慰，且載送糧饌，承訓留控江亭二日，連日夜大雨，諸軍露處野中，衣甲盡濕，皆怨承訓已而退還遼東，余恐人心動搖，啓請仍留安州，以待後軍之至。

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與慶尙右水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等大破賊兵于巨濟洋中，初賊既登陸，均見賊勢大，不敢出擊，悉沈其戰艦百餘艘，及火砲軍器於海中，獨與手下裨將李英男李雲龍等乘四船奔至昆陽海口，欲下陸避賊，於是水軍萬餘人皆潰，英男諫曰：公受命為水

軍節度、今棄軍下陸、後日朝廷按罪、何以自解、不如請兵於全羅道、與賊一戰、不勝然後逃、未晚也、均然之、使英男往、舜臣請援、舜臣辭、以各有分界、非朝廷之令、豈宜擅自越境、均又使英男往請、凡往返至五六不已、每英男回、均坐船頭、望見痛哭、既而舜臣率板屋船四十艘、並約億祺、到巨濟、與均合兵、進與賊船、遇於見乃梁、舜臣曰、此地海狹水淺、難於回旋、不知佯退誘賊、至海濶處相戰也、均乘憤、欲直前搏戰、舜臣曰、公不知兵、如此必敗、遂以旗揮其船、退、賊大喜、爭乘之、既出隘口、舜臣鳴鼓一聲、諸船一齊回掉、擺列於海中、正與賊舡撞著、相距數十步、先是舜臣創造龜舡、以板鋪其上、其形穹隆如龜、戰士擢夫皆在其內、左右前後多載火砲、縱橫出入如梭、遇賊船、連以大砲碎之、諸船一時合攻、烟焰漲天、焚賊船無數、有賊將、在樓船高數丈上、施樓櫓、以紅段彩氈圍其外、亦爲大砲所破、賊悉赴水死、其後賊連戰皆敗、遂遁入釜山巨濟、不復出、一日方督戰、流丸中舜臣左肩、血流至踵、舜臣不言、戰罷始以刀割肉出丸、深入數寸、觀者色墨、而舜臣談笑自若、提聞朝廷大喜、上欲加舜臣以一品、言者以爲大濫、陞正憲、億祺均陞嘉善、先是賊將平行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師十餘萬、又從西海來、未知大王龍御自此何之、蓋賊本欲水陸合勢西下、賴此一戰、遂斷賊一臂、行長雖得平壤、而勢孤不敢更進、國家得保全羅忠清、以及黃海平安、沿海一帶調度軍食、傳通號令、以濟中興、而遼東金復海蓋與天津等地、不被震驚、使天兵從陸路來、援以到却、賊者皆此一戰之功、嗚呼豈非天哉、舜臣因率三道舟師、留屯于閑山島、以遏賊西犯之路、九月天朝遊擊將軍沈惟敬來、初祖承訓既敗、賊愈驕、投書我軍、有羣羊放一虎之語、羊喻天兵、

虎以自託、聲言朝夕將西下、義州人皆荷擔而立、惟敬本浙民、石尙書以爲素諳倭情、假遊擊將軍號出送、既至順安、馳書倭將、以聖旨責問、朝鮮有何虧負於日本、日本如何擅興、師旅時倭變猝發、且殘毒甚、人人惴恐、莫敢有窺其營者、惟敬以黃袱裹書、使家丁一人背負、騎馬直馳、由普通門而入、倭將行長見其書、即回報、求面見議事、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止者、惟敬笑曰、彼焉能害我也、從三四家丁赴之、行長平義智玄蘇等、盛陳兵威、出會于城北十里外、降福山下、我軍登大興山頭望見、倭軍甚多、劍戟如雪、惟敬下馬入倭陣中、羣倭四面圍繞、疑被拘執、日暮惟敬還、倭衆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遣書致問、且曰、大人在白刃中、顏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也、惟敬答之曰、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單騎入回紇萬軍中、曾不畏懼、吾何畏爾也、因與倭約曰、吾歸報聖皇、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爲期、倭衆毋得出平壤西北十里外、搶掠朝鮮人、毋入十里內、與倭鬪、乃於地界立木爲禁標而去、我國人皆莫測、京畿監司沈岱爲賊所襲、死於朔寧、岱爲人慷慨、自變後常憤憤、奉使出入、不避夷險、是年秋代權徵爲京畿監司、

江原道助防將元豪擊賊于龜尾浦、殲之又戰于春川、兵敗而死、時賊大陣在忠州及原州、連營達于京都、其在忠州者、取路竹山陽智龍仁往來、其在原州者、欲從砥平楊根揚州廣州、抵京、元豪擊殲于驪州龜尾浦、利川府使邊應星又船載射手、乘霧邀賊於驪州之馬灘、殺賊頗多、由是原州賊路遂斷、悉由忠州之路、而利川驪川楊根砥平等邑之民、見遺於賊鋒者、人以爲豪之功也、巡察使柳永吉又催豪擊春川賊、豪既勝、頗有輕敵之意、賊知豪將至、設伏以

待豪不知而進，伏發，遂爲所殺。於是江原一道無禦賊者。訓鍊副奉事權應銖、鄭大任等，以鄉兵擊永川賊，破之。遂復永川，應銖、永川人有膽勇，與大任率鄉兵千餘人，圍賊于永川。軍士畏賊不進，應銖斬數人，士卒爭奮，踰城而入。與賊巷擊，賊不勝，奔入倉中，或上明遠樓，我軍以火攻之，悉燒死。臭聞數里，餘賊數十遁歸慶州。自是新寧義興、義城、安東等處，賊皆聚一路，而左道郡邑得保，永川一戰之功也。

左兵使朴晉收復慶州，晉初自密陽奔入山中，朝廷以前兵使李珪棄城逃走，即其所在誅之，以晉代爲兵使。時賊兵充滿，行朝聲聞不通南方已久，人心搖動，不知所出，及聞晉爲兵使，於是散民稍集，而守令往往從山谷中復出莅事，始知有朝廷矣。及權應銖復永川，晉率左道兵萬餘，進薄慶州城下，賊潛出北門掩軍後，晉奔還安東，夜又使人潛伏城下，發飛擊震天雷，入城中，墮於客舍庭中，賊不燒，其制爭聚觀之，相與推轉而諦視之，俄而炮自中而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中仆，即斃者三十餘人，未中者亦顛仆，良久而起，莫不驚慎，不測其制，皆以爲神。明日遂舉衆棄城，遁歸西生浦，晉遂入慶州，得餘穀萬餘石，事聞，陞晉嘉善，應銖通政，大任醴泉郡守，震天雷飛擊，古無其制，有軍器寺火砲匠李長孫者，創出取震天雷，以大碗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火自內發，敵最畏此物。

又卷之二

獲賊諜金順良，余自安州遣軍官成男，持傳令密約，進取事于水軍將金億秋，時十二月初二日也。戒曰：六日內回繳，過期不繳，追成男詰之。成男云：已使江西軍人金順良還納，又捕順良。

來問，傳令安在其人故作迷罔狀，言辭流通。成男曰：此人持傳令出，數日還軍中，牽一牛來，與同伴屠食，人問牛何來，順良答曰：吾牛而寄養族人家，故還取耳。今聞其言，蹤跡可疑，余始令拷掠而嚴鞠之，乃吐實曰：小人爲賊間，其日受傳令及秘密公文，直入平壤，示賊，賊將置傳令案上，公文則見即扯裂，賞一牛，同爲間者徐漢龍賞袖五匹，約更探外事，期十五日來報，故聽出矣。余問：爲間者獨汝乎？更有幾人？對曰：凡四十餘輩，每散出順安、江西諸陣，以至肅川、安州、義州，無不貫穿行走，隨事輒報，余大駭，即狀啓，又按名急通諸陣捕之，或得或逸，斬順良於城外，不久天兵至，而賊不知，蓋其類駭散故耳。茲亦事機之偶然者，莫非天也。

十二月，天朝大發兵，以兵部右傳郎宋應昌爲經略，兵部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輦畫軍務，駐遼東，提督李如松爲大將，率三營將李如栢、張世爵、楊元及南將賂尙志、吳惟忠、王必迪等渡江，兵數四萬餘，先是沈惟敬既去，倭果斂兵不動，既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倭疑之，聲言歲時將飲馬鳴綠江，自賊中逃回者皆言，賊大修攻城之具，人以益懼。十二月初，惟敬又至，再入城中，留數日，更相約誓而去，所言不聞，至是兵至安州，下營於城南，旌器械整肅如神。

提督使副總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給倭奴曰：天朝已許和，沈遊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曰：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時癸巳春正月初吉也，使其小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出迎沈遊擊于順安，查總兵誘與飲酒，伏起縱擊之，擒平好官斬戮，從倭幾盡，三人逸馳去，賊中始知兵至大擾。時大軍已到肅州，日暮方下營，倭餒，報至，提督彎弓鳴弦，即以數騎赴順安，諸營陸續進發，翌日朝進圍平壤，攻普通門七星門，賊登城上列，豎紅白

旗拒戰，天兵以「大炮」火箭攻之，砲聲震地數十里，山岳皆動，火箭布空如織，烟氣蔽天，箭入城中，處處火起，林木皆焚，駱尙志、吳惟忠等率親兵，蟻附登城，前者墜，後者升，莫有退者，賊刀架下垂，城堞如蝟毛，天兵戰益力，賊不能支，退入內城，斬戮焚燒，死者甚衆，天兵入城攻內城，賊於城上爲土壁，多穿孔穴，望之如蜂巢，從穴中銃丸亂發，天兵多傷，提督慮窮寇致死，收軍城外以開走路，其夜賊乘水過江遁去，先是余在安州，聞大兵將出，密報黃海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邀其歸路，戒之曰：「兩軍沿途設伏，俟賊過躡其後，賊飢困遁走，無心戀戰，可盡就縛。」時言即至，敬老辭以他事，余又遣軍官姜德寬督之，敬老不得已亦來，中和賊退前一日，因黃海道巡察使柳永慶，關還走載寧，時永慶在海州，欲自衛，而敬老憚與賊戰，避去，賊將平行長平義智、玄蘇、平調信等率餘衆，連夜遁還，氣乏，足爾跛蹙而行，或匍匐田間，指口乞食，我國無一人出擊，天兵又不追之，獨李時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飢病落後者六十餘級，是時倭將之在都城者平秀嘉，乃關白姪，或言壻也，年幼不能主事軍務，制在行長，而清正在咸鏡道，未還，若行長義智、玄蘇等就擒，則京城之賊自潰，京城潰則清正歸路斷絕，軍心洶懼，必沿海遁走，不能自拔，漢江以南賊屯次第瓦解，天兵鳴鼓徐行，直至釜山，痛飲而已，俄頃之間，海岱肅清，安有數年之紛々哉！一夫不如意，事關天下，良可痛惜，余狀啓請斬金敬老，蓋余爲平安道體察使，敬老非管下，故先請之，朝廷遣宣傳官李純一，持標信至開城府，欲誅之，先告于提督，提督曰：「其罪應死，然賊未滅，一武士可惜，姑令白衣從軍，使之立功贖罪可也。」爲咨文，授純一而送。

適李鎰巡邊使，更以李贇代之，平壤之戰，天兵從普通門而入，李鎰及金應瑞等從含德門而入，及收兵皆退屯城外，夜賊遁去，明朝始覺之，李提督咎我軍不警守使賊遁去而不知，於是天將之曾往來順安，與李贇相熟者爭言，鎰非將才，獨李贇可，提督移咨言狀，朝廷使左相尹斗壽至平壤，問鎰罪，欲行軍法，良久疑釋之，更以贇代鎰，選兵三千騎從提督而南。

今按癸巳，萬曆二十一年，我文祿二年。

李提督進兵坡州，與賊戰於碧蹄南，不利還屯開城，初平壤既復，大同以南沿途賊屯皆遁去，提督欲追賊，謂余曰：「大軍方前進，而聞前路無糧草，議政既爲大臣，當念國事，不可憚勞，宜急行，准備軍糧，勿致踈誤。」余辭出，時天兵先鋒已過大同江而南，竄槍塞路，不可行，余委曲疾行出軍前，夜入中和，至黃州，已三鼓矣，時賊兵新退，一路荒虛，人民未集，計無所出，急移文于黃海監司柳永慶，使之催運，又移文平安監司李元翼，調發金應瑞等所率軍人之不堪戰陣者，自平壤負載追隨，送至黃州，又令舡運平安道三縣之穀，從青龍浦輸運於黃海道，事非預辦，臨時猝急，而大軍隨至，恐乏軍興，爲之勞心焦思，永慶頗有儲峙，畏賊散置山谷間，督民輸至沿途，不至闕乏，既而大軍入開城府，正月二十四日，賊疑我民爲之內應，且忿平壤之敗，盡殺京城市民，庶焚燒公私閭舍，殆盡，而西路州屯之賊皆會京城，謀拒王師，余連請提督速進，提督遲徊者累日，進至坡州，翌日副總兵查大受與我將高彥伯領兵數百先行偵探，與賊相遇於碧蹄驛南礪石嶺，斬獲百餘級，提督聞之留大軍，獨與家丁騎馬者千餘馳赴之，過惠陰嶺，馬蹶墮地，其下共扶起之，時賊匿大衆於礪石嶺後，只數百人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其兵爲

兩翼而前，賊亦自嶺而下，漸相逼。後賊從山後，遽上山，陣幾萬餘，天兵望之心懼，而已接及不可解。時提督所領皆北騎，無火器，只持短劍鈍劣，賊用步兵，刃皆三四尺，精利無比，與之突圍，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提督見勢危急，徵後軍未至，而先軍已敗，死傷甚多，賊亦收兵不急追。日暮，提督還坡州，雖隱其敗，而神氣沮甚。夜以家丁親信者戰死，痛哭，明日欲退軍東坡，余與右議政俞泓都元帥金命元帥李贊等至帳下，提督出立帳外，諸將左右立，余力爭曰：「勝負兵家常事，當觀勢更進，奈何輕動？」提督曰：「吾軍昨日多殺賊，無不利事，但此地經雨泥濘，不便駐軍，所以欲還東坡，休兵進取耳。」余及諸人爭之固，提督出前已奏本草，其中有曰：「賊兵在都城者二十餘萬，衆寡不敵，未又言，臣病甚，請以他人代其任，余駭，而以手指點曰：「賊兵甚少，何得有二十萬？」提督曰：「我豈能知之，乃汝國人所言也。」蓋託辭也。諸將中張世爵尤勸提督退兵，以余等固爭不退，以足蹴，巡邊使李贊叱退，聲色俱厲，是時大雨連日，且賊燒道邊諸山，皆兀兀無蒿草，重以馬疫，數日間倒殞者殆將萬匹。提督還平壤，時賊將清正尚在咸鏡道，有人傳言，清正將自咸興踰陽德孟出，襲平壤，時提督有北還意，未得其機，因此聲言，平壤乃根本，若不守大軍無歸路，不可不救，遂回軍還平壤，留王必迪守開城，謂接伴使李德馨曰：「朝鮮之軍，勢孤無援，宜悉還江北，是時全羅巡察使權慄在高陽，幸州巡邊使李贊在坡州，高彥伯李時言等在蟹踰嶺，元帥金命元在臨津南，余在東坡，提督恐為賊所乘，故云然。」余使從事官辛慶晉馳見提督，陳不可退軍者五，先王墳墓皆在畿甸，淪於賊藪，神人望切，不忍棄去，一也。京畿以南遺民日望王師，忽聞退去，無復固志。

相率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尺寸，不可容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欲倚仗天兵共圖進取，一聞撤退之令，必皆怨憤離散，四也。一退而賊乘其後，則雖臨津以北亦不可保，五也。提督默然而去。

全羅道巡察使權慄敗賊于幸州，移軍坡州，先是慄以光州牧使代李洸為巡察使，率兵勤王，懲李洸等野戰而敗，至水原據禿城山城，賊不敢攻，乃聞天兵將入京城，渡江陣于幸州山城，至是賊從京城大出攻之，軍中洵懼欲散，而江水在後，無走路，不得已遁入城，力戰矢雨下，賊分為三陣，迭進皆敗，會日暮，賊還入京城。請發軍糧餘粟賑救飢民，許之。時賊據京城已二年，餘燭所被千里蕭然，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城中餘民聞余在東坡，扶携擔負而至者，不計其數，查總兵於馬山路中，見小兒匍匐飲死母乳，哀而收之，育於軍中，謂余曰：「倭賊未退，而人民如此，將奈何？」乃嘆息曰：「天慈地慘矣，余聞之不覺流涕。」時大兵將再至，糧船之自南方來者，皆列泊江岸，不敢他用，適全羅道召募官安敏學募得皮穀千石，船運而至，余喜甚，即狀啓，請以此賑救飢民，以前郡守南官悌為監賑官，取松葉為屑，每松屑十分，合米屑一合，投水以飲之，人多穀少，所活無幾，唐將亦哀之，自分所食軍糧三十石賑給，百不能及，一，又日夜大雨，飢民在余左右，哀吟呻楚，不可忍聞，朝起視之，狼藉而死者甚多，慶尙右道監司金誠一亦遣前典籍李魯告急于余，曰：「欲糶全羅左道之穀賑濟飢民，且為春耕種子，而全羅都事筐鐵堅不肯賑貸，時知事全瓚為體察副使，在湖西，余即移文于瓚，令馳下全羅，自發南原等倉，移一萬石于嶺南，以救之，大抵自京都至南邊，

賊兵橫貫時方四月、人民皆登山入谷、無一種麥之處、使賊更數月不退、則生類盡矣、
沉遊擊惟敬再入京城、誘賊退、兵四月初七日、提督率兵、自平壤還開城府、先是金千鎰陣中、
有李蓋忠者、自請入京、探候賊情、得見二王子及長溪君黃廷或等、還言、賊有講和意、既而賊
投書於龍出舟師、乞和、云云

四月二十日京城復、天兵入城、李提督館於小公主宅、後稱南別宮前一日、賊已出城矣、余隨入城見、
城中遺民百不一存、其存者皆飢羸疲困、面色如鬼、時日氣烘熱、人死及馬死者處處暴露、臭穢滿
城、行者掩鼻方過、公私廬舍一空、獨自崇禮門以東、循南山下一帶、賊所止舍處稍存、宗廟三
闕及鐘樓、各司館學、在大街以北者、蕩然惟餘灰燼而已、小公主宅、亦倭將秀嘉所止、故見遣、
五月李提督追賊、至聞慶而回、宋侍郎始發牌文於提督、使之追賊、時賊去已數十日、侍郎恐人
議已縱賊不追、故作如此舉止、以示之、其實畏賊不敢進、而回、賊在途、緩々而去、或留、或行、
我軍之在沿途者、皆左右屏迹、無敢出擊者、賊退分屯於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金海熊
川巨濟、首尾相連、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塹、爲久留計、不肯渡海、天朝又使泗川總
兵劉綏、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募兵五千、繼出屯星州八營、南將吳惟忠屯善山鳳溪、李寧祖承
訓葛逢夏屯居昌、駱尙志王必通屯處州、環四面而相持不進、糧餉取之兩湖、踰越險阻、散給
諸陣、民力爲困、提督又使沈惟敬往諭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入那古邪、見關白、六
月、賊始還、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黃廷或黃赫等、遣沈惟敬歸報、而一面進圍晉州、聲言、
報前年戰敗之怨、蓋賊於壬辰圍晉州、牧使金時敏禦之、不克而退、故云然也、八日而城陷、牧

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倡義使金千鎰、本道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義兵復讎將高從厚等皆
死、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雞犬不遺、賊皆夷、城填濠、堙井、刊木、以快前憤、時六月二十
八日也、初朝廷聞賊南下、連下旨、督諸將追賊、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
於宜寧、慄狃於幸州之捷、欲渡岐江前進、郭再佑高彥伯曰、賊勢方盛、我軍多烏合、堪戰者
少、前頭又無糧餉、不可輕進、他人依違而已、李贇從事成好善、駭不曉事、奮臂責諸將逗留、
與權慄議合、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空無所得、諸軍乏食、摘青柿實以食、無復鬪心矣、明日
諜報、賊從金海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或言、退守鼎津、紛紜不決而已、聞賊砲響、人人洶
懼、爭出城、墮吊橋死者甚多、還渡鼎津、望見賊兵、從水陸來蔽野塞川、諸將各自散去、權
慄金命元李贇崔遠等先向全羅道、惟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入晉州、賊隨至圍之、牧使徐禮元
判官成守璟、唐將支持、差使員久有尙州、聞賊向本州、狼狽而還、纔二月矣、州城本四面據
險、壬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是賊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刈城外竹林、作大東、環列自蔽、以
防矢石、從其內發、鳥銃如雨、城中人不敢出頭、又千鎰所率、皆京城市井召募之徒、千鎰又不
知兵事、而自用太甚、且素惡徐禮元、主客相猜、號令乖違、是以甚敗、惟黃進守東城、敢戰數日、
爲飛丸所中死、軍人奪氣、而外援不至、適天雨、城壞、賊蟻附而入、城內人方東、荆投石、極力
禦之、賊幾却、千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賊在山上望見軍潰、一擁而登、諸軍大亂、千鎰在
蠶石樓、與崔慶會攜手痛哭、赴江死、軍民得脫者數人而已、自有倭變以來、人死未有如此
戰之甚者、朝廷以千鎰死義、贈以崇秩、議政府右叢成、又以權慄敢戰不畏賊、代命元爲元帥、

劉總兵縱聞晉陷，自入莒，馳至陝川，吳惟忠自鳳溪至，帥溪以護右道，賊亦既破晉州，還釜山，聲言待天朝許和，乃渡海云。十月車駕還都，十二月天使行人司行人司憲來，先是沈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關白降表而歸，天朝疑降表非出於關白，行長等詐爲之，又惟敬繼至，而晉州見陷，納款之意不誠，留小西飛於遼東，久不報，提督及諸將皆還去，惟劉縱吳惟忠王必迪等萬餘兵駐割八莒，而中外飢甚，且困於饋運，老弱轉溝壑，壯者爲盜賊，重以癘疫，死亡殆盡，至父子夫婦相食，暴骨如莽，未幾，劉軍自入莒，移南原，又自南原還都城，留十餘日，遂巡西去，而賊猶在海上，人心益恐，於是經略宋應昌被劾去，新經略顧養謙代至遼東，遣參將胡澤以割付來諭，我羣臣其略曰：倭奴無端侵爾，勢如破竹，據王京開城三都會，有爾土地人民十八九，虜爾王子陪臣，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破平壤，再進而得開城，倭奴竟遁，王京送還王子陪臣，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勞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少，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皇上罔極之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可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天朝正宜許之封貢，容之爲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爾，解禁息兵，所以爲爾國久遠計也，今爾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又絕封貢於倭奴，倭奴必發怒於爾國，而爾國必亡，安可不早自爲許耶？昔句踐之困於會稽也，豈不欲食夫差之肉乎？而姑忍耻含詬，以有待也，身且爲臣也，妻且爲妾也，況爲倭奴請爲臣妾於中國，以自寬，而徐爲之圖，是愈於句踐君臣之謀也，此而不能忍，是悻々小丈夫之見耳，非復讎雪恥之英雄也，爾爲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感中國，而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遂苦心焦思，臥

薪嘗膽，以修句踐之業，天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日也，其言縷縷千百，大意如此，胡澤在館三月餘，朝議不決，聖意愈難之，臣時以病在告，啓曰：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近日事情奏聞，以聽中朝處置，屢啓乃允，於是陳奏使許頊去，時顧經略又以人言辭去，新經略孫鏞來代，兵部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誥以二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二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如約不可，小西飛指天爲誓，請遵守約束，遂令沉惟敬更帶小西飛入倭營宣諭，又差李崇誠楊方亨爲上副使，往封平秀吉日本國王，而使崇誠等留我都城，候倭盡撤方行，乙未四月，崇誠等至漢城，連遣使促倭渡海，項背相望，於是倭先撤熊川數陣及巨濟場門蘇津浦等諸屯，以示信，且曰：恐如平壤見欺，願天使速入倭營，當悉如約，八月，楊方亨因兵部割付先到釜山，而倭遷延，不即盡撤，更請上使，人多疑之，兵部尙書石星信沉惟敬言：意倭無異情，又急於退兵，屢促崇誠前去，雖朝議多異，而星奮然以身當之，九月，崇誠繼至釜山，平行長不即來見，又言將往復關白，定奪然後迎天使，行長入日本，丙申正月始廻，猶不明言撤兵事，沉惟敬留二使，又獨與行長先行渡海，託言將講定迎使禮節，人莫能測，惟敬錦衣登舟，旗上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船頭而去，既去久無回報，李崇誠乃開國功臣文忠之後，以功襲爵，執紼子弟，性頗恇怯，或言於崇誠曰：倭會實無受封意，將誘致崇誠等，拘囚而困辱之，崇誠懼甚，夜半以微服出營，盡棄僕從輜重印節而逃，翌朝倭始覺，分道追之，至梁山石橋，不得而回，楊方亨獨留倭營，撫戢群倭，且移文我國，令勿驚動，崇誠不敢由大路竄入山谷中，數日不食，從慶州來西去，既而沉惟敬行長始廻，又撤西生浦竹島等屯，其未撤者，只釜山四屯，乃挾楊副使過

海沈惟敬又要我使同行遣其姪沉恕時催發朝廷不肯恕時必欲與俱不得已以武臣李逢春等稱跟隨陪臣以應之或謂武人往彼中多失誤宜使文官識事理者往時黃慎以沈接伴使在倭營就令慎隨行天使楊方亨沈惟敬回自日本先時方亨等至日本關白盛飾館宇欲迎接會一夜地大震摧倒幾盡遂迎候於他舍與兩使一再會初若受封者然忽大怒曰我放還朝鮮王子朝鮮當使王子來謝而使臣秩卑是謾我也黃慎等不得傳命並促楊方亨沈惟敬等同回亦無謝恩天朝之禮賊將平行長回釜山浦清正復率兵繼屯西生浦聲言要王子來謝始解兵關白所求甚大不止封貢中朝但許封不許貢沉惟敬與平行長相熟欲臨事彌縫苟且成事而不以實情聞諸天朝與我國事竟不諧本國即遣使馳奏其事於是石星沈惟敬皆得罪而天兵再出矣

今按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日本文祿四年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日本慶長元年會一夜地大震此年閏七月十二日地震伏見城摧倒詳見清正記

建水軍統制使李舜臣下獄初元均德舜臣來救相得甚懽既而爭功漸不相能均性險詆且多連結於中外搆謬舜臣不遺餘力每言舜臣初不欲來因我固請乃至勝敵我爲首功時朝議分岐各有所主薦先是賊將平行長使卒倭要時羅往來慶尙右兵使金應瑞陣致慫慂方清正欲再出也時羅密言於應瑞曰我將行長言今此和事不成由於清正吾甚疾之某日清正當渡海朝鮮善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敗殺慎毋失也應瑞上其事朝議信之海平君尹根壽尤踴躍以爲機會難失屢啓之連催舜臣前進舜臣疑賊有詐遲徊者累日至是要時

羅又至曰清正今已下陸朝鮮何不要截伴致恨惜之意事聞廷議皆咎舜臣臺諫請拿鞠慶尙道玄風人前縣監朴惶者亦承望時論上疏極言舜臣可斬遂遣義禁府都事拿承元均代爲統制使上猶疑所聞不盡實特遣成均司成南以信下閑山廉察以信既入全羅道軍民遮道訟舜臣冤者不可勝數以信不以實聞乃曰清正留海島七日我軍若往可縛來而舜臣還遛失機舜臣至獄命大臣議罪獨判中樞府事鄭琢言舜臣名將不可殺軍機利害難可遙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寬恕以責後效拷問一次滅死削職充軍舜臣老母在牙山聞舜臣下獄憂悸而死舜臣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即往權慄帳下從軍人聞而悲之天朝以兵部尙書邢玠爲總督軍門遼東市政司楊鎬爲經理朝鮮軍務麻貴爲大將楊元劉綏董一元等相繼而出丁酉五月楊元領二千兵先至留京城數日下全羅道駐守南原蓋南原據湖嶺之衝城頗堅完往時駱尙志又增築可守故也城外有蚊龍山城衆議欲守山城楊元以爲本城可守增埤浚濠濠內又設羊馬牆晝夜董役月餘粗完

今按丁酉萬曆二十五年日本慶長二年

八月初七日閑山舟師潰統制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死慶尙右水使裴稷走免初元均既至閑山盡變舜臣約束凡編裨士卒稍爲舜臣所任使者皆斥去以李英男詳知已前日奔敗狀尤惡之軍心怨憤舜臣在閑山時作堂名曰運籌日夜處其中與諸將共論兵事雖下卒欲言軍事者許來告以通軍情每將戰悉招編裨問計謀定而後戰故無敗事均擊愛妾居其堂以重籬隔內外諸將罕見其面又嗜酒日事酗怒刑罰無度軍中竊語曰若遇賊惟有走耳

諸將私相譏笑，亦不復稟畏，故號令不行。時賊將再入寇，平行長又遣要時羅，給金應瑞曰：倭船某日當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都元帥權慄尤信其說，且以李舜臣逗遛已得罪，日促元均進兵，均亦以已前常言，舜臣見賊不進，以此陷舜臣，而巳得代其任，至是雖知其勢難，而慙無以爲辭，只得盡率舟艦進前，倭營之在岸上者，俯視船行，互相傳報，均至絕影島，風作浪起，日已昏，船無止泊處，望見倭船出沒海中，均督諸軍進戰，舟中人自閑山終日搖櫓，不得休息，又困飢渴，疲不能運船，諸船縱橫進退，乍前乍却，倭欲疲之，與我船相近，輒倚伴引避而去，不與交鋒，夜深風盛，我船四散，分漂不知去向，均艱收餘船，還至加德島，軍士渴甚，爭下船取水，倭兵從島中突出掩之，失將士四百餘人，均又引退至巨濟，泰川島權慄在固城，以均無所得，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還到軍中，蓋忿懣飲酒醉臥，諸將欲見均言事，不得，夜半倭船來襲之，軍大潰，均走至海邊，弃舟登岸欲走，而体肥鈍，坐松樹下，左右皆散，或言爲賊所害，或言走免，終不得其實，李億從船上投水，祺揆先是屢諫，均必敗，是日又言，泰川島淺窄不利行船，宜移陣他處，均皆不聽，揆私約一所，領船戒嚴待變，見賊來犯，奪港先走，故其軍獨全，揆還至閑山島，縱火焚盧舍糧穀軍器，徒餘民之留在島中者，使避賊而去，閑山既敗，賊乘勝西向，南海順天次第陷沒，賊舡至豆耻津下陸，進圍南原，兩湖大震，蓋賊自壬辰入我境，惟見敗於舟師，平秀吉憤之，責行長，必所舟師行長伴輸欵於金應瑞，使李舜臣得罪，又誘元均出海中，盡得其虛實，因行掩襲，其計至巧而我悉墜，其計中，哀哉倭兵陷黃石山城，安陰縣監郭越前成陽郡守趙宗道死之，初体察使李元翼，元帥權慄議修道內山城，禦賊，築公

山金鳥龍紀富山等城，而公山金鳥用民力尤多，悉收蔚郡器械糧餉，實其中督守，令盡率老弱男婦入守，遠近騷然，及賊再動，清正自西生浦西向全羅，將與行長水路兵會攻南原，元帥以下皆望風引去，傳令各處山城入守者，各散去避兵，惟義兵將郭再佑入昌寧，火王山城，期死守，賊到山下，仰見形勢斗絕，而城內人靜帖不動，不攻而去，安陰監郭越入黃石山城，前金海府使白士霖亦入城中，士霖武人，衆心倚以爲重，賊兵攻城一日，士霖先遁，諸軍皆潰，賊入城，越與子履祥履厚皆死，越女嫁柳文虎，文虎爲倭所擄，郭氏已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而不死，爲有夫在耳，今夫又執吾何生爲，自經死，趙宗道嘗曰：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與犇竄之徒同死草間，死則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中，作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越同被害，復起李舜臣爲三道水軍統制使，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上引見備邊諸臣問之，羣臣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全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啓曰：此元均之罪，惟當起李舜臣爲統制使耳，從之，時權慄聞元均敗，已使李舜臣往收餘兵，賊方衝斥，舜臣與軍官一人，自慶尙道入全羅道，晝夜潛行，間關達珍島，欲收兵禦賊，倭兵陷南原府，天將楊元走還，全羅兵使李福男，南原府使任鉉助，防將金敬老，光陽縣監李春元，唐將接伴使鄭期遠等皆死，有軍器寺破陣軍十二人，隨楊元入南原，皆被兵死，獨有金孝義者得脫，爲余道城陷事甚詳，楊總兵既至南原，增築城一丈許，城外羊馬牆多穿砲穴，城門安大砲數三坐，鑿深濠塹一二丈，閑山既敗，賊從水陸而至，報甚急，城中洶洶人民逃散，獨總兵所領遼東馬軍三千在城內，總兵檄召全羅兵使李福男同守，福男遷延不至，連發夜不收催之，不得已乃至，而所率纔數百

光陽縣監李春元、助防將金敬老等繼至、八月十三日、倭先鋒百餘到城下、放烏銃、頃刻而止、皆散伏田畝間、三三五五作隊、既去復來、城上人以勝字小砲應之、倭大陣在遠、出遊兵交戰、陣行迭出、故砲發不能中、而守城卒往往中賊丸斃、既而倭到城下、叫城上、人求與語、總兵使家丁一人挾通事、往倭營、以倭書來、乃約戰書也、十四日、倭環城三面、結陣、以銃砲迭攻如前日、先是城南門外民家稠密、賊臨至、總兵使焚之、而石墻土壁猶在、賊來依墻壁間、自蔽放丸、多中城上人、十五日望見倭衆、刈城外雜草及水田中稻禾、作大束、無數積墻壁間、城中不測、時遊擊將軍陳愚衷領三千兵、在全州、南原軍日望來援、而久不至、軍心益悞、是日晚、守禦軍往夕交頭耳語、准備馬鞍、有欲遁色、夜一更聞倭陣中霹靂聲大起、略相應和有運物狀、而一面衆砲向城亂放、飛丸集城上如雨雹、城上人縮頭不敢外窺、經一二時霹靂聲止、草束已平濠、又堆積羊馬墻內外、頃刻與城齊、衆倭蹂躪登城、已聞城中大亂云、倭入城矣、孝義初撥守南門外羊馬墻、慌忙入城、城上已無人、但見城內處處火起、走至北門、唐軍悉騎馬欲出、門堅閉不可易開、馬足如束、街路填塞、既而門開、軍馬爭門而出、倭兵在城外、圍匝數三重、各守要路、奮長刀亂斫之、唐軍俛首受刃、適月明、得脫者無幾、總兵與家丁數人馳馬突出、僅以身免、或云倭知爲總兵、故使逸去也、孝義與同伴一人出門、一人遇賊死、孝義跳入水田伏草中、待倭收兵乃逸云、蓋楊乃遼將徒知禦虜、不知禦倭、以至於敗、亦知平地之城守之甚難、詳記孝義之言、使後之守禦者知所戒云、南原既陷、而全州以北瓦解不可爲矣、後楊元竟以此伏罪、傳首徇示、統制使李舜臣破倭兵于珍島碧波亭下、殺其將馬多、時

舜臣至珍島、收拾兵船、得十餘隻、時沿海人乘船避亂者無數、聞舜臣至、莫不喜悅、舜臣分道招呼、遠近雲集、使在軍後、以助形勢、賊將馬多時號善水戰、率其舡二百餘艘、欲犯西海、相遇於碧波亭下、舜臣以十二舡載大砲乘潮至、順流攻之、賊敗走、軍聲大振、是時舜臣已有軍八千餘人、進駐古今島、患乏糧、作海路通行帖、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船、無帖者以奸細論、毋得通行、於是凡避亂乘船者、皆來受帖、舜臣以船大小差次、使納米受帖、大船三石、中船二石、小船一石、避亂之人、盡載財穀入海、故不以納米爲難、而以通行無禁爲喜、旬日得軍糧萬餘石、又募民輸銅鐵鑄大砲、伐木造船、事事皆辦、遠近避兵者往依舜臣、結廬造幕、販賣爲生、島中不能容、既而天朝水兵都督陳璘出來、南下古今島、與舜臣合兵、璘性暴猛、與人多忤、人多畏之、上餞送于青坡野、余見璘軍人歐辱守令無忌、以繩繫察訪李尙規頸曳之、流血滿面、令譯官勸解、不得、余謂同坐宰臣曰、可惜李舜臣、軍又將敗矣、

今按、馬多又訓乎、我俗吏稱又某者多、此又不知誰、

賊兵退、時賊蹂躪三道、所過皆焚燒廬舍、殺戮人民、凡得我國人、悉割其鼻、以示威、兵至稷山、都城人皆奔散、九月初九日、內殿避兵西下、經理楊鎬、提督麻貴在京城、而平安道軍五千餘人、黃海京圻軍數千、微不至分守江灘、警守倉庫、賊從京畿界還退、清正再屯蔚山、行長屯順天沈安、頓吾屯泗川、首尾七八百里、是時都城畿不守、朝臣爭獻出避之策、知事申礪進言曰、車駕應幸寧邊、臣曾爲兵使、備諸寧邊事甚、最可憂者乃無醬也、若不預辦、何以繼用、聞者傳笑曰、幸不合醬、一大臣言於朝堂曰、此賊何足憂、久當自息、惟當奉乘輿、往安便處耳、元帥權

慄走至京，上引見問之，慄曰：當初車駕不合，遽還都城，當留住西方以觀賊勢，如何？既而聞賊退，慄又下慶尚道，臺諫論慄無謀，恇懦，不可為元帥，不聽。

戊戌九月，邢玠又分調麻貴主蔚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縝主順天，陳璘主水路，同時進攻皆不利。董軍為賊所敗，死者尤多。十月，劉提督再攻順天賊營，統制使李舜臣以舟師大破其救兵於海中。舜臣死之，賊將平行長棄城而遁。釜山蔚山河東沿海賊屯悉退。時行長築城于順天芮橋，堅守，劉縝以大兵進攻，不利。還順天，既而復進攻之。李舜臣與唐將陳璘扼海口以逼之，行長求援於泗川賊沉安頓吾，從水路來援。舜臣進擊大破之，焚賊船二百餘艘，殺獲無算。追至南海界，舜臣親犯矢石力戰，有飛丸中其胸，出背後，左右扶入帳中。舜臣曰：戰方急，慎勿言我死，言訖而絕。舜臣兄子莞，素有膽量，秘其死，以舜臣令督戰益急，軍中不知也。陳璘所乘舟為賊所圍，莞望見揮其兵救之，賊散去。璘使人于舜臣謝救已，始聞其死，從椅上自投於地曰：吾意老爺生來救我，何故亡耶！拊膺大慟。一軍皆哭，聲震海中。行長乘舟，師追賊過其營，自後逸去。先是七月，倭酋平秀吉已死，故沿海賊屯悉退。

今按：戊戌我慶長三年，明萬曆二十六年也。

錄後雜記

戊寅秋，長星竟天，狀如白練，自西向東，數月而滅。戊子間，漢江三日赤，辛卯，竹山太平院後有石自起立，通津縣僵柳復起，民間訛言，將遷都。又東海魚產於西海，漸至漢江，海州素產青魚，近十餘年絕不產，移產於遼海，遼東人謂之新魚，又遼東八站居民，一日無故相驚曰：有寇，從

朝鮮至，朝鮮王子十亭驕子，到鴨綠江，傳相告語，老弱登山數日乃定，又我國使臣自北京還，宿金石山河姓人家，其主人言，有朝鮮譯官語我曰：爾有三年酒五年酒，毋惜為樂，不久兵至，爾輩雖有酒，誰其飲之，以此遼人疑朝鮮有異志，多驚惑云。使臣歸啓其事，朝廷以譯官必有造言生事，誣陷本國者，逮捕數人，鞫於仁政殿庭，用壓膝火刑，皆不服而死。此辛卯年間事，明年遂有倭變，是知大亂將生，人雖未覺，而形於乖朕，不一其端。至於白虹貫日，太白經天，無歲無之，人視為常事，又都城內常有黑氣，非烟非霧，盤地接天，如此幾十餘年，其他變恠難以殫記，天之告人，可謂深切，而特人不能察耳。

今按：戊寅，萬曆六年，日本天文六年，戊子，萬曆十六年，日本天文十六年，辛卯，萬曆十九年，日本天文十九年。

右異稱日本傳十五冊以元祿六年開版之印本印行之

近藤 瓶城 校

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印刷
明治三十四年七月十一日發行
明治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再版
大正五年七月十日三版

(新加、第廿册奥附)

編輯者 故人近 藤 瓶 城

東京市牛込區赤城下町七十一番地

發行者 近 藤 圭 造

東京市麻布區北新前門町十八番地

印刷者 山 村 龜 藏

東京市牛込區赤城下町七十一番地

發行所 近 藤 出 版 部

振替口座東京五七四五番

發刊詞

武新出刊

武新出刊...

田...

田...

田...

發刊...

發刊...

發刊...

田...

田...

田...

武新出刊...

